第二版

歷代名人小簡

上冊

APR 26 1916

PL 2735 .L9

Letters of famous men.
Wei, Tsêng-chü, 1852-
Li tai ming jên hsiao chien

Biog.

Asia Library
PL
2610
.W98
v.1

Asia Library

商務印書館發行

吳曾祺之新著作

中學國文教科書 五冊 一元六角

本書分五集初集國朝二集遼金元明三集五代宋四集唐五集周秦漢魏六朝沿流溯源由近及遠每集中則以時代為次各體略備所選文章專以助人之精神與趣而仍不戾繩尺者為主讀者既卒是書於歷代文章之變遷思過半矣

初等小學 中國歷史讀本 二角半

高等小學 中國歷史讀本

中學 中國歷史讀本 近刊

今日論學堂者莫不以國文為重第以科學既多日力有限勢難兼顧故莫妙於讀史之中兼求作文之法史之佳者若馬班若歐陽其人皆文章家也特讀本限於篇幅不能極恣肆之觀然譬如作畫尺幅之紙莫不具精心結構之妙不能謂其無與於文章也吳先生為古文名家專治史學三十餘年其編是書雖力求簡淺仍不失文章正軌不特可為歷史教科之用直可為學習記事文之模範

歷代名人書札 二冊 四角

國朝名人書札 四冊 六角

歷代名人小簡 二冊 二角五分

國朝名人小簡 二冊 二角

人類日繁交涉來往之事亦日以益衆言事達情書札為重本館所編學生尺牘女子尺牘以平易為主期適初學之用若進而求高尚之作則不能不取材於古昔之名著本書博採史傳文集中書札之文自周秦以迄於今凡一百數十家鴻篇鉅製搜羅甚廣○小簡一書則專採短簡之文雖寥寥數十百言而意味無窮最足增人興趣

PL 2610 .W85 v.1

例言

余既編輯古今名人書札。分爲二集。共六百餘篇。而其中多長篇鉅製。類非倉猝爲之。因念酬應之作。往往有拈毫吮墨。取辦臨時。是亦文人所當留意。茲取短簡之佳者。裒爲一集。多者不過三百餘言。少者或數十字。熟於此者。雖信手爲之。而吐屬固自不同。

小簡雖小道。然忌牵忌促忌平忌俗。惟隨筆所至。言有盡而意無窮。斯爲上品。

魏晉之世。傳者頗多。然或寥寥十餘言。全無意義。後人以其書法之工。從而寶之。此等不適於用。姑從割愛。

自宋以後。各家文集中。或專列爲一種。如歐陽文忠蘇東坡黃山谷及明之張江陵歸震川諸公。皆有尺牘之刻。故茲編所選。亦以此數家爲最多。

商務印書館印行

292496

史傳所載某與某書。往往有採其書中數語。以存當時事實。而書之首尾均已删去。不復成篇。遇此等不錄。
茲編所選。凡已見前編。均不重列。
其餘編輯大意。悉照前編。茲不贅及。

歷代名人小簡目錄

卷上

漢

丞相史與韋玄成書
蔡邕辭郡辟讓申屠蟠書
孔融與曹孟德論酒禁第二書　喻邴原書
魏武帝答袁紹書　與荀彧悼郭嘉書
陳琳更公孫瓚與子書　答東阿王牋

三國

魏文帝與吳質書　與鍾大理書　與王朗書
諸葛亮答關雲長書　答杜微書　與蔣琬董允書　與劉巴論張飛書　與李豐書
誡子書
秦宓答王商書

商務印書館印行

應璩與曹昭伯牋　與滿公琰書　與陰夏書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晉
杜預與王濬書
傅咸答楊濟書
陸雲與楊彥明書　再與楊彥明書　與陸典書　弔陳永長書
王羲之與桓溫箋　誡謝萬書　與吏部郎謝萬書　殊遇帖　亡嫂帖　此郡帖　斷酒帖　奉法帖　吳興帖　省弟帖　問慰帖
南北朝
顏延之弔張茂度書
謝靈運答范光祿書
吳均與顧章書
梁武帝答蕭穎胄書
宗欽與高允書
高允答宗欽書

王襃寄梁處士周弘讓書
梁簡文帝與劉孝綽書
梁元帝與蕭挹書
王筠與諸兒論家世集書
梁元帝與劉孝綽書
劉孝綽答湘東王書
陶宏景答虞中書書　與親友書　與從兄書
沈約答沈驎士書　報博士劉香書
劉峻追答劉沼書
王僧孺與陳居士書　上南康王牋
昭明太子與張纘論張緬書
唐
祖君彥爲李密與高祖書
蕭銑報董景珍書

商務印書館印行

李密招道士徐洪客書
魏徵與徐世勣書
王績答刺史杜之松書
杜之松答王績書
褚遂良與法師帖　潭府帖　山河帖
王勃上從舅侍郎啟　上皇甫常伯啟　再上皇甫常伯啟
駱賓王與親情書　再與親情書
陳子昂爲建安王與諸將書
魏知古報吐蕃宰相坌達延書
張嘉貞答勸置田園札
蕭穎士重答李清河書
崔顥薦樊衡書
劉太真與韋應物書
任華告辭京尹賈大夫書

顏眞卿與李太保乞米帖　中夏帖
符載贈蘄州盧員外書
于邵與常侍御書
崔造與權德輿書
權德輿答獨孤秀才書
劉怦與朱滔書
柳冕與徐給事論文書
令狐楚薦齊孝若書
韓愈上李尙書書　答尉遲生書　爲人求薦書　應科目與時人書　答李秀才書
答呂毉山人書　上賈滑州書　答楊子書　答胡生書　答元侍御書　答馮宿書
柳宗元答貢士沈起書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啟　上嶺
南鄭相公獻所著文啟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啟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啟　上襄陽李僕射愬獻唐
雅詩啟

商務印書館印行

劉禹錫謝竇相公書　與柳子厚書　答柳子厚書
馮宿與王武俊書
吳武陵遺孟簡書
沈亞之上壽州李大夫書
薛逢與崔況秀才書
李商隱上劉舍人狀　上張雜端狀　與白秀才狀
林簡言上韓吏部書
孫樵與友人論文書
黃滔與蔣先輩啟
楊凝式韭花帖
司空圖貽王進士書　與極浦書
五代
史裴上李中丞書
闕名投宰相箋

卷下

宋

林希謝人求哀辭書
陳師道與秦少游書
葉清臣與友人書
韓琦與友人書
豐稷上張虞部書
歐陽脩與晏元獻公書　與晏相公書　與程文簡公　與潁州通判楊虞部書　答宋咸書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與蔡端明書　與元珍學士書　與韓忠獻王　與韓忠獻王　與韓忠獻王　與韓忠獻王　與韓忠獻王　與韓忠獻王　與富文忠公　與王文公　與吳正獻公　與吳正肅公　與吳正肅公　與馮章靖公　與執政　與滕待制　與劉原父　與劉原父　與劉原父　與王龍圖　與梅聖俞　與梅聖俞　與梅聖俞　與梅聖俞　與謝舍人　與曾舍人　與薛少卿　答杜植

商務印書館印行

與焦殿丞　與焦殿丞　與焦殿丞　答曾舍人　答張學士　與十二姪
蔡襄與杜君長官書
司馬光與友人書
王安石請杜醕先生入縣學書　請杜醕先生入縣學第二書　與趙卨書　答吳孝宗
論先志書　答孫元規大資書　答李秀才書　答曾子固書　答曾公立書　答李資
深書　答楊忱書　答張幾書　答錢公輔學士書
蘇洵上張侍郎第二書　上韓舍人書
曾鞏與撫州知州書　答孫都官書
蘇軾與范蜀公書　與米元章　與劉貢父　與劉貢父　與滕達道　與李公擇　與
李公擇　與李公擇　與李公擇　與李公擇　與李端叔　與王定國　與王定國
與王定國　與王定國　與秦少游　與秦少游　與秦少游　與毛澤民　與王周彥
與張嘉父　與王荊公　與李方叔　與李方叔　與歐陽知晦　與王敏仲　與王
敏仲　與王敏仲　與周文之　與錢穆父　與錢穆父　與章子厚　與曾子宣　答
錢濟明　答錢濟明　與陳季常　與程正輔　與程秀才　與杜道源　與參寥子

與參寥子　付過
曾布與質夫學士書
蒲宗孟與鈐轄子中待制書
黃庭堅答徐甥師川　與徐甥師川　與徐甥師川　與周甥惟深　與東川提舉　答楊明叔　答閬州魚仲修使君　答王定國　答蘇大邁書　答王周彥書　答王周彥答王觀復　與周達夫　答檀敦禮　答宋子茂　與王立之　與俞清老　答黎晦叔　答李林　與黃州新守　答王太虛　與胡少汲　與人
蘇過與貽孫仙尉書
李若水代人謝李憲舉狀啟
宗澤與北道總管趙野約入援京城書　與河北河東宣撫范納約入援京城書
岳飛遺札　答某學士啟　與某學士啟　再復某學士
張浚與友人書
陸游上友人書
朱熹與友人書

商務印書館印行

文天祥與李復卿　回劉架閣會孟　與黃主簿景登
謝枋得薦寫神黃鑑堂

金

韓玉臨終遺子書
郝天挺貽范元直書

元

郝經答高雄飛書
吳澄答何友道書
趙孟頫與友人書
余闕與中書參政成誼叔書　與曾舜功書　與危太朴內翰書

明

倪瓚與友人書
方孝孺與王先生　寄士修士德　與劉養浩書　與王仲縉書　與邵眞齋　復鄭好
義　與黃希范　奉俞大有先生

姚廣孝與凱南淸書　與某書
劉球與孫參政書　貢鮑先生簡　與劉脩撰書　慰歐陽僉事書
鄒智與潘孔脩　答友人
周璽盡節前寄家書
李夢陽奉林公書　奉遂菴先生　奉遂菴先生書　奉遂菴先生書　奉遂菴先生書
答左使王公書
王守仁與許台仲書
祝允明答友人書
沈周與人書
沈鍊寄張甌江司丞　答陸宮保書　寄邵大參書　與長兒襄書
唐順之與人論祀鄉賢書　答茅鹿門知縣書　與安子介書　答萬思節參政書　答
喻吳臯中丞書
楊繼盛與人書
陳繼儒致去塵先生

歸有光與徐子檢書　與沈敬甫書　與王子敬書　與曹按察書　與張虛岡書　與吳刑部維京書　與徐子言書　與王子敬書　與王子敬書
張居正答少司馬楊二山書　與戚總兵書　答葛總貰與川論友道書　答賀藩伯澹菴書
楊漣與鄒南皋老師　答顧端文書　答王軒籙太守　獄中血書
熊廷弼答楊滄嶼經畧　回王肖乾中丞
徐如珂復戴紫宸僉憲　覆羅副總　候川中温按臺
顧章與顧端文書
朱國禎覆顧端文書
盧象昇寄外舅王帶溪先生　再與王帶溪先生　再與王帶溪先生　與豫撫某書
寄訓室人　寄訓子弟
趙南星答于前渚　答徐總戎　答張還樸　與申老師　答傅商盤　與顧端文書
鄒元標與顧端文書
高攀龍與顧端文書

周宗建與柴雲倩書
黃尊素上鄒南皋先生　與來馬湖
周順昌與高景逸總憲書　與孫鍾元孝廉書
繆昌期寄顧涇陽　別同館諸兄弟書
李應昇候孫老師　答盧九台　答瞿起田
鹿善繼與范景龍書　答楊明宇書　與耿樸公書　上孫相公書　與滿愫丹書
孫傳庭答樞輔札
文震孟與人書
祝淵與弟書
韓敬與友書
范景文簡鹿乾嶽　與張諱春公郎　寄黃石齋
吳麟徵寄祁世培彪佳　寄從叔名區　寄稟伯兄秋圃
劉理順答孫白谷督師書
黃端伯答蕭爾重

劉宗周與錢牧齋少宗伯　與黃石齋少詹
史可法與某書
史可括復傅鶴汀　致副總馬元度
左懋第自燕京寄弟書　與趙別駕書
祁彪佳致陳臥子司李書　寄汪然明書
侯峒曾與姚文初書
陳子龍答萬年少　寄柴虎臣
金聲與丞相原無易上人書　與劉念臺　上延津王
黎遂球與陳士業　上直指劉公
江天一寄傅公書
陳子壯與吳長吉院長　與會稽陸公子
黃道周與戴伯闇書　在徽州寄家書
夏完淳遺夫人書
瞿式耜手札　與柴大參鴻生書

張煌言答趙廷臣書　答毛參謀書
吳易與葉仲韶書
呂留良甲寅鄉居偶書
歸莊與葛瑞五　與侯研德　與侯大年

歷代名人小簡卷上

漢

丞相史與韋玄成書

玄成父賢、宣帝時爲丞相、賢薨、其門下生矯賢遺命、請以玄成爲嗣、玄成以讓其兄、佯狂不應召、丞相史作書與之、玄成不得已受爵、後爲河內太守、

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

蔡邕辭郡辟讓申屠蟠書

蟠漢末處士、隱梁碭之間、鉤黨事起、諸名士多遇禍、獨蟠得免、董卓聞其名、徵之不至、蔡後竟以附卓遇禍、

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誼。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眞。不爲燥溼輕重。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

商務印書館印行

孔融與曹孟德論酒禁第二書

時操以歲歉禁釀酒融爲此書、

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爲戒也。

孔融喻邴原書

原字根矩、漢末避亂遼東、融作書招之、時董卓刦車駕遷長安、故書中有西遷鎬京語、

修。性保眞。淸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儁乂。我徂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嫠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爲己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

魏武帝答袁紹書

時獻帝初平二年、關東諸侯以天子制於强臣、議立宗室劉虞爲帝、操作此書拒之、

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魏武帝與荀彧悼郭嘉書

嘉字奉孝、多智略、操嘗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及卒、痛惜甚至、

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

陳琳更公孫瓚與子書

瓚爲袁紹所攻、危甚、以書告急於其子、紹得之、因使琳更其書、所云張燕、黑山賊帥也、後燕果以兵救瓚、未至、紹僞舉火、瓚出戰、紹設伏擊之、瓚大敗、自焚死、

蓋聞在昔衰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爲不然。豈意今日身當其衝。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蹙。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

陳琳答東阿王牋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幷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俗之材。秉靑萍干將之器。拂鐘無聲。應機立斷。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旣遠。淸辭妙句。焱絕煥炳。譬猶飛兎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哉。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載歡載笑。欲罷不能。謹韜櫝玩耕。以爲吟頌。琳死罪死罪。

三國

魏文帝與吳質書

五月二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閒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騖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意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魏文帝與鍾大理書

大理名繇、魏武帝西征、世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因臨淄侯託人示意、繇即獻之、世子以書謝、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璠璵。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眞。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魏文帝與王朗書

建安二十二年、魏大疫、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俱沒、書中所謂士人彫落者是也、

人生有七尺之形。死爲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

諸葛亮答關雲長書

孟起、馬超字、與操戰、敗奔蜀、雲長嘗以書問超人才可誰比類、武侯以此答之、雲長美髯、故云。

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

諸葛亮答杜微書

武侯謀自將伐魏、欲留微輔幼主、微以年老辭、答以此書、

曹丕篡弒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欲求去乎。

諸葛亮與蔣琬董允書

正方、李嚴字、武侯伐魏、使嚴主督運、天霖雨、嚴恐糧不繼、呼軍還、既而復言軍糧饒足、何故退軍、武侯出其前後手書、嚴辭窮謝罪、免官徙梓潼郡、武侯因與二人書言其事、孝起、陳震字、

商務印書館印行

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

諸葛亮與劉巴論張飛書

張飛嘗就巴宿、巴輕其武人、不與語、飛大怒、武侯因作此書解之、

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方今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

諸葛亮與李豐書

豐、李嚴子、嚴得罪、仍錄用其子、言都護者即指嚴也、公琰、蔣琬字、時掌留後事、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奬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黜。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諸葛亮誡子書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薄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夫學欲靜也。才欲

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秦宓答王商書

商爲劉璋治中從事、以書勸宓出仕、宓作此謝之、

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衒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爲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爲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翺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鳴鶴於九皋。安身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

應璩與曹昭伯牋

空城寥廓。所聞者悲風。所見者鳥雀。昔陳司空爲邑宰。所在幽閒。獨坐愁思。幸賴游蟻。以娛其意。以今況之。知不虛矣。損書及遠。若從雲墜。

應璩與滿公琰書

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

商務印書館印行

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晝喻於詹何楊倩說於范武故使鮮魚出於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蜚騰牙曠高徽義渠哀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於明發適欲遺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返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因白不悉璩白

應璩與陰夏書

所由來見南野之中有徒步之士怪而問之乃知郎君頓有微疴告祠社神將以祈福聞悵然以惛歎息處社高樹能有靈應哉

應璩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益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無以過此土龍矯首於元寺泥人鶴立於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

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應響。未可以爲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應璩白

晉

杜預與王濬書

伐吳之役、詔濬受預節度、濬既克西陵、預以濬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受制、因作此書與之、濬得之大悅、表上之、

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

傅咸答楊濟書

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

陸雲與楊彥明書

雲白。省示累紙。重存注念。益以增歎。年時可喜。何速之甚。昔年少時。見五十公。去此甚遠。今日冉冉已近之。已耳順之年。行復爲憂歎也。柯生而多悅。樂春未厭。秋風行戒。已悲落

商務印書館印行

棄矣。人道多故。懽樂恆乏。邀遊此世。當復幾時。各爾永隔。良會每闕。懷想親愛。寤寐無忘。書無所悉。

陸雲再與楊彥明書

彥先來欣喜。便復分別。恨恨不可言。階塗尙否。通路今塞。令人惘然。名論允進。遠而有光者。度此顯期。不淹民望耳。廟堂之士比迹。山樓者悲歎。豈惟一人。少明湘公。亦不成遷。名公之舉。且可以爲資。然今恨恨當行。行復有宜耳。

陸雲與陸典書

雲再拜。巨卿在臺。高譽洋溢。洛邑之內。無不欽敬。東南之貴寶。眞不但會稽之篠簜也。每會常聆歌詠。無一面不歎吟也。想方周旋攜手。散今日之思耳。雲再拜。

陸雲弔陳永長書

與永曜相得。便結願好。契闊分愛。恩同至親。憑藉三益。終始所願。中間離別。但爾累年。結想之懷。夢寐彷彿。何圖忽爾。便成永隔。哀心慟楚。不能自勝。奈何奈何。義在奔馳。牽役萬里。至心不敍。東望貴舍。雨淚霑襟。今遣吏並進薄祭。不得臨哀。追增忉裂。幸損至念。書重不知所言。

王羲之與桓溫牋

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

王羲之誡謝萬書

萬安之弟矜才傲物但以嘯詠自高時朝廷以萬監司豫等州軍事羲之以萬非將才既與桓溫牋言其事復作此誡萬萬不能用後以兵敗免爲庶人

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

王羲之與吏部郎謝萬書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閒暇衣食之

餘。欲與親知時共歡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矣。

王羲之殊遇帖

羲之死罪。復蒙殊遇。求之本心。公私愧歎。無言以喻。去月十一日發都。違遠朝廷。親舊乖離。情懸兼至。良不可言。且轉遠。非徒無諮覲之由。音問轉復難通。情慨深矣。故旨遣承問。還願具告。羲之死罪。

王羲之亡嫂帖

頓首頓首。亡嫂居長。情所鍾奉。始獲奉集。冀遂至誠。展其情願。何圖至此。未盈數旬。奄見背棄。情至乖喪。莫此之甚。追尋酷恨。悲惋深至。痛切心肝。當奈何奈何。兄子荼毒備嬰。不可忍見。發言痛心。奈何奈何。王羲之頓首頓首。

王羲之此郡帖

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通滯非復一條。獨坐不知何以爲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舍逸而就勞。歎恨無所復及。耳人事請託。亦所未免。小却冀得小差。頃日當何理。

王羲之斷酒帖

斷酒事終不見許。然守之尙堅。弟亦當思同此懷。此郡斷酒一年。所省百餘萬斛米。乃過於租。此救民命。當可勝言。近復重論。相賞有理。卿可復論。

王羲之奉法帖

省示知足下奉法轉到。勝理極此。此故蕩滌塵垢。研遺滯累。可謂盡矣。無以復加。漆園比之。殊誕謾如下言也。吾所奉。設教意政同。但爲形跡小異耳。方欲盡心此事。所以重增辭世之篤。今雖形係於俗。誠心終日常在於此。足下試觀其終。

王羲之吳興帖

隔以久。諸懷既不可言。且今多慘戚。遲君果前。暫得一散懷。知以多疾不果。乃當秋事省告。同此歎恨。如何可言。葬事不可倉卒。當在九月初。過此故欲一與吳興集。冀無不尅耳。然事。來萬端。不知。如人意。不。非書能悉。君數告。以慰之耳。

王羲之省弟帖

前使還。有書哀猥。不能敍懷。情痛兼哀若割。當奈何奈何。省弟累紙。哀毒之極。但報書難爲心。懷況卿處之。何可具忍。有始有卒。自古而然。雖當時。不能無。情痛理有。大斷豈可以之。致弊何由。寫心絕筆。猥咽。不知何言也。

王羲之問慰帖

羲之頓首。闊別稍久。眷與時長。寒嚴。足下何如。想淸豫耳。披懷之暇。復何致樂。諸賢從就理。當不疎。吾之朽疾。日就羸頓。加復風勞。諸無意賴。促膝未近。東望慨然。所冀日月易得。還期非遠耳。深敬。宜音問在數。遇信匆遽。萬不一陳。

南北朝

顏延之弔張茂度書

張敷父喪、毀瘠成疾、世父茂度每譬止之、竟以毀卒、延之弔茂度爲此書、

賢弟子少履貞規。長懷理要。淸風素氣。得之天然。言面以來。便申忘年之好。比雖艱隔。成阻。而情問無睽。薄莫之人。冀其方見慰說。豈謂中年。奄爲長往。聞問悼心。有兼恆痛。足下門教敦至。兼實家寶。一旦喪失。何可爲懷。

謝靈運答范光祿書

辱告慰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脚諸疾。比春更甚憂慮。故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成饑渴。山澗幽阻。音塵闊絕。忽見諸讚。歎慰良多。可謂俗外之詠。尋覽三復。味翫增懷。輒奉和如別。雖辭不足覩。然意寄盡此。從弟惠連。後進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幷以遠呈。

吳均與顧章書

僕去月謝病。還覓薜蘿。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孤峰限日。幽岫含雲。深谿蓄翠。蟬吟鶴唳。水響猿啼。英英相雜。綿綿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饒竹實。

商務印書館印行

山谷所賚於斯已辨仁智所樂豈徒語哉。

梁武帝答蕭穎胄書

齊南唐王寶融自立於江陵、以蕭穎胄爲尙書令、蕭衍爲左僕射、都督征討諸軍、既克郢城、諸將欲頓兵夏口、衍以爲宜乘勝直指建康、以書言狀、衍後篡立爲梁武帝、

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況所藉義心。一時驍銳。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童兒立異。便大事不成。今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處分已定。安可中息。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待年月乎。

宗欽與高允書

欽初事沮渠蒙遜、魏平涼州、拜著作郎、始與高允相識、作詩以獻、今書詩俱載魏書本傳、

昔皇綱未振。華裔殊風。九服分隔。金蘭莫遂。希懷寄契。延想積久。天遂其願。爰覩京師。才非季札。而眷深孫喬。德乖程子。而義均傾蓋。曠齡罕遇。會之一朝。比公私理異。訓諮路塞。端拱蓬宇。歎慨如何。不量鄙拙。貢詩數韻。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意之美。雖莊生之所尙。非淺識所宜。循愛敬既深。情期往返。思遲德意。以祛鄙吝。若能紓鳳采以耀榛薈。迴

連城以映瓦礫者。是所望也。

高允答宗欽書

　此即前一篇答書、亦有詩、今俱不錄、

頃因行李。承足下高問。延佇之勞。為日久矣。王途一啟。得敘其懷。欣於相遇。情無有已。足下秉愛為心。每能存顧。養之以風味。惠之以德音。執翫反覆。銘於心抱。吾少乏尋常之操。長無老成之致。憑賴賢聖。以自克勉。而來論褒飾。有過其分。既承雅贈。即應有答。但唱高則難和。理深則難酬。所以留連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不足標明來旨。且表以心幸恕其鄙滯。領其至意。

王褒寄梁處士周弘讓書

嗣宗窮塗。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鏟跡幽蹊。銷聲窮谷。何其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吏。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中藥養神。每稟丹砂之說。頃年事遒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惕日。猶趙孟之徂年。負

商務印書館印行

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鐘橫集

梁簡文帝與劉孝綽書

執別灞滻嗣音阻闊合璧不停旋灰屢徙玉霜夜下旅雁晨飛想涼燠得宜時候無爽既官寺務煩薄領殷湊等張釋之之條理同于公之明察雕龍之才本傳靈虵之譽自高頗得暇逸於篇章從容於文諷頃擁旄西邁載離寒暑曉河未落拂桂棹而先征夕鳥歸林懸孤帆而未息足使邊心憤薄鄉思邅迴但離闊已久載勞寤寐行聞還驛以慰相思

梁元帝與蕭挹書

闊別清顏忽焉已久未復音信勞望情深暑氣方隆恒保清善握蘭雲閣解紱龍樓允膺妙選良爲幸甚想同僚多士方駕連曹雅步南宮容與自玩士衡已後惟在茲日惟昆與季文藻相暉二陸三張豈獨擅美比暇日無事時復含毫頗有賦詩別當相簡但衡巫峻極漢水悠長何時把袂共披心腹

王筠與諸兒論家世集書

筠爲王僧虔之孫王氏自江左以來世有名德故書云爾沈約有重名與筠深交因

引其語、

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傅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

梁元帝與劉孝綽書

時元帝爲湘東王、出鎭荆州、孝綽方罷官家居、以書索其近作、

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墳。吟咏情性。比復稀數古人。不以委約而能不技癢。且虞卿史遷。由斯而作。想摛屬之興。益當不少。洛地紙貴。京師名動。彼此一時。何其盛也。近在道務閒。微得點翰。雖無紀行之作。頗有懷舊之篇。至此已來。衆諸屑役。小生之詆。恐取辱於盧江。遮道之姦。慮興謀於從事。方且褰帷自厲。求瘼不休。筆墨之功。曾何暇豫。至於心乎愛矣。未嘗有歇。思樂惠音。清風靡聞。譬夫夢想。欲至飢渴。明珠雖愧。卞隨猶爲。好事新有所製。想能示之。勿等清慮。徒虛其請。無由賞悉。遺此代懷。數路計行。遲還芳札。

劉孝綽答湘東王書

時孝綽爲到洽所劾奏、坐免官、故書中用子幼敬通故事、

伏承自辭皇邑。遠至荆臺。未勞刺舉。且摘高麗。近雖預觀尺錦。而不覩金玉。昔臨淄詞賦。悉與楊修。未殫寶笥。顧慙先哲。渚宮舊俗。朝衣多故。李固之薦二邦。徐珍之奏七邑。威懷之道。兼而有之。當欲使金石流功。恥用翰墨垂迹。雖乖知己。偶達聖心。爰自退居素里。却掃窮閈。此楊倫之不出。譬張摯之杜門。昔趙卿窮愁。肆言得失。漢臣鬱志。廣敍盛衰。彼此一時。擬非其匹。竊以文豹何辜。以文爲罪。由此而談。又何容易。故韜翰吮墨。多歷寒暑。既闕子幼南山之歌。又微敬通渭水之賦。無以自同獻笑。少酬褒誘。且才乖體物。不擬作於玄根。事殊宿諾。甯貽懼於朱亥。顧已返躬。載懷累恩。但瞻言漢。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逝。殿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椹懷音。矧伊人矣。

陶宏景答虞中書書

棲六翮於荆枝。望綺雲於青漢者。有日於茲矣。而春華來被。早石開鮮。辭動情端。志交衿曲。信知鄰德之談。無虛往牘。夫子雖迹纏朱閣。而心期岱頂。豈但散髮乎高岫。似將飛霜於絕谷。良爲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可豁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死。於一致。孰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儻遇知己。相與共憂。

揭來虞公。玆焉可邁。何爲棲棲。空勞鼓缶。迨及暇日。有事還童。不亦皎潔當年。而無忸前修也。

陶宏景與親友書

疇昔之意。不願處人間。年登四十。畢志山藪。今已三十六矣。時不我借。知幾其神乎。毋爲自苦也。

陶宏景與從兄書

宏景好神仙之術、齊時嘗爲諸王侍讀、奉朝請、未幾、即辭去、隱居於句容之句曲山、

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尙書郎。即抽簪高邁。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請。頭顱不知。不如早去。

沈約答沈驎士書

獨往之業。雖聞前載。高塵逸軌。罕或共時。未嘗不附衮興懷。望古遐矚。尊賢拔俗。遙然。沉冥自遠。幽貞之操。義高篆策。雖蔣詡不窺城市。鄭眞名動京師。何遠之有。名山。既鄉。內所。豐清川。又坐。臥。可對。不出。戶庭。而與禽。尙齊。美哉。約少不自涯。早愛蟲鳥。逐食推遷。未諧夙願。冀幽期可託。克全素履。與尊弋釣泉皐。以慰閑暮。則生平之心。於此遂矣。

沈約報博士劉杳書

商務印書館印行

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懽。多與時奪。日暮塗殫。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閒遠。澂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止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游居之地。休璉所述之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閣上。坐臥嗟覽。別卷諸篇。並爲名製。又山寺既爲警策。諸賢從時復高奇。解頤愈疾。義兼乎此。遲比敍會。更共申析。

劉峻追答劉沼書

峻字孝標、嘗作辨命論、沼爲文難之、沒後、孝標始見其藁、因作此書答之、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予有天倫之慼。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概。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壠。有恨如何。

王僧孺與陳居士書

雲波遙夐。燕越數千。行雲鬱紆。征禽難使。用隔巾車。未能撝札。引領南望。悵矣心飛。幸因

劣薄。懷章貴壞。依然谷口。覺子眞之咫尺。靜睇巖灘。信子陵之非遠。已入虛白之室。用披蓬蒿之徑。稟紛綸之高論。承希微之妙旨。虛往實歸。用袪塵惑。

王僧孺上南康王牋

僧孺爲南康王長史、爲典籤湯道愍所誣訟、逮繫南司、因上此書、後竟坐免官、

下官不能避匿山隅。而正冠李下。既貽疵辱。方致徽纆。解籙收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子上才。爰傅卑土。下官生年有値。謬仰淸塵。假翼西雍。竊步東閣。多慙袪服。取亂長裾。高榻相望。直居座右。長階如畫。獨在僚端。借其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多厠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說。方謂離腸隕首。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誠。何能以酬屢顧。甯謂罻羅。裁舉微禽。先落閶闔。始吹細草。仍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網是漏。天恩可恃。亦復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橫譚亂海。就魚鼈而爲羣。披榛捫樹。從虺蛇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顧步高軒。悲如霰委。踟躕下席。淚若綆縻。

昭明太子與張纘論張緬書

緬仕梁官太子中庶子、昭明深器重之、年四十而卒、故云年甫强仕、纘亦有文名、緬親弟也、

賢兄學業該通。識事明敏。雖倚相之讀墳典。郤穀之敦詩書。惟今望古。蔑以斯過。自列宮朝。二紀將及。義惟僚屬。情實親友。文筵講席。朝遊夕宴。何曾不同茲勝賞。共此言寄。如何長謝。奄然不追。且年甫強仕。方申才力。摧苗落穎。彌可傷惋。念天倫素睦。一旦相失。如何可言。言及增哽。攀筆無次。

唐

祖君彥爲李密與高祖書

唐高祖初起事、以書招密、密恃兵彊、欲爲盟主、故書辭如此、高祖謬爲卑辭答之、密大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自維虛薄。爲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

蕭銑報董景珍書

後梁蕭詧、昭明太子之子、據江陵、傳三世、滅於隋、銑爲羅川令、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謀叛、推銑爲主、銑許之、後滅於唐、

我之本國。昔在有隋。以小事大。朝貢無闕。乃貪我土宇。滅我宗祊。我是以痛心疾首。無忘雪恥。今天啓公等。協我心事。若合符節。豈非上玄之意也。吾當糾率士庶。敬從來請。

李密招道士徐洪客書

李密襲破黎陽倉、恣民就食、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恐米盡人散、勸其因士馬

商務印書館印行

之銳、直取江都、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不知所之、

齊州長史至。得所上奇策一篇。理致優長。文采密麗。覽而味之。嘉玩無已。夫天地閉。賢人隱。少微光。處士見。是以崆峒之上。軒轅問於廣成。汾水之陽。唐帝從於齧缺。是知肥遯爲美。齊物攸歸。雅節與蘭桂俱芳。高風共雲霞競遠。孤門承世胄。地藉餘緒。平生大志。豈圖富貴。只爲時逢板蕩。代屬艱虞。厭海水之羣飛。憫蒼生之塗炭。便與二三人傑。百萬武旅。欲受降於軹道。將問罪於商郊。未遇元女。思逢黃石。詎有啓沃謀猷。弼成韜鈐者也。仙師學究本原。術苞奇正。八風五星之候。玉臺金匱之書。莫不洞曉於心。若指諸掌。今龍戰於野。鶴翔寥廓。或出或處。且變且更。濡足援手。是曰仁人。除暴靖亂。方稱君子。贊我興運。今也其時。師宜躡屩擔簦。用虞卿之禮。披榛軌輅。襲婁敬之風。引領瞻望。拂席相待。遲聽鄙生之談。方聞左車之說。桂樹山幽。歲云莫矣。桃花源穴。想見其人。冬首薄寒。比如宜也。想攝養有方。當無勞慮。庶不遠千里。早赴六軍。孤已勅彼州。令以禮相送。冀面非遙。遺此不多及。

魏徵與徐世勣書

世勣初事李密、密既降唐、世勣未有所屬、鄭公隨密至長安、無所知名、自請安集山

東唐主以爲祕書丞乘傳至黎陽作書招世勣世勣遂降

自隋末亂離羣雄競逐跨州連郡不可勝數魏公起自叛徒奮臂大呼四方響應萬里風馳雲合霧聚衆數十萬威之所被將半天下破世充於洛口摧化及於黎山方欲西蹈咸陽北陵元闕揚旌瀚海飲馬渭川翻以百勝之威敗於奔亡之虜固知神器之重自有所歸不可以力爭是以魏公思皇天之乃睠入函谷而不疑公生於擾攘之時感知己之遇根本已拔確乎不動鳩合遺散據守一隅世充以乘勝餘勇息其東略建德因侮亡之勢不敢南謀公之英聲足以振於古今然誰無善始終之慮難去就之機安危大節若策名得地則九族蔭其餘輝委質非人則一身不能自保殷鑒不遠公所聞見孟賁猶豫童子先之知幾其神不俟終日今公處必爭之地乘宜速之機更事遲疑坐觀成敗恐凶狡之輩先人生心則公之事去矣

王績答刺史杜之松書

月日博士陳龕至奉處分借家禮并帙封送至請領也又承欲相招講禮聞命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眷或徒與下走相知不熟也下走意疏體放性有由然兼棄俗遺名爲日已久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攜琴惟以煙霞自適登山臨水邈矣忘歸談虛語元

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之詩惟憂句盡帷天席地友月交風新年則柏葉爲樽仲秋則菊花盈把羅含宅內自有幽蘭數叢孫綽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攜壺直與同志者爲羣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屨修束精神揖讓邦君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棄醽醁必不能矣亦將恐芻狗貽夢櫟社見嘲去矣君侯無落吾事

杜之松答王績書

辱書知不降顧歎恨何已僕幸恃故情庶迴高躅豈意康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居羞與諸侯爲友延佇不獲如何如何奇跡獨全幸甚幸甚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淸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眞高士何謂狂生僕憑藉國恩濫尸貴部官守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極前因行縣實欲祇尋誠恐燉煌孝廉守琴書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鐘鼓而空還所以遲徊遂攬轡也僕雖不敏頗識前言道既知尊榮何足恃豈不能正平公之坐敬養亥唐屈文侯之膝恭師子夏雖齊桓德薄五行無疑眭夸故人一束何損蒙借家禮今見披尋微而精簡而備誠經傳之典略閨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義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具如別帖想荒宴之餘爲詮

釋也。遲更知聞。杜之松白。

褚遂良與法師帖

家姪至。承法師道體安居。深以爲慰耳。復聞久棄塵滓。與彌勒同龕。一食清齋。六時禪誦。得果以來。將無退轉也。奉別倏爾踰三十載。卽日遂良鬚鬢盡白。兼復近歲之間。嬰茲草土。鷦雀之志。觸緒生悲。且以卽日蒙恩驅使。盡生報國。塗路近止。無由束帶。西眺於邑。悲罔更深。因姪還州。慘塞不次。孤子褚遂良頓首和南。

褚遂良潭府帖

遂良時以論立后事、貶潭州刺史、

潭府下溼。不可多時。深益憒頓。況兼年暮。諸何足言。疾患有增。醫療無損。朽草枯木。安可嗟乎。自離王畿。親故阻越。每思宿曩。寗喻於心。承汝立行可嘉。出言成軌。遷居要職。擢任雄臺。聞之嘉聲。增以羨慕。更得汝狀。深美吾誠。因奏事間。方便在意。徙居此土。深成要佳。汝悉也。五月八日舅遂良報薛八侍中前

褚遂良山河帖

山河阻遠。星霜變移。傷搖落之飄零。感依依之柳塞。煙霞。桂。月。獨旅。無。歸。折木。葉。以。安。心。

採蘼蕪以長性魚龍起沒人何異知者哉楮遂良帖

王勃上從舅侍郎啟

某啟一昨弟勛至奉命以憲臺詩十首垂示氣橫霜署彩洞雲扃繡衣龢藻肆之華白簡控元機之奧仙驄在馭踐文路而驅神冠獬下臨望詞林而直指某質惟茅艾名隔搢紳虛霑自出之榮每愧諸甥之列恩華曲被誨誘傍臨識謝知音榮深覩奧虞韶忽奏聽律呂而忘疲楚匣遙開仰光芒而不暇昔孔融之逢元禮罕覩高文王粲之謁伯喈終慚懿戚援今企古議德疇恩荷慄兼儲悲欣兩集但才非酷似攀宅相而多慚慕切如存臨渭陽而增感不勝荷戴屏營之至

王勃上皇甫常伯啟

某啟一昨奉命令寫新對臺策及前後舊文謹憑國士之恩敢進輿人之頌竊以龍鑣就路鶩駿相懸鵠鏡臨春妍媸自遠亦有飛霜匝地蘭蕭銜共盡之悲列火埋岡玉石抱俱焚之慘然則知音罕嗣流水空存至寶不同荊山有淚君侯飾揚芻議提獎蕪詞白毛成再見之榮黃金定一言之重鵬飆既接仰雲逕而將翽龍阪可登指星臺而有望循襟佩德撫事知恩山岳有輕河漢無極謹啟

王勃再上皇甫常伯啟

某啟。自恭陳薄伎。祇奉話言。咳唾成恩。盼睞為飾。征夫擊節。方思孤竹之風。壯士寒心。實有長楊之作。謹憑嚴命。輕呈乾元殿頌一首。將冀導江至海。常以筆札見知。南館西園。遂與簪纓為伍。德雖無盡。攀驥尾而方遙。生也有涯。比鴻毛而非重。謹啟

駱賓王與親情書

風壤一殊。山河萬里。或平生未展。或暌索累年。存沒寂寥。吉凶阻絕。無由聚泄。每積淒涼。近緣之官。佐任海曲。便還故里。冀敘宗盟。徒有所懷。未畢斯願。不意遠勞折簡。辱逮堙淪。雖未敘言。暫如披面。晚夏炎鬱。並想履宜。賓王疾患。忽無況耳。

駱賓王與親情書

某初至鄉閭。言尋舊友。耆年者化為異物。少壯者咸為老翁。山川不改舊時。邱隴多為陳迹。感今懷古。撫存悼亡。不覺涕之無從也。詢問子姪。彼亦凋零。永言傷情。增以悲慟。雖死生之分。同盡此途。而存亡之情。豈能無恨。終朝展接。以申闊懷。取此月二十日棲桐成禮。事過之后。始得可行。祇敘尚賒。仰繫何極。冬願珍昜。遠無所詮。

陳子昂為建安王與諸將書

商務印書館印行

武攸宜封建安王、嘗統軍北討契丹、子昂在其軍中爲管記、一切文翰皆委之、

使至辱書。仰知都督率兵馬。摧破凶虜。遠聞慶快。實慰永懷。非公等忠勇兼資。統率多算。同心戮力。殉節忘軀。以尅翦逋兇。揚國威武。在此將士。聞公等殊戰。賊不當鋒。莫不西望憤勇。欽羨獨尅。甚善甚善。卽日契丹逆醜。天降其災。盡病水腫。命在旦夕。營州饑餓。人不聊生。惟待官軍。卽擬歸順。某此訓勵兵馬。襲擊有期。六軍長驅。此月將發。恨不得與諸公等共觀諸將斬馘獻俘。旦夕嚴寒。願各休勝。契丹破了。便望迴兵。平殄默啜。與公等相見有日。預以慰懷。臨使忽忽。書不盡意。

魏知古報吐蕃宰相坌達延書

唐書吐蕃傳、元宗開元二年、吐蕃宰相坌達延上書宰相、請載盟文、定境於河源、勾左散騎常侍解琬涖盟、帝令姚崇等報書、不言魏知古、意崇爲首相領銜、而書實知古筆也、

承屯聚兵馬。初不知者。頗亦爲疑。但以彼國君臣。素敦信義。況立盟誓。又結婚姻。悠悠之談。復何足信。若見利忘義。破親負約。神道不遠。何以逃殃。自見來書。果符意揣。兩國和好。百姓安甯。永絕邊釁。豈非好事。所論分界。先有盟書。今奉勅令左散騎常侍解琬往河源。

與公平章解琬國之重臣素有德行言無二諸衆所共推昔嘗充使西安備諳彼之境土今遣將命實惟命焉

張嘉貞答勸置田園札

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饑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亦無用也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沒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

蕭穎士重答李清河書

某白臨清馬子遠至昌樂奉問及亦既披緘慰慘交集幸甚幸甚亡友存日側聞緒言以其先門在殯舊塋未祔將事啟卜指用早秋見託不才俾述銘誌手草行狀遺本猶存豈期遠日未臨長夜俄遷埋追遠之純心受終天之永酷幽冥憤歎豈其可言南陽王公聞而傷之近賫錢二萬以濟所欲兄又不以人廢言克申後意則不腆之作刊就有期既往之魂瞑目無悔存歿所荷非二公而誰然後知燕王無以矜其市骨魏妾不獨申其結草矣辭奉日遠係積難任惟珍重因還騎不宣某再拜

崔顥薦樊衡書

是書不言寄與何人、考明皇開元十三年封泰山、張說爲宰相、扈行、說所親多得五

商務印書館印行

品官則書中所稱君侯、當指說也、

夫相州者。先王之舊都。西山雄崇。足是秀異。竊見縣人樊衡。年三十。神爽淸悟。才能絕倫。雖白面書生。有雄膽大畧。深識可以軌時俗。長策可以安塞裔。藏用守道。實有歲年。今國家封山勒崇。希代罕遇。含育之類。莫不踴躍。況詔徵隱逸。州貢茂異。衡之際會。千載一時。君侯復躬自執圭。陪鑾日觀。此州名藩。必有所舉。當是舉者。非衡而誰。伏願不棄賢才。賜以甄奬。得奔大禮。升聞天朝。衡因此時。策名樹績。報國榮家。令當代之士。知出君侯之門矣。顯不勝區區。敢聞左右。俯伏階墀。用增戰汗。

劉太眞與韋應物書

顧著作來。以足下郡齋燕集相示。是何情致暢茂遒逸如此。宋齊間沈謝何劉。始精於理意。緣情體物。備詩人之旨。後之傳者。甚失其源。惟足下制其橫流。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於足下之文見之矣。

任華告辭京尹賈大夫書

大夫閣下。昔侯嬴邀信陵君車騎過屠門。而信陵爲之執綏。此豈辱公子耶。乃所以成公子名耳。王生命廷尉結襪。廷尉俯僂從命。無難色。此豈辱廷尉耶。亦以成廷尉之名耳。僕

所邀明公枉車過陋巷者。豈徒欲成君之名而已哉。竊見天下有識之士。品藻當世人物。或以君之才望美則美也。猶有所闕焉。其所闕者。在於恃才傲物耳。僕感君國士之遇。故以國士報君。其所以報者。欲澆君恃才傲物之過。而補君之闕。宜其允迪忠告。惠然來思。而乃躊躅數日。不我顧。意者恥從賣醪博徒遊者乎。觀君似欲以富貴驕僕。乃不知僕欲以貧賤驕君。君何見之晚耶。抑又聞昔有躄者。恥爲平原君家美人所笑。乃詣平原君請笑者頭。平原君雖許之。終所不忍。居無何。賓客別去過半。平原君怪之。有一客對曰。以君不殺笑躄者。用君爲愛色而賤士。平原君大驚悔過。卽日斬美人頭。造躄者門謝焉。賓客由是復來。今君猶惜馬蹄。不顧我。況有請美人頭者。豈復得哉。僕亦恐君之門客。於是乎解體。僕解體者也。請從此辭。任華頓首。

顏眞卿與李太保乞米帖

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竭。祗益憂煎。輒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實濟艱勤。仍恕干煩也。眞卿狀。

顏眞卿中夏帖

眞卿頓首。中夏以還。暑氣日甚。病懶益不喜所爲。前欲書石。當須稍涼作之也。幸不以差

緩過。之京人來。何消息。嘉否。

符載贈蘄州盧員外書

去年春三月。某有爲暫出蓬戶間。適値麾幢將度潯陽。嚴太守命某爲貳食之客。偶於末席。備聆嘉話。如和風扇春。膏雨潤物。眞可愛也。玉斝未醉。蘭橈遽動。襟緒百端。鬱鬱。不開。後有遠役。南征千里。夏徂冬。歸。道路蕭條。音塵寂滅。今者有襄漢之役。實遊郡境。誓將維舟。泄宣囊懷。一昨至蘄陽岸下。屬日晏。水闊。風猛。波起。帆席。張。快不可。偃。落。眄睞。失。徒煙露。蒼茫杳杳。馳心悵然。無悰。某深山耕漁之人也。不求干進。貴賤之異。何緣驅偪竊響下風。聽君子之議。采輿人之誦。若將時會。踐升朝廷。伏知君侯必能明禮樂。補教化。翊大君於皇極。保蒼生於仁壽。夫如此則善人國之紀也。敢不恭敬乎。敢不親愛乎。拳拳之衷。正在此耳。方迫行邁。稍趨北路。廷賓英華。戀慕滋篤。李山人丞以藝術日遊門閭。問訊所止。將欲候起居。今故留之。用書寫懷。其他文一軸。蓋執贄也。非敢誇也。不遺細陋。或見光寵。但願抵襄漢。病夫拂拭耳目而俟之。某再拜。

于邵與常侍御書

近承書問。兼示新書。清心滌靈。迴視易聽。靜以究微婉。有義可激。悅以觀殊姿。外容奚施。

徒見風雲相馳。金玉交映。曾不旋踵。澤人之思。一至於此。誠大惠也。亩翰林之所可法。豈不才而獨寶耶。尋呈康子初云。未見繕寫將送。適遇有來。遍示幕中。無不嘉歎。緣家累詣府求醫。重陽之前。當復北縣。旬日之後。便赴上都。良覿無因。此惟歎敍。珍重珍重。人使不斷絕也。轉憑司錄馳白不一。于卲頓首。

崔造與權德輿書

造白。僕嘗以道喪日久。罕見君子。間者奉睹。得聞循上之方。體仁之度。言發理契。心朗目明。涉道之誠。若乘川而得舟楫。其慰盛也。寤寐自賀。竊思前賢心感之重。義叶之固。或約之以朋友。或申之以婚姻。聚之以望閭。悅之以宴好。俾一日之合。爲累世之歡。裔嗣承流。清風自遠。克成貞素之業。永稱道德之門。卽潁川荀陳。蓋其事也。僕不揆鄙固。景行行之。早年嘗與二三情友。約誠同此。世物多故。志爲事奪。存沒有間。通塞殊倚。今中年已及。此心猶阻。永懷愧歎。怵怍如厲。幸以罷廢貶秩。向終法當放還。歸齒田里。追懼前失。澡勵愚衷。咨諭弟兄。導率妻子。甘與時絕。永安邱樊。息女二人。姿性及義。以靜約爲尙。以琴書爲適。庶可以承君子之好。備有道之室。長女先約故司徒元子宏農楊宏微。幼女未笄。願繼德嗣。北歸之日。敬俟嘉命。夫人之生。母道之動也。動而能靜。是謂返本。僕婚嫁既畢。退身

商務印書館印行

巖阿。靜以營神。虛以順命。與骨肉姻戚。蹈道爲期。還復之中。庶乎返本。未審足下以爲何如。遠布所懷。跂聞雅論。造頓首。

權德輿答獨孤秀才書

省四日書問。兼示新文。閎博峻異。有立言致遠之旨焉。其於惠愛。纖悉厚重。甚善甚善。以吾子才志與年。三者皆當以家聲自振。若建瓴決水。大冶良工。必有不期至而至者。況以日日新又日新之盛哉。夫豫章。珠璣。鏌鋣。毛嬙。終不慮隱之櫝之褫之帷之之爲患而爲擁腫礫石鉛鈍宿瘤之排蔽。但發有疾。徐耳來問云。一人驚之。亦已多矣。豈與族凡校耶。此誠得之。又云先達病不能公。或公而不能甚力。今夫滔滔者。或辯之不至。而尚善待之。及揚聲延譽。則鉗口結舌。大凡舉世之病也。如鄙夫者。直力不足耳。亦懼招徠奔走。爲津爲岐。至有竊所愛者。則寡矣。又豈能廢。是也。從古未達者之望達者。何嘗不如是耶。先師七十子。所擬豈敢當也。三復戁然。無言喻懷。其他慕重。續俟會話。德輿頓首。

劉怦與朱滔書

德宗建中三年、滔與王武俊同舉兵反、怦爲范陽留守、作此書諫滔、滔不聽、及滔敗歸旋死、怦嗣爲幽州節度使、

司徒位崇太尉。尊居宰相。恩寵冠藩臣之右。榮遇極矣。今昌平故里。朝廷改爲尉卿司徒里。此亦大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務大樂戰。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暴亂易亡。今復何有。怦忝密親。世荷恩遇。默而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也。

柳冕與徐給事論文書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爲志。形君子之言爲文。論君子之道爲教。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以降。爲文者本於哀豔。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義矣。雖揚馬形似。曹劉骨氣。潘陸藻麗。文多用寡。則是一技。君子不爲也。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爲大人賦以諷。帝覽之、飄然有淩雲之氣。故揚雄病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蓋文有餘而質不足。則流。才有餘而雅不足。則蕩。流蕩不返。使人有淫麗之心。此文之病也。雄雖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惟荀孟賈生董仲舒而已。僕自下車。爲外事所感。感而應之爲文。不覺成卷。意雖復古。而不逮古。則不足以議古人之文。噫、古人之文不可及之矣。得見古人之心。在於文乎。苟無文。又不得見古人之心。故未能亡言。亦志之所之也。

商務印書館印行

令狐楚薦齊孝若書

某官至辱垂下問。令公舉一人可管記之任者。愚以爲軍中之書記。節度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達。思中天心。發號出令以下行。期悅人意。諒非容易。而可專據。竊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字考叔。年二十四。學必專授。文皆雅正。詞賦甚精。章表殊健。疎眉目。美風姿。外若坦蕩。中甚畏愼。執事儻引在幕下。列於賓佐。使其馳一檄。飛一書。必能應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夫掇芳刈楚。不棄幽遠。況孝若相門子弟。射策甲科。家居君侯之化下。且數年矣。不勞重幣。而獲至寶。甚善甚善。雄都大府。多士如林。最所知者。實斯人也。請爲閤下記其若此。惟用與捨。高明裁之。

韓愈上李尙書書

月日。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尙書大尹閣下。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靑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奸宿贓。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鎭服。宣布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

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爲文兩卷。凡十五篇。非敢以爲文也。以爲謁見之貲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韓愈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愼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韓愈爲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才。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

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某再拜。

韓愈應科目與時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獱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轉運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閣下其亦憐察之。

韓愈答李秀才書

元賓隴西人、舉進士、客死京師、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彫琢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者乎。愈頓首。

韓愈答呂毉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樸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

商務印書館印行

語言識形勢善候主人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眞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愈頓首

韓愈上賈滑州書

愈聞儒服者不敢用他術干進又惟古執贄之禮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章以爲贄而喩所以然之意於此曰豐山上有鐘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則鏗然鳴蓋氣之感非自鳴也愈年二十有三讀書學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愚固泯泯不能自計周流四方無所適歸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含和發英作唐德元簡棄詭說保任皇極是宜小子刻心悚慕又焉得不感而鳴哉徒以獻策闕下方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軒階遂拜書家僕待命於鄭之逆旅伏以小子之文可見於十五章之內小子之志可見於此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進退之際實惟閣下裁之

韓愈答楊子書

辱書幷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貌定知人。堯舜所難。又嘗服宰予之誡。故未敢決。然決亦不敢忽然忘也。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為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翺書。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惑也。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尚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況如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韓愈答胡生書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已。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為憂。謝相知為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

商務印書館印行

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爲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爲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愼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

韓愈答元侍御書

濟、汲郡人、隱居靑巖山、安祿山爲采訪使、奏掌書記、詐得風疾不就、及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濟引首受刀、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得免、後慶緖又使强舁至洛陽、會官軍入東京、濟因詣軍門上謁、故書言不汙祿山父子事也、

徵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卽詐爲喑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己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徵之乎。子誠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

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連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窮。而足下年尙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竢。

韓愈答馮宿書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朋友道缺絕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閔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懍懍然惟恐己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游。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爲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尅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尙者耶。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爲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

商務印書館印行

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

柳宗元答貢士沈起書

子厚旣貶凡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之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此書與下答廖有呈秀才二書皆昔之從游者也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無恙蒼頭至得所來問志氣盈牘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僕之樸騃專魯而當惠施鍾期之位深自恧也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瑯珪璧之寶甚厚僕之狹陋蚩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又自懼也烏可取識者歡笑以爲知己羞進越高視僕所不敢然特枉將命猥承厚貺豈得固拒雅志默默而已哉謹以所示布露於聞人羅列乎坐隅使識者動目聞者傾耳幾於萬一用以爲報也嗟乎僕嘗病興寄之作堙鬱於世辭有枝葉蕩而成風益用慨然間歲興化里蕭氏之廬覩足下詠懷五篇僕乃附掌愜心吟翫爲娛告之能者誠亦響應今乃有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其功相百覽者歎息謂予知文此又足下之賜也幸甚幸甚勉懋厥志以取榮盛時若夫古今相變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約之所自長短大小之所出子之言云又何訊焉來使告遽不獲申盡輒

奉草具。以備還答。不悉。宗元白。

柳宗元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滋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間疎之患乎。還答不悉。宗元白。

柳宗元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啟

宗元啟。宗元往者嘗侍坐於崔比部。聞其言曰。今之爲文。莫有居趙司勳右者。自是恆欲飾其所論著。薦之閣下。病其未就。將進且退者。殆十數焉。幸以廢逐伏匿。獲伸其業。類於嚮者若有可觀。然又以罪惡顯大。甘死荒野。不能出其固陋。以求知於閣下。則悶昧徒生於世矣。謹獻雜文十首。倘還以數字定其是非。使得存於世。則雖生與蠻夷居。魂與魑魅游。所不辭也。輕瀆威重。伏增戰懼。謹啟。

柳宗元上嶺南鄭相公獻所著文啟

宗元啓。伏見與當州韋使君書。猥賜存問。驚怍悼懼。交動於中。循念竟日。若無容措。幸甚幸甚。宗元素乏智能。復闕周慎。一自得罪。八年於今。兢愧弔影。追咎無旣。自以終身沈廢無蹤自明。不意相國垂愍。特記名姓。守突奧者。忽仰睎於白日。負泥塗者。遂自濯於清源。快心暢目。不知所喩。伏以聖人之道。與其進也。不保其往。故敢藻飾文字。洗滌心神。致之門下。祇候嚴命。伏維收撫獎勵。以成其終。謹獻雜文三十六首。冒昧上黷。無任踊躍惶恐之至。

柳宗元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段太尉名秀實、朱泚反、其下爭勸進、太尉適在座、直前以笏擊泚、血流被面、卒大罵而死、

退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卽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游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爲諒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

期爲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荊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柳宗元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人。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固相假借爲之詞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遺言。措意。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奬人善。以爲不屈己善不可奬。故慊慊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騃。卒無所爲。但趦趄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宣。

柳宗元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武元衡以元和二年入相、未幾卽出爲西川節度使、其後八年、元衡復入相、而子厚旋由永州司馬召至京師、史稱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遷、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考其時、正在元衡當國之日、然則元衡固素重子厚者、故在西川時以書慰之、而子厚有此謝、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嶺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得自循省。豈敢徹聞于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必於萬一者哉。相公以含弘光大之德。廣博淵泉之量。不遺垢汚。先賜榮示。奉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不敢甯處。是將收孟明於三敗。責曹沫於一舉。俾折脅臏脚之倫。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并容廣覽。棄瑕錄用之道也。自顧孱鈍。無以克堪。祇受大賜。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拜伏無路。不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柳宗元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載字厚之、能文、隱居廬山、後終監察御史、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嚮。

流言者有所間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荊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爲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而爲見忌嫉者。橫致唇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淸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怏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謗。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淸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瀆陳賀。不勝戰越。不宣。

柳宗元上襄陽李僕射愬獻唐雅詩啓

愬爲西平王晟之子、淮西之平、愬爲首功、故書以召虎爲比、子厚所作平淮夷雅見集中、

宗元啓。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其卒章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閣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于先西平王。其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宗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爲世屈。意者殆不可

自薄日匿以墜斯時苟有補萬分之一雖死無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齋沐上獻誠醜言淫聲不足以當金石庶繼代洪烈稗官里人得採而歌之不勝憤踊之至輕瀆威重戰越交深謹啓

劉禹錫謝竇相公書

禹錫初自朗州司馬召至京師作元都觀看花詩語多譏忿旋出刺連州踰十四年入爲主客郎中復作遊元都觀詩以譏詆權近以裴度薦爲集賢學士後出爲蘇州刺史此書言二十三年當是入爲郎中時也所云竇相公當是竇易直

某啓某一辭朝列二十三年雖轉郡符未離謫籍卑溼生疾衰遲鮮歡望故國而未歸如痿人之念起昨蒙罷免甘守邱園相公不棄舊遊特哀久廢每奉華翰賜之吏言果蒙新恩重忝清貫薦延有漸拯拔多方六律變幽谷之寒一丸銷彌年之疹鍛翮將舉危心獲安布武東途自此而始分曹有繫拜謝無因瞻望德藩坐馳精爽無任感激之至謹啓

劉禹錫與柳子厚書

閒發書得箏郭師墓志一篇以爲其工獨得於天姿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愉繹學者無能如繁休伯之言薛訪車子不能曲盡如此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聞善音如見

其師。尋文寤事。神驚心得。徜徉伊鬱。久而不能平。嗟夫。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弦張柱差。枵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冊者是已。予之伊鬱也。豈獨爲郭師發耶。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慨耳。不宣。禹錫白。

劉禹錫答柳子厚書

禹錫白。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爰來。屑末三幅小章。書僅千言。申申亹亹。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懷膠結贅。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亡幾。書竟。獲新文二篇。且戲予曰。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予吟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淵然以長。氣爲幹。文爲支。跨躒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枘。咀嚼不有文字。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予之衡。誠懸於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予。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彀而中。微存乎它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後我衡。苟然。則譽羿者皆羿也。可乎。索居三歲。俚言蕪而不治。臨書軋軋。不具。禹錫白。

馮宿與王武俊書

張建封鎭彭城十餘年、及卒、軍士爲變、刼建封子愔、令知軍府事、朝廷不得已、除愔團練使、王武俊爲成德節度使、與建封有舊、故宿以書與之、

商務印書館印行

張公與君爲兄弟。欲同力驅兩河。歸天子。衆所知也。今張公沒。幼子爲亂兵所脅。內則誠款隔絕於朝廷。外則境土侵逼於强寇。孤危若此。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奏天子。念先僕射之忠勳。捨其子之迫脅。使得束身歸闕。則公於朝廷有靖亂之功。於張氏有繼絕之德矣。

吳武陵遺孟簡書

柳子厚以王叔文之黨、貶永州司馬、徙爲柳州刺史、竟卒於貶所、子厚在柳州、尙未有子、故書末云云、

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劉二韓皆已拔拭。或處大州劇職。獨子厚與猿鳥爲伍。誠恐霧露所嬰。則柳氏無後矣。

沈亞之上壽州李大夫書

昔者燕昭以千金市駿骨。而百代稱之。非直朽骨之可貴也。意必在將來之良而已矣。今亞之仰閣下之風而進於前。恭聞閣下又不以朽鈍而顧之。甯鄙人之宜顧也。其名得無將來乎。是鄙人之價冒千金也。幸甚幸甚。今有傍偟之誠。敢露肝膽。伏維聽察之。亞之前應貢在京師。而長幼骨肉。萍居於吳。無咫尺地之居以自託。其食給日營其晝。晝營其暮。

如是凡三黜禮部得黜輒歸自二月至十一月晨馳暮走使僕馬不以恙卽且碌碌如有一日霜露得欺氣體失理則一堂向門之心無望矣今忘辛勤之勞扶挈長幼丐食而西雖已及浦口然猶困其所儲不能自給但涕泣語空無有所仰又度天下王公希可以此言告者乃閣下耳伏維分一日之澤以濡之無使亟之復爲朽骨所笑謹再拜

薛逢與崔況秀才書

自今日春榜到縣當日差人持狀到京方乘車騎尋已車去恨結之至空積下情不審自歸淮南尊體何以伏計不乖將息遠想淮山秀潤水木幽奇扇枕之餘謳吟自適甚盛甚盛某龍鍾山縣忽忽過時素秋軫懷華髮棲鬢昔日凌雲之志自覺泥蟠今茲失路之人誰爲鄉導但飲冰勵節食蘗苦心用省刑以安疲瘵除此之外非愚所知故人恩憐曾不憫念秋風已戒關路須西雄文與誰儔比一日千里今也其時居安敗名古人所愼某頓首

李商隱上劉舍人狀

違闕稍久結戀伏深前月獲望門牆値有賓客吐辭未盡受顧如初某孤僻寡徒嫻慢成性虞生治易衆論同侵揚子草元當時共笑因緣一命覊絏三年常賴恩知免至顚殞伏

商務印書館印行

以士之營道抱器。處世立名。誠宜俟彼時來。亦在申於知者。內惟庸薄。切有比方。陳蕃甚貧。未欲掃除一室。孟光雖醜。已嘗偃蹇數夫。倚望光輝。實在造次。伏惟終始念察。

李商隱上張雜端狀

保定賢弟昨至。纔獲披承。已欽夷雅。是觀玉季。如對金昆。陸有機雲。劉惟縧岱。豈惟昔日。獨有齊名。況不羞小官。無辭委吏。一枝桂既經在手。五斗米安可折腰。候館屈才。固難維縶。前籌佇美。卽議轉遷。端公厚賜眷知。又聯姻好。今茲折簡。復輟吹篪。此時敢曰。恩門他日。便爲世故。永言欣會。難以諮陳。伏惟亮察。

李商隱與白秀才狀

杜秀才翺至。奉傳旨意。以遠追先德。思耀來昆。欲俾虛蕪。用備刋勒。承命揣己。悲惶莫任。伏思太和之初。便獲通刺。昇堂辱顧。前席交談。陳蔡及門。功稱文學。江黃預會。尋列春秋。雖跡有合離。時多遷易。而永懷高唱。嘗託餘暉。遂積分陰。俄踰一紀。今弟克承堂構。允紹家聲。將欲署道表阡。繼志述事。必在博求雄筆。鴻生。豈謂愛忘。忽茲謀及。悚怍且久。辛酸不勝。欲遂固辭。慮乖莫逆。表嚴平於蜀郡。誰不願爲。叙郭泰於介休。亦惟無愧。庶磨鉛鈍。聊慰招肩。伏帋向風。悲憤交積。

林簡言上韓吏部書

人有儒其業。與孟軻同代而生。不遂師於軻。不得聞乎道。閣下豈不謂之惜乎。又有與揚雄同代而生。不遂師於雄。不得聞乎道。閣下豈不謂之惜哉。有習於琴者。問其所習。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師曠之道也。習於弧者。問其所習。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子濯孺子之道也。脫二人未至於古。然亦無敢是非者。以所習有據故也。儻曰吾自能。非授受於人也。必知其音。俚音也。其能。庸能也。嗚呼。聖人之道。與琴弧之道。相遠而琴弧尚能自習之如此。況聖人之道乎。去夫子千有餘載。孟軻揚雄死。今得聖人之旨。能傳說聖人之道。閣下耳。今人睎閣下之門。孟軻揚雄之門也。小子幸儒其業。與閣下同代而生。閣下無限其門。俾小子不得聞其道。爲異代惜焉。

孫樵與友人論文書

嘗與足下評古今文章。似好惡不相闊者。然不有所竟。顧樵何所得哉。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爲奇。意必深然後爲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叢試於有司。不下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其習於易者。則斥艱澀之辭。攻於難者。則鄙平淡之言。至有破

句讀以爲工。摘俚句以爲奇。秦漢已降。古人所稱工而奇者。莫如揚馬。然吾觀其書。乃與今之作者異耳。豈二子所工。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當元和長慶之間。達官以文馳名者。接武於朝。皆開設戶牖。主張後進。以磨定文章。故天下之文。薰然歸正。洎李御史甘以樂進後士。飄然南遷。由是達官皆闔關齚舌。不敢上下後進。宜其爲文者。得以盛任其意。無所取質。此誠可悲也。足下才力雄健。意語鏗耀。至於發論。尙往往爲時俗所拘。豈所謂以黃金注者昏邪。顧頑樸無所知。曉然嘗得爲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無擇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其於聞者。如前所述。豈樵所能臆說乎。

黃滔與蔣先輩啟

三吳煙水。百越山川。干戈杳隔於音塵。門館久違於趨覲。空自明祈日月。暗祝神祇。相如徵出於上林。賈誼召來於宣室。不然者。隱於商嶺。棲向傅巖。克俟搜羅。直膺夢寐。焚香稽首。以日繫時。滔一滯江鄉。六更寒燠。都由惡命。早失良時。迢遞一名。進取則大朝有難。零丁數口。退休則故國無家。歸蜀還吳。言發涕下。

楊凝式韭花帖

晝寢乍興。輖飢正甚。忽蒙簡翰。猥賜盤飧。當一葉報秋之初。乃韭花逞味之始。助其肥羜。

實謂珍羞充腹之餘銘肌載切謹修狀陳謝伏惟鑒察謹狀

司空圖貽王進士書

辱示製述甚非所宜敢不以所說陳於左右哉楚宋交怨而使在其間宋人有得玉於其境者遇楚使適至誇示之楚人謀沮其玉請先譽於宋國既獻宋果怒曰玉產於吾土而價張於吾仇是欺我也不果售今吾守道固窮且竊文學之譽是邪競沽虛者之所仇嫉者吾子之才固奇矣乃以所質寘於吾懷是玉者未適於市而噪者已盈於門矣必曰不投知於司空氏必曰不受知於司空氏則雖吾子之奇必足速得志於時矣舍是無他術也所貺益腆不敢發柙幸詳其意勿冒時之所忌

司空圖與極浦書

戴容洲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談哉然題紀之作目擊可圖體勢自別不可廢也愚近作虞鄉縣樓及柏梯二篇誠非平生所得者然官路好禽聲軒車駐晚程即虞鄉入境可見也又南樓山最秀北路邑偏淸假令作者復生亦當以著題見許其柏梯之作大抵亦然浦公試爲我一過縣城少留寺閣足知其不怍也豈徒雪月之間哉佇歸山後看花滿眼淚迴首漢公

卿。人意共春風。上二句楊庶子哀多如更聞。下至於塞廣雪無窮之句。可得而評也。鄭雜事不趨章指。亦望呈達。知非子狂筆。

五代

史萇上李中丞書

禍之將至。鬼神奪魄。豈有委身府幕。塵忝下寮。而擅犯威重。前後非一。中丞寬貰。豈非知禮之人。豈非感恩之人。自拜揖馬塵。十有三載。盃酒歌詠。久蒙提攜。未省竟有差失。中丞因賜賞鑒。辟書府。及陪接萬里。星霜二年、正當策名之時。豈願因有干觸。此蓋命之牽陷。一至於此。實非常情之所料也。豈非十二年間。東馳西走。肝腦塗地、竟無所成。鬢髮斑白。幸逢推薦。恩命垂至。自貽顛危。昏昏薄言。罔知攸處。豈非命矣。豈非命矣。且初坐之時。每舉一盞酒。未嘗不三思其過。似覺體中有酒。亦哀請矜量。既對衆賓。復不敢苦訴。俄而迷亂乍合。若怪魅以憑心神。事且不知。死亦寧悟。哀哉微命。有此舛剝。中丞縱寬以萬死。萇亦無所施其面目。不即引決者。伏念累世單緒。一身早孤。中年未婚。晚乏兒息。封樹何日。先靈靡安。痛此纏迫。乞哀殘喘。今髡翦首髮。自爲毀責。期在粉骨。永知此過。中丞旋旆之日。願隨一卒步走後塵。洗節布誠。以期他效。伏願少垂舊惠。戀戀故人。無任憂悸感切之至。謹投書閤下。荒辭無序。萬不申一。仍憑押衙口。哀謝不宣。萇再拜。

商務印書館印行

闕名投宰相箋

方今兵寇正興。民力凋弊。所望明公弼成大化。彌綸紀綱。舉賢任能。以光庶事。俾萬物各得其理。百姓日用不知。損不急之官。杜私門之請。如此則刑清俗富。天下自無窮人。不宜專政廟堂。方行小惠。昔子產以己車濟人於溱洧。君子謂不知為政。不如以時修橋梁。惟明公察焉。

學部審定商務印書館書目表

書名	用者	冊數	價目
修身教科書	初等小學學生	十	一元
修身教科書教授法	初等小學教員	十	一元
國文教科書	初等小學學生	十	一元九角五分
國文教科書教授法	初等小學教員	十	三元一角千分
筆算教科書	初等小學學生	五	九角
筆算教科書教授法	初等小學教員	五	一元六角
筆算教科書第一二冊掛圖	初等小學講堂	十六幅	二元五角
珠算入門	初等小學教員	二	四角五分
地理教科書	初等小學學生	四	五角
畫學教科書	初等小學教員	一	五角
教授法原理	初等小學教員及師範學堂學生	一	二角
學校管理法		一	二角
教育史		一	二角五分
筆算教科書	高等小學學生	四	八角

書名	用者	冊數	價目
珠算教科書教授法	高等小學教員	二	一元
地理教科書	高等小學學生	四	五角
萬國輿圖	高等小學學生	一	三角五分
毛筆習畫帖	高等小學學生	八	一元四角
鉛筆習畫帖	高等小學學生	八	八角
農話	高等小學宣講用書	一	一角
英文初範	高等小學學生	一	一角二分
帝國英文讀本	高等小學及中學生	六	三元八角
蒙師箴言	宣講用書	一	五分
克萊武傳	宣講用書	一	三角
美洲童子萬里尋親記	宣講用書	一	三角
魯濱孫飄流記	宣講用書	二	七角
澳洲歷險記	宣講用書	一	一角五分
富國策問答	宣講用書	一	五分

馬氏文通

二册一元五角

馬眉叔先生精通中西文爲世人所共知此書實其畢生精力之所萃爲我國文法書之初祖其價値不待言也

漢文典

二册一元

上册三卷一字之原始二字之配置三字之品性下册四卷一文法之軌範二文訣之變化三文體之區別四文詞之眞諦

中國文典

一册二角五分

此書比前二書程度較淺專供初級之用其引例多用本館國文教科書以作參證采擇精當淺顯易曉誠初學文法者之要籍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二版

歷代名人小簡

下册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部審定商務印書館中學用書

書名	著作者	冊數	用者	價值
馬氏文通	馬忠建	二	教員	二元五角
初等國文典	章士釗	一	學生	二元
東洋歷史			學生	三角
西史課程	山西大學堂	三	學生	
萬國史綱	邵希雍	一	學生	一元
中學中國地理教科書	屠寄	一	學生	一元五角
最新中學教科書幾何學立體平面	謝洪賚	二	學生	一元五角
最新中學教科書三角術	謝洪賚	一	學生	一元三角
博物學大意	杜就田	一	學生	二角五分
最新中學教科書植物學	杜亞泉	一	學生	六角
最新中學教科書動物學	黃英	一	學生	八角
最新中學教科書鑛物學	杜亞泉	一	學生	八角
最新中學教科書地質學	包光鏞 張逢辰	一	學生	一元二角
理化示教	杜亞泉	一	學生	二角五分
最新化學教科書	王季烈	三	學生	一元
中學鉛筆習畫帖		六	學生	一元二角
習畫範本 鉛筆畫七冊 鋼筆畫一冊 水彩畫二冊	村井熊之輔	十	學生	二元四角
黑板圖畫教科書		一	教員	一元
帝國英文讀本	伍光建	三	學生	七角五分

PROPERTY OF

PL
2610
.W85
v.2

歷代名人小簡卷下

宋

林希謝人求哀辭書

希白嘗聞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昔孔子猶曰吾惡夫涕之無從而不脫驂而弔亦苟也希於某氏之葬爲非其故不得與執紼之後使爲之辭其將何情以稱哀之無從小人所不敢爲者何足以辱命

陳師道與秦少游書

師道字無己性清介章惇在樞府將薦於朝欲一見之屬少游致意答書拒之及惇爲相卒不往也

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侫何以得此豈侫嘗欺之邪公卿不下士尙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侫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

商務印書館印行
292497

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豈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拳拳之懷願因侯以聞焉

葉清臣與友人書

清臣啟近遣一幹隨府伉持書并錄覽二書同詣鈐下計已呈露數日前追胥自彼還辱手教歲不我與忽焉隆夏言念出處光景載環夷險均之政如宿昔天休蹈道深篤報上忠純樂職裕人無有內外顧爲簡書所縛不得車騎相過此可恨耳生拙守退伏閭族戶餐閑齋晝眠後池晚飲惟性所適頗無羈牽長社櫟之扶疏同海鷗之放逸故人不爲念也清臣頓首

韓琦與友人書

記係歐陽永叔作此當是與歐陽書也

琦再拜啟信宿不奉儀色共惟興寢百順琦前者輒以晝錦堂記輕易上干退而自謂眇末之事不當仰煩大筆方夙夜愧悔若無所處而公遽以記文爲示雄辭濬發譬夫江河之決奔騰放肆勢不可禦從而視之徒聳駭奪魄烏能測其淺深哉惟褒假太過非愚不

肖之所勝遂傳之世大恐爲公文之玷此又捧讀慙懼而不能自安也其在感著未易言悉謹奉手啟敍謝不宣琦再拜啟

豐稷上張虞部書

稷觀天下無可責之民或惡或善或邪或正或厚或薄其風俗使然治得其情雖至惡可使遷善雖至薄可使歸厚治失其道則反是乃以民辭吁何辜邪近世尤可矜傷悼痛者莫如農力耕而食不足蠶而衣不足凡上之人少不加意爲損不細竊求其端而嘗慕善治民者既師仰之而又稱誦之恨不得親見之向守官於亳則城父士民論議縣大夫更歷多矣能究民情恤民隱無如吾張公也聞閤下之民想閤下之風恨莫之見不圖天幸獲爲屬吏今既遇嗣皇下閔農之詔深切丁甯求其策於天下又遇閤下能究極民弊之淺深謹先託書以導志如閤下賜一席得論其大方亦可以盡心焉

歐陽脩與晏元獻公書

某啟孟春猶寒伏惟判府相公尊體動止萬福前急足自府還伏蒙賜書爲報且承臨鎮之餘日有林湖閒燕之樂此乃大君子以道出處之方而元老明哲所以爲國自重之意也幸甚幸甚有魏廣者好古守道之士也其爲人外柔而內剛新以進士及第爲滎陽主

商務印書館印行

簿。今因吏役至府下。非有它求。直以卑賤不能自達。欲一趨門仞而已。伏惟幸賜察焉。不備。某再拜。

歐陽脩與晏相公書

晏相公名殊、慶歷中由同平章事降工部尚書、知潁州、時歐公方爲河北都轉運使、故書中有接壤相交語、

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奬擢。出門館不爲不舊。受恩知不爲不深。然而足跡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遠而彌疎。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故於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爲殿。接壤相交。因得自伸懇悃之誠。庶幾少贖曠怠之責。伏惟相公朝廷元老。學者宗師。尚屈蕃宣。每膺圖任。伏惟上爲邦國。倍保寢興。企望旌麾。無任激切。

歐陽脩與程文簡公

蒙頒寄佳醞。感愧非一。京師日苦俗狀。無復清思。臨觴之樂。未始有之。思去歲留奉清歡。不覺已朞年矣。柳湖陳之甘棠。思有所頌述。以遺陳人爲他日故事。以彰公之雅志。不惟

拙訥直以多事怱怱殊所不暇秋涼必償素願得次詩榜之末亦大幸矣

歐陽脩與潁州通判楊虞部書

修啟茲者赴郡假塗久留賓次過承眷與日接宴言遽此暌違實增感戀但以柅車之始視職方初雖云陋邦粗有人事加以大暑遂成病軀旦夕之間方思布款急遽之至先以惠音且承別來福履清勝脩以衰朽得以退藏如夙昔之所聞皆少過於其實惟寂寞之爲樂須漸久而益佳餘非悉談更冀多愛

歐陽脩答宋咸書

脩頓首白州人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眞也傳者之爲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千歲失傳之繆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杳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爲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眞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謬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其可已乎足下於經勤矣凡有所失無所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不欲正之其刋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修學不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之萬一。得足下所爲。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

歐陽脩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脩頓首啟。蒙問及邱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爲篤論。然觀其用意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辨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近世應科目文詞。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之說。未易談。況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修謹白。

歐陽脩與蔡端明書

蔡公名襄、字君謨、爲端明殿學士、

脩啟。修以衰病餘生。蒙上恩寬假。哀其懇至。俾遂歸老。自杜門里巷。與世日疎。惟竊自念。幸得早從當世賢者遊。其於欽嚮德義。未始少忘於心耳。近張寺丞自洛來。出所惠書。其爲感慰。何可勝言。因得仰詷起居。喜承宴處優閑。履況淸福。春候暄和。更冀爲時珍重。以

副搢紳所以有望者。非獨田畝垂盡之人區區也。不宜。修再拜。

歐陽脩與元珍學士書

脩啟。氣候不常。承動履清安。辱簡誨存問。感愧。脩拙疾如故。然請外非爲疾。亦與諸公求罷而從容於進退者異也。諒非遂請不能已。然亦必易遂也。承見諭敢及之。修頓首。

歐陽脩與韓忠獻王

脩頓首再拜啟。仲秋漸涼。伏惟觀察太尉尊侯動止萬福。脩至愚極陋。不足以獻思慮於聰明。至於脩記以問起居。則當大君子憂國之時。又非宜輒干視聽。是以書牘之禮。曠絕逾年。然而千里之外。威譽之聲。日至京師。如在耳目。可以見作鎮方面。懾動羌戎。撫循之間。優有餘裕。此脩不勝西首企望。拳拳之誠。私自爲慰者也。伏念脩材薄力弱。不堪世用。徒能少以文字之樂。爲事而國家久安於無爲。儒學之士。莫知形容。幸今翦除叛羌。開拓西域。紀功耀德。茲也爲時。惟侯凱歌東來。函馘獻廟。執筆吮墨。作爲詩頌。以述大賢之功業。以揚聖宋之威靈。雖曰懦焉。亦區區之鄙志也。謹奉手啟咨問。伏惟俯賜鑒察。謹啟。

歐陽脩與韓忠獻王

某頓首啟。近因州吏詣府。請綃曾拜狀。急足至時。辱手書爲誨。伏審履此凝寒。台侯萬福。

商務印書館印行

豈勝慰忭之誠。某此藏拙。幸今歲淮甸大雪。來春二麥有望。若人不爲盜。而郡素無事。何幸如之。惟尸祿端居。未能報國。此爲愧爾。瞻望旌棨。惟願爲國自重。以副禱頌。

歐陽脩與韓忠獻王

某再拜啟。山州窮絕。比乏水泉。昨夏秋之初。偶得一泉於州城之西南。豐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愛其山勢回抱。構小亭於泉側。又理其傍爲教場。時集州兵弓手。閱其習射。以警饑年之盜。間亦與郡官宴集於其中。方惜此幽致。思得佳木美草植之。忽辱寵示芍藥十種。豈勝欣荷。山民雖陋。亦喜遨遊。自此得與郡人共樂。實出厚賜也。愧刻愧刻。

歐陽脩與韓忠獻王

慶歷中、魏公嘗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後歐公由滁徙揚、故其語如此、

某頓首啟。自去春初到維揚。嘗因蔡中孚人行奉狀。自後區區不覺踰歲。即日春暄。不審尊侯動止何似。某昨以目疾爲苦。因少私便。求得汝陰。仲春初旬。已趨官所。廣陵嘗得明公鎭撫。民俗去思未遠。幸遵遺矩。莫敢有踰。獨平山堂占勝蜀岡。江南諸山。一目千里。以至大明井瓊花二亭。此三者拾公之遺。以繼盛美爾。汝陰西湖。天下勝絕。養愚自便。誠得其宜。然尸祿苟安。何以報國。感愧感愧。邊防之事。動繫安危。伏惟經略之餘。爲國自重。

歐陽脩與韓忠獻王

某啟。冬候凝寒。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十二日所遣人至。伏承賜書誨諭勤勤。且榮且感。嗣以近製石本。俾之拭目。信所謂未有不求而得之者。則前之干請誠不爲非也。惶恐惶恐。公之德業固已偉然於當世矣。而今又以文章筆札垂示不朽。伏讀展玩之際。因思窮邊武俗。耳目乍此炤耀。其喧傳驚動。宜如何哉。後世之見者。想公爲人魁傑雄偉。又宜如何哉。說者謂。天不以全美賦人。某不信也。某自夏入秋。苦於親疾。以故久不脩問。謹因人還附此爲謝。伏惟幸察。

歐陽脩與韓忠獻王

某頓首啟。秋暑尚繁。不審三司尚書尊體動止何似。伏覩制書以天下之計。資天下之才。雖未足以施夔稷之業。致堯舜之道。以興至治。以副具瞻。而天災水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上有以寬旰食之憂。下有以救饑寒之急。此縉紳之君子。閭巷之愚民。所以聞命之日。欣歡鼓舞。而引首北望。惟恐來朝之緩也。脩言不足信於人。才不足用於世。事有不得已。而未能引去。徒與衆人同其喜慰。伏計大旆即日在塗。伏惟爲國自重。謹奉啟咨候不宣。

歐陽脩與韓忠獻王

蔣之奇爲御史、上章劾公帷薄不脩、神宗鑒其誣、立黜之、奇公亦力求退、遂出知青州、

某啟。不侍台席。忽復彌旬經節。伏承動履淸福。杜門俟命。已上三表。便値休假。方欲旦夕馳布懇誠於左右。忽辱惠翰。感慰兼深。某去就之際。不惟果於自決。而相知者皆勉以必去不疑。亮公見愛素深。意必不殊也。此來賴君相之明。爲之辨別。皎然明白。中外無所疑惑矣。則某之引去不嫌稍速。所推恩禮不必過優。使災難中遂逃禍咎。而保安全於始終。蒙德不淺矣。區區所欲述者此爾。伏惟幸察。

歐陽脩與富文忠公

某頓首白彥國自西歸。於今已踰月。無由一致書。蓋相別後。患一大疽。爲苦久之。不暇求西人行者。然亦時時有客自西來。獨怪彥國了無一書。又疑其人不的。於段氏僕夫來。致幾道書。此人最的。宜有書。又無。然後果可怪也。始與足下相別時。屢邀聖俞語。謂書者雖於交朋間不以疏數爲厚薄。然既不得羣居相笑語。盡心有此。猶足以通相思。知動靜。是不可忽。苟不能具寸紙數行亦可。易致則可頻致。猶勝都不致也。當時相顧切切。用要約如此。謂今別後。宜馬朝西而書夕東也。不意足下自執牛耳。登壇先歃。降壇而吐之何邪。

平生與足下語。思欲力行者事何限。此尺寸紙。爲俗累牽之。不能勉强。嚮所云云。使僕何望哉。洛陽去京爲僻遠。孰與絳之去京師也。今尙爾。至絳又可知矣。自相別後。非見聖俞無一可語者。思得足下一書。不啻饑渴。故不能不忉忉也。秋暑差盛。千萬自愛。

歐陽脩與王文公

某再拜。相別忽焉。遂見新歲。中間嘗一得附書。其如忽遽不盡鄙懷。於今猶以爲恨。雖然。遂使不忽遽。區區之懷。亦不能盡也。賢弟來得相見。備審動止。即日春寒。奉大夫人萬福。喜慰無限。賢者不能留之朝。衰病者不得放去。皆失其分。歸咎何所。某自新春來目益昏。耳亦不聽。大懼難久於筆硯。平生所懷。有所未畢。遂恐爲庸人以死爾。其他細故不足道。惟奉親自愛。

歐陽脩與吳正獻公

某啟。公私多故。久闕奉狀。辱書承經暑動履淸和。併深慰戀。近審將漕京西。但欣按部過都。當遂瞻見。亦承曾有章奏。必難遂高懷。莫且勉就否。某自春涉夏。以小兒女多病。不無憂撓。加以待罪碌碌。不知所爲。情緒蕭索。無復前日。惟握手一笑。庶幾尙慰衰殘。豈勝企望也。未間盛暑。爲時自重。人還草率爲謝。不宣。

歐陽脩與吳正肅公

某啟。自大旆東出忽復踰時。春氣猶寒。竊承動履淸勝。即約臨行少留會話。終不克。遂至今爲恨。東土雨雪不愆。年豐俗阜。爲郡之樂。想亦無涯。某衰病日增。勉强碌碌。卒無毫分以塞咎責。奈何奈何。前日賞花釣魚。獲侍淸宴。自景祐三年。逮今二十六年。獲見盛事。獨恨長文不在爾。嚮暑政暇。惟以時日自愛。因風惠問。以慰瞻渴。

歐陽脩與吳正肅公

某啟。暑伏已深。不審台侯動履何似。脩赴職已旬餘。幸歲豐盜賊衰息。地僻人事稀簡。蹇拙之迹。臨禍獲全。荷德已多。而又假以寬閑之處。俾養衰病之餘。其受賜亦不淺矣。昨過潁尾。蓋十五六年不到矣。而風氣之變。物產益佳。且蟹鮮蝦肥。魚香稻不異江湖之富。故亳雖名郡、而歸思不可遏也。固不待巢成而斂翼矣。公方上副聖君眷委之重。下爲善人良士所賴。惟爲國自重。以副區區。不宣。

歐陽脩與馮章靖公

歐公性好金石、所至徵求。故有是語、

某啟。承惠寄碑刻。既博而精。多所未見。寡陋蒙益。而私藏頓富矣。中年早衰。世好漸薄。獨

於茲物。厥嗜尤篤。而俗尙乖殊。每患不獲同好。凡如所惠。僅得二三。固已爲難。而驟獲如是之多。宜其如何爲喜幸也。濟叔公議猶屈。乃吾徒之責。未嘗少忘於懷。而造物者第與衆人同爲嗟歎而已。豈賢人君子亨否有命。殆非人力能致邪。雖然敢不竭力。辱諭感愧感愧。承專遣人至。數召問其還期。每云有故未歸。遂且於郵中附此。俟渠行別當奉狀也。

歐陽脩與執政

神宗初年、公以兵部尙書知青州、旋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力辭不赴、

某再拜啟。仲夏炎毒。伏惟台候萬福。某以官守居外。具瞻之地。非時不敢通問。今迫以懇悃。不能自默。某衰病累年。中外具察。不待煩言。自去冬漸難勉强。遂有壽陽之請。而朝恩未許。間以接奉春陽。攻注眼目。服藥過度。渴淋復作。遂不能支。自三月下旬在假。亦兩曾奏知。不期於病告中。忽蒙此恩選。事出意外。莫不驚憂。竊意朝廷必以居東逾歲。別無大過。遂以爲可委爾。其如東州秖是尋常一大郡。無兵馬。無邊事。又幸豐熟。其如老病。諸事曠廢處。自知極多。而過往不察其詳。反以廢職爲少事。此其可笑者也。幷晉一路。外鄰二敵。使某不病。亦不敢當。況尩悴不能策勵。已具劄子細陳。乞免此誤恩。敢望台造察其誠實。其餘區區常談難信之語。更不復云。惟早賜允俞。免再三煩瀆。則大造也。不宣。

歐陽脩與滕待制

滕子京名甫時謫守巴陵、修岳陽樓、范希文岳陽樓記、卽爲子京作也、

某頓首。自夷陵之貶。獲見於江甯。逮今十年。而執事謫守湖濱。某亦再逐淮上。音塵靡接。會遇無期。則人事之多端。勞生之自困。可爲歎息。何所勝言。急步忽來。惠音見及。伏承求郵民瘼。宣布詔條。去宿弊以便人。興無窮之長利。非獨見哲人明達之量。不以進退爲心。而竊喜遠方凋瘵之民。獲被愷悌之化。示及新堤之作。俾之紀次其事。舊學荒蕪。文思衰落。旣無曩昔少壯之心氣。而有患禍難測之憂虞。是以言澀意窘。不足盡載君子規模閎遠之志。而無以稱岳人所欲稱揚歌頌之勤。勉強不能以副來意。媿悚媿悚。秋序方杪。洞庭早寒。嚴召未間。千萬自重。

歐陽脩與劉原父

某啟。自春首以來。兒女輩疾病。日益憂煎。自顧無補於時。而衰病日增。咎責四至。其何以堪之。惟思春物爛然。故都遺勝。不可勝覽。而公事有之。猶恐厭飫。所見不以難得爲惜也。須知有不可得之者也。賢弟亦稀相見。蓋難得盡從容之適。爾公自至鎭。一嘗辱問。遂絕惠音。不知何嫌遽爾見疎也。西齋塵土。無復人迹。偶因連日假故。試尋筆研。略布此誠。以

此亦可見其爲覘也。其他俗事可憎。不復多道。但布瞻企之勤。爾氣候猶未和暢。不知西路如何。惟爲國自愛。某祇拜。

歐陽脩與劉原父

某區區於此。忽復半歲。思有所爲。則方以妄作紛紜爲戒。循安常理。又顧碌碌可羞。不知何以教之。哀其不逮。實有望於公爲多也。至於常檢拘攣。野率之性。尤以爲苦。然勢難輕動。甫及年歲。得去爲幸也。蔡君謨自南歸。皤然一叟。相見惟互相驚歎而已。西齋自去冬逮今。遂不復啟。其他可知也。故都多登臨之勝。新詩醉墨。時以爲惠。以忘俗惡之態。於理似未爲害。不知何避而何嫌。鄙懷千萬。居常思欲鉅細布之。臨紙則復茫然。惟慎夏愛護。

歐陽脩與劉原父

某啟。昨賢弟行。嘗奉狀。屬合宮大禮。前後事叢。遂闕致問。昨日進奏院送九月十五日所寄書。竊承動履清勝。兼復惠以古器銘文。發書驚喜失聲。羣兒曹走問。迺翁夜獲何物。其喜若斯。信吾二人好惡之異如此。安得不爲世俗所憎邪。其窮達有命。爾求合世人以取悅則難矣。自公之西。集古屢獲異文。幷來書集入錄中。以爲子孫之藏也。幸甚幸甚。歲律漸寒。惟爲時自重。

商務印書館印行

歐陽脩與王龍圖

某啟公私怱怱久闕致誠辱書感慰兼審經寒動履淸勝京東物俗比二浙殊絕必稍爲便然久淹於外此在位者之責而朋友蔽善之罪其何敢逃某竊位於此已六七年白首碌碌初無補報而罪責無量謗咎獨歸自春首已來得淋渴疾癯瘠昏耗幾不自支他人視之若不堪處況以殘骸勉强情緒可知久不通問因書輒敢自道勝之知我必見哀憐深寒事外惟冀以時自愛

歐陽脩與梅聖俞

某再拜聖俞二哥昨日賢弟至辱寄書幷前所寄二書及夢中詩又五百言詩頻於學士處見于迹每一覩之便如相對別後雖尹氏弟兄王三並至然幕中事比聖俞在此時差多蓋東都興造日有須求倉卒供辦未嘗暫休息職此未始得從容聚首獨游嵩事一勝爾然而歷覽中春之遊山水之狀皆如故獨昔之青林翠壑今爲槁葉又目前不見聖俞回憶當時之事未一歲間再至尋見前迹已若夢中又河陽咫尺顧足下若萬千里又曩日恨不得同者尹十二王三今反俱遊而聖俞獨不至人生不一歲參差遂如此因思百年中升沈生死離合異同不知後會復幾人得同不得同也自足下去後未嘗作詩前枉

製未及和尹十二去。應能盡說此中事。故略不論。知與師魯相見。少酒爲歡。値無酒寄去。奈何。漸寒。千萬自愛。不宣。某白。

歐陽脩與梅聖俞

某頓首再拜。聖俞足下。去月王侍禁者送及所惠書。販傘船至。又得書幷鯢魚。及問傘客。知動靜。備詳甚慰甚慰。僕來京師已及歲矣。未與足下別時。每相見。惟道無憀賴。憶洛中詩以爲感。況爾南北一異。雖鬱鬱復誰道邪。年來但不病。爾往在臨清。恨無舊歡。今思臨清。又不可得。事事漸不如初。人生祇爾大可歎也。足下素善南方。今居之樂否。比比得書甚略。不能究所懷。訝久不作詩。亦疑清興頓損也。京師侍親。窘衣食。欲飲酒錢不可得。悶甚。時與師魯一高論。爾子漸在此。每相見。欲酤酒飲。亦不可得。校勘者非好官。但士子得之假以營進。爾余既與世疎闊。人所能爲。皆不能。正賴閑曠以自適。若爾奚所適哉。販傘者回。來索書。聊寫區區。捨足下欲語誰耶。臨紙徘徊。不免切切。

歐陽脩與梅聖俞

某又啟。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峯。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好景也。遂引其泉爲

商務印書館印行

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又於州東五里許菱溪上有二怪石乃馮延魯家舊物因移在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紀山下一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已作一紀未曾刻石亦有詩託王仲儀寄去不知達否告乞一篇留亭中因便望示及千萬千萬

歐陽脩與梅聖俞

某啟寄惠鴨脚子甚奇趙三書信已領聖俞詩屢見許甚渴見何必自寫小兒輩可錄某亦厭書字因思學書各有分限殆天之禀賦有人力不可彊者往年學弓箭銳意三四年不成遂止後又見君謨言學書最樂又銳意爲之寫來寫去却轉不如舊日似逆風行船著盡氣力祇在舊處不能少進力竭心勌遂已身老矣安能自苦如此耶乃知古今好筆蹟眞可貴重也今後祇看他人書亦可爲樂不能生受得也數日陰悶昏然因作聖俞書頓覺豁然如有所釋若遂一握手可勝爲慰也謝景平文字下筆便佳他日當有立於世何止取一科第而已吾徒可爲希深喜也胥太祝且爲伸意某卜葬地尙未買得相次決定當有書報他也忽忽不宣

歐陽脩與謝舍人

某頓首再拜兵部學士三丈。久以多故少便。不果拜狀。春暄尊候萬福。省牓至獨遺聖俞。豈勝嗟惋。任適呂澄可過人邪。堪怪。聖俞失此虛名。雖不害爲才士。奈何平昔並游之間。有以處下者。今反得之。覩此何由不痛恨。欲作一書與胥親及李舍人宋學士論理之。又恐自有失誤。不欲輕發。不爾何故見遺。可駭可駭。由是而較科場。果得士乎。登進士第者。果可貴乎。日日與師魯相對。驚歎不已。伏承殿試考校。今必已了。某替人猶未至。拜見未間。伏惟保重。因人謹附狀不宣。

歐陽脩與曾舍人

某啟。雖久不相見。而屢辱書。及示新文。甚慰瞻企。今歲科場。偶滯遐舉。畜德養志。愈期遠到。此鄙劣之望也。某此幸自如。山州少朋友之遊。日逾昏塞。加之老退。於舊學已爲廢失。而韓子所謂終於小人之歸乎。因風不惜遠垂見教。未良會。間自重自重。

歐陽脩與薛少卿

范希文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者、獨司諫高若訥、心不謂然、公貽書責之、謂不復知人間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

某頓首再啟。東園一別。自夏涉秋。今條冬矣。泝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一百一十程。纔

商務印書館印行

至荆南。見家兄言出京時。有公期書。渴得一見。要知別後事。然數日尋之不見。遂已。某自南行。所幸老幼皆無病恙。風波不甚惡。凡舟行人所懼處。皆坦然而過。今至此。嚮夷陵江水極善。亦不越三四日可到。久聞好水土。出粳米大魚梨栗甘橘茶筍。而縣民一二千戶。絕無事。罪人得此。爲至幸矣。祇是沿路多故舊相識。所至牽率。又少便人作書入京。公期始約今冬赴絳州。必非久行矣。每憶君謨家會。頗如夢中。未知相見何時。惟自愛而已。因人便附書在君貺處。乃可達。今因遣白頭奴入京。謹附狀不宣。

歐陽脩答杜植

某啟。公私多故。久闕馳誠。然亦久不承問。忽於遞中辱書。喜慰無量。秉審經寒動履清勝。不相見數年間。親舊零落。所有無幾。在者衰殘老病。於理宜然。其間不能量力。決然早去。而留連祿仕。任過其分。勉強碌碌。迄無可稱。以取責於一時。而貽譏於後世。則鄙人於數老叟中。又獨負此。若寵。利。紛。華。不惟。非素。心。所溺。就令。心。有。所。好。大抵。晚。年。實。能。享者。於身。所。得。幾。何。由是言。之得失不較。可知自去夏迄今。病恙交。攻尤苦齒牙。飲食艱難。則嚮所謂於身所得者。無復有爾。可歎可歎。不相見久。因書及此。聊當一笑爾。聖俞家賴諸故人力。得不失所。漳州兒子輩。更在教育。他事應在雅懷。有以處之。不待言也。新歲千萬加

愛。因風不惜惠問。以慰瞻仰。不宣。

歐陽脩與焦殿丞

某啟。自相別。無日不奉思。急足辱書。深所浣慰。然聞不遂解名。在於俗情。豈不怏怏。若足下素所自待。與某所以奉待者。豈在一得失之間。但以科場文字。不得專意經術。而某亦有人事。今足下三數年間。且可棄去科場文字。而僕亦端居無一事。惟於此時可以講訓素所聞未舉者。過此恐彼此難得工夫也。足下為人明果。以此思之。亮可決然北首。深恨閑居無人。既不能專遣人去奉招。當正初南歸。亦不為久別計。但仰首傾望也。某於哀苦中奉思諸君子。此又不可言。已寒。多愛。

歐陽脩與焦殿丞

某啟。自相別更不聞問。近得邵學士書云。已到家。方喜知動靜。秉承所履安和。實以為慰。某病衰如昨。不惟任責愈難。常至於勞苦。亦筋骸不能支持。為可責。惟早自知止。猶勝彊顏以貪寵利。自計非不熟。但恐未得如志。遂為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爾南方宜多有聞見。不惜垂諭。猶勝不知也。有望有望。前者相公墓表。誤書陵州人。嘗問其家為改正。歲晚寒凜。以時自愛。因人惠問。

商務印書館印行

歐陽脩與焦殿丞

某啟。范氏子書來。並獲所寄書。自承赴樂清後。方拜此一書。審此居官下安和。稍釋傾想。陋巷之士。得以自高於王侯者。以道自貴也。一從吏事。便爲禮法所繩。若居人下而欲有設施。則世事難如人意。更當屈伸取捨。要於濟務。此非獨小官。自古聖賢。尙以爲難。所以前世一節之士。以貧賤爲易守也。自臨縣治。今將及朞。諒深諳此態也。某嘗再爲縣令。然遂得周達民事。兼知官情。未必不爲益。某愈覺衰殘。齒牙搖動。飲食艱難。食物十常忌八九。情懷益蕭索。物外浮榮。信乎不爲吾儕得失也。有名卽去矣。未相見間。公餘慎愛。因人時惠問。不宣。某書白。

歐陽脩答曾舍人

英宗卽位、詔議崇奉濮王典禮、中書建議、宜稱皇伯、公獨謂不當沒其父母之名、由是衆議大譁、公遂丐外、再徙知蔡州、曾舍人卽子固、蓋與公所議意同、

辱示爲人後議。筆力雄贍。固不待稱贊。而引經據古。明白詳盡。雖使聾盲者得之。可以釋然矣。父子。三綱。人道之大。學者久廢而不講。縉紳士大夫。安於習見。閭閻俚巷。過房養子。乞丐異姓之類。遂欲諱其父母。方羣口諠譁之際。雖有正論。人不暇聽。非著之文章。以要

於久遠詎難以口舌一日爭也斯文所期者遠而所補者大固不當以示常人皆如來諭也某亦有一二論述未能若斯文之曲盡然亦非有識之士未嘗出也閑居乏人寫錄須相見可揚搉而論也自去年至蔡遂絕不作詩中間惟有答韓邵二公應用之作不足采惟續思頴十餘篇是青州以前者幷傳記皆石本今納上自歸頴它文字亦絕筆不作恐知恐知

歐陽脩答張學士

某啟中間辱惠書未遑脩答又辱惠書意愛勤勤重增感愧某以嘗患兩手中指攣搐爲醫者俾服四生丸手指雖不搐而藥毒爲孽攻注頤頷間結核咽喉腫塞盛暑中殆不聊生近方銷釋衰朽百病交攻難堪久處茲地漸欲謀爲退縮得免罪戾以疾爲名而去猶是幸人使騎巡歷何時一過都下少遂握手未間以時自愛仲儀喪子應滯行期許事猶煩餘暇沖卿恐猶未歸未及作書爲懇

歐陽脩與十二姪

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知與新婦諸孫等各安守官無事頓解遠想吾此哀苦如常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蒙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常

商務印書館印行

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亦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物外。不曾買一物。汝可安此爲戒也。已寒。好將息。不具。

蔡襄與杜君長官書

唐以前諸葛筆盛行、至宋熙甯後、始用無心散卓筆、而此書言河南以書非散卓不可爲、然則又非指褚河南也、

杜君長官足下。七月十三日。貴眷各佳安。老兒已下無恙。永平已曾於遞中馳信報之。新記。當非陶生手。然亦可佳。筆頗精。河南以書非散卓不可爲。昔嘗患兩管者大佳物。今尚使之也。耿子純遂物故。殊可痛懷。人之不可期也如此。孫子直須還草草奉意。疏略。三月十一日。襄頓首。

司馬光與友人書

光啟。自承台候違和。未獲身訊起居。無何十二日忽苦痰嘔。遂自謁告。尋又病瘡生足。連掌底發腫。痛不能地。害於行立。無由與同列俯伏門下。奉望顏色。私心懸懸。晨夕左右伏

計卽日飲食復常。下利益少。更乞親近藥物。善自將輔。以養天和。不備。光惶恐再拜。

王安石請杜醕先生入縣學書

公嘗爲鄞縣、起隄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此書當是在縣時作也、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並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恥在舜下。雖然者。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安石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安石與有聞焉。伏維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王安石請杜醕先生入縣學第二書

惠書。何推褒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爲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解。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

商務印書館印行

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䘏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惟謗之䘏。是薄世終無君子。惟先生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王安石與趙卨書

神宗之世、與夏人失和、中國疲敝、而夏人亦不振、屢遣使請和、卨時知延州、上言安撫之策、朝廷是之、其後分界之議、多用卨言

某啟。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尙疲弊厭兵。卽彼倫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爲倔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爲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愛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卽與收接聞奏。宜卽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王安石答吳孝宗論先志書

安石辱書又示以先志而怪安石尙有欲爲吾弟道者。責以一言盡之。吾弟所爲書博矣。所欲爲吾弟道者。非可以一言盡。然吾弟自以爲才不及子貢。而所言皆子貢所欲聞於孔子而不得者也。則安石有欲爲吾弟道者。可勿怪也。積憂久病。廢學疲懶。書不能逮意。知己就試國學。隆暑自愛。他俟試罷見過面盡。

王安石答孫元規大資書

某不學無術。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當世。巨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通。以故聞閣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而獨未嘗得望履舄於門。比者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實在敝境。猶不敢因是以求聞名於從者。卒然蒙賜教督。讀之茫然不知其爲媿且恐也。伏惟閣下危言讜論。流風善政。簡在天子之心。而諷於士大夫之口。名聲之盛。位勢之尊。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今咳唾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生。疑左右者之誤。而非閣下之本意也。以是不敢卽時報謝。以忤睎聽。以累左右。而自得不敏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今茲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閣下眞有意其存之也。夫禮之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況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新進之小生。而其報謝之禮缺然

者久之。其爲罪也大矣。雖聰明寬閎。其有以容而絫於此。而獨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王安石答李秀才書

昨日蒙示書。今日又得三篇詩。足下少年。而已能如此。輔之以良師友。而爲之不止。何所不至。自涇至此蓋五百里。而又有山川之厄。足下樂從所聞。而不以爲遠。亦有志矣。然書之所願。特出於名。名者古人欲之。而非所以先。足下之才力。求古人之所汲汲者而取之。則名之歸。孰能爭乎。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古之成名。在無事於文辭。而足下之於文辭。方力學之而未止也。則某之不肖。何能副足下所求之意邪。

王安石答曾子固書

某啟。久以疾病不爲問。豈勝鄉往。前書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故語及之。連得書。疑某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揚雄雖爲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

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視吾所知爲尚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尙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爲如何苦寒比日侍奉萬福自愛

王安石答曾公立書

安石爲鄞令創爲青苗法方春之時穀種入土貸錢於官俟穀熟還之出息二分以杜豪强重利刻剝之害其意未嘗不善官吏奉行不善則有抑配於前迫呼於後大爲民害此書所言蓋平日所自信者如此

某啟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羣聾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爲利吾國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莩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爲利哉姦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爲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爲不納而納者不可卻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爲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爲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

欲廣之以待其饑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平常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事不合於法而世之譊譊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爲如何

王安石答李資深書

某啟辱書勤勤教我以義命之說此乃足下忠愛於故舊不忍捐棄而欲誘之以善也不敢忘不敢忘雖然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一彼皆內得於己有以待物而非有以待乎物者也非有待乎物故其迹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概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然私有志焉顧非與足下久相從而熟講之不足以盡也多病無聊未知何時得復晤語書不能一一千萬自愛

王安石答楊忱書

承賜書屈欲交之不知其爲懼與媿也已又喜焉聞君子者仁義塞其中澤於面浹於背謀於四體而出於言惟志仁義者察而識之耳然尚有其貌濟其言實其言濟其實實者非天下之至察何與焉某嘗竊觀古之君子所以自爲者顧而自忖其中則欲然又思昔者得見於足下甫數刻爾就使其中有絕於衆人者亦未嘗得與足下言也足下何愛而

欲交之邪。或者焯然察其有似耶。夫顧而自忖其中。則欲然。其爲貌言也。乃有以召君子之愛。宜乎不知其爲懼與媿也。然而足下自許不妄交。則其交之也。固宜相切以義。以就其人之材而後已爾。則某也甚有賴其爲言也。可以已邪。

王安石答張幾書

張君足下。某嘗以今之仕進。爲皆詘道而信身者。顧有不得已焉者。捨爲仕進則無以自生。捨爲仕進而求其所以自生。其詘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獨嘗爲進說以勸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見其人也。不圖今此而得足下焉。足下恥爲進士。貴其身。而以自娛於文。而貧無以自存。此尤所以爲難者。凡今於此。不可毋進謁也。況如某少知義道之所存乎。今者足下乃先貶損而存之。賜之書。詞盛指過。不敢受而有也。惟是不敏之罪。不知所以辭。致布左右。惟幸察之而已。

王安石答錢公輔學士書

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爲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於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爲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

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爲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爲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爲父母之羞。況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爲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愈遠。君子惟順愛自重。

蘇洵上張侍郎第二書

張侍郎名詠、嘗知益州、素知公者、

省主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不見者蓋十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既而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益州來乃濟。且云。公不惜數千里走表爲子求官。苟歸立便殿上。與天子相唯諾。顧不肯邪。退自思。公之所與我者。蓋不爲淺。所不可知者。惟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於我無愛也。聞之古人。日中必熭。操刀必割。當此時也。天子虛席而待公。其言宜無不聽用。洵也與公有如此之舊。適在京師。且未甚老。而

猶足以有爲也。此時而無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已。昨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鄭州。脣黑面烈。僮僕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縕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許。有導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潔廉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豈不爲之動心而待其多言耶。

蘇洵上韓舍人書

舍人執事。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清。獄訟未衰息。賦斂日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虜之不臣。天子震怒。大臣憂恐。自兩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求所以解吾君之憂者。洵自惟閒人。於國家無絲毫之責。得以優游終歲。咏歌先王之道以自樂。時或作爲文章。亦不求人知。以爲天下方事事。而王公大人。豈暇見我哉。是以踰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願見。如君侯者。未嘗一至其門。有來告洵以所欲見之之意。洵不敢不見。然不知君侯見之何也。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爲兩制大臣。豈欲見一閒布衣。與之論閒事耶。此洵所以不敢遽見也。自閒居十年。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將逢拜伏拳跽。王公大人。苟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容坐隅。時出其所學。或亦有足觀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

商務印書館印行

有所異乎世俗者矣。孟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嗚呼吾豈斯人之徒歟。欲見我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之。何傷。況如君侯平生所願見者。又何辭焉。不宣。

曾鞏與撫州知州書

士有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其衣服食飲。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及其心有所獨得者。放之天地而有餘。斂之秋毫之端而不遺。望之不見其前。躡之不見其後。歸乎其高。浩乎其深。燁乎其光明。非四時而信。非風雨雷電霜雪而吹噓澤潤。聲鳴嚴威。列之乎公卿。徹官。而不為泰。無匹夫之勢而不為不足。天下吾賴。萬世吾師。而不為大。天下吾違。萬世吾異。而不為貶也。其然也。豈翦翦然而為潔。悻悻然而為諒哉。豈沾沾者所能動其意哉。其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豈惟衣服飲食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凡與人相追接。相恩愛之道。一而已矣。若夫食於人之境。而出入於其里。進焉而見其邦之大人。亦人之所同也。安得而不同哉。不然則立異矣。翦翦然而已矣。悻悻然而已矣。豈其所汲汲為哉。鞏方慎此以自得也。於執事之至而始也。自疑於其進焉。既而釋然。故具道其本末。而為進見之資。伏惟少賜省察。不宣。

曾鞏答孫都官書

提刑都官閣下。伏承賜書。及示盛製六編。凡三千首。盛矣哉之多。工之深且專以久。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天地三辰鬼神。山川地理。四夷中國風俗。萬物治亂。善惡通塞。離合戚歡怨懟。無不畢載。而其語則博而精。麗而不浮。其歸要不離於道。視昔以文名於天下者。夫豈易至於是耶。鞏之愚且懶。且爲事物疾病所侵。以不專而且未久於學也。使之觀。若於海不見其涯涘。於深山長谷。不見其形勢之所極。而敢議其大小高下耶。而閣下。不以所深且專以久者。勵鞏。博而精。麗而不浮。其歸本於道者。教鞏。乃告之曰。其詳擇而去。其非是者焉。鞏誠怪閣下自處之過。而爲以賜鞏者。乃所以怠且蔽之也。凡鞏之學蓋將以學乎爲身。以至於可以爲人也。方愚且懶且不專以久之病也。惟閣下之仁。豈欲怠且蔽之也。其欲使知閣下之實。而長其業之富。而成而猶不止。如是能下於後輩。如是所以教之也。孟子曰。吾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敢不拜賜也。盛編尙且借觀而先以此謝。皇恐不宣。

蘇軾與范蜀公書

蜀公名鎭、與先生均不附新法者、

商務印書館印行

某頓首。李成伯長宜到。辱書承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新居已成。池圃勝絕。朋舊子舍皆在。人閒之樂。復有過此者乎。某凡百粗適。春夏多患瘡及赤目。杜門謝客。而傳者遂云物故。以爲左右憂。聞李長宜說以爲笑。平生所得毀譽。殆此類也。何時獲奉几杖。臨書惘惘。乍涼萬萬爲時自重。不宣。

蘇軾與米元章

某啟。兩日疾有增無退。雖遷閒外。風氣稍清。但虛乏爾。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僕臥聽未半。躍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憒憒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願欲與公談。則實未能。想當後數日耶。

蘇軾與劉貢父

貢父名攽、邃於史學、司馬溫公修通鑑、貢父實與其事、以論新法、由集賢校理通判曹州、

某啟。向聞貢父離曹州。遞中附問。必已轉達。即日不審起居何如。聞罷史局佐天府。衆人爲公不平。某以爲文字議論。是非予奪。難與人合。甚於世事。南司廨舍甚佳。浮沉簿書閒。

未必不佳也。至於進退毀譽。固無足言者。貢父聰明洞達。況更練世故。豈待言者耶。但區區之心。不能不云爾。

蘇軾與劉貢父

時先生以忤王安石、出通判徐州、徐多水患、公爲請於朝、增築故城、以虞水之再至、書所言卽其事也、

某蒙庇無恙。但秋來水患。僅免爲魚。而明年之憂。方未可測。或教別乞郡。挩去。又恐遺患後人。爲識者所譏。已附詔使奏牘。乞以石甃城脚。迴迴一丈。其役甚大且艱。但成則百餘年利也。此去又須晝夜勞苦。半年乃成。成後勾一宮觀。漸謀歸田耳。窮蹇迂拙。所値如此。奈何奈何。何時面言。以散蘊結。乍寒惟萬萬自重。不宣。

蘇軾與滕達道

滕元發、字達道、通判湖州、故有得吳興語、

某啟。久不奉狀。愧仰日深。辱專人手書。具審比來台候勝常。感慰兼集。自聞公得吳興。日望一見於中途。而所至以賤累不安。遲留就醫。竟失一嬰兒。又老境所迫。歸計茫然。故所至求田問舍。然卒無成。十四日決當離此。眞州更不敢住。恐眞守堅留。當住一日。不知公

猶能少留。次須一見否。死罪死罪。若到揚。聞公猶在。亦須當輕舟往見也。若又失此期。則遂遠別矣。漸涼惟順時為國自重人還謹奉狀布謝不宣。

蘇軾與李公擇

時先生以詩案下詔獄論死、神宗憐之、謫為黃州團練副使、弟子由亦謫監筠州鹽酒稅、故書中言得筠州書云云、

某啟。專使至。辱手誨累幅。伏讀感慰忻喜。比來起居康勝。不足云也。某凡百如常。杜門謝客。已旬日矣。承見教。益務閉藏而已。近得筠州舍弟書。教以省事。若能省之。又省使終日無一語一事。則其中。自有至樂。殆不可名。此法奇祕。惟不肖與公共之。不可廣也。晝本亦可摹。為省事故。亦納去耳。今却付來使。不罪。吳畫謾附去。冬至後齋居四十九日。亦無所行運。聊自反照而已。願公深自愛養、區區難盡言。想識此意也。

蘇軾與李公擇

某到黃陂。聞公初五日便發。由信陽路赴闕。然數日如有所失也。欲便歸黃州。又雨雪閒作。向僧房中。明窗下擁數塊熱炭。讀前漢書戾太子傳贊。深愛之。反復數遍。知班孟堅非庸人也。方感歎中。而公書適至。意思豁然。稍晴暖。當揚羅江上放舟還黃也。

蘇軾與李公擇

某頓首。知治行窘用。不易。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眞可謂淡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似鄙俗。且出於不得已。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住京尤宜此策也。一笑一笑。

蘇軾與李公擇

某啟。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惟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塡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心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兄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訴病也。

蘇軾與李公擇

某再拜。示諭養生之法。雖壯年好訪問此術。更何所得。然此年流落瘴地。無他疾。似亦得其力。爾大約安心調氣。節食少欲。思過半矣。某見在東坡作陂種稻。勞苦之中。亦自有樂

商務印書館印行

事。有屋五間。果菜十數畦。桑百餘本。身耕妻蠶。聊以卒歲也。

蘇軾與李端叔

朝雲王姓、錢塘人、先生在杭、納以爲妾、

子由近得書。度已至岳矣。養鍊極有功。可喜可喜。三兒子在此甚安健。不敢令拜狀。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各得信否。文潛舊疾必已全愈。朝雲者死於惠久矣。別後學書頗有楷法。亦學佛。臨去誦六如偈以絕。葬之惠州栖禪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最荷夫人垂顧。故詳及之。得此書後。幸作數字寄永遞。仍取兒姪輩一書爲幸。

蘇軾與王定國

某啟罪大責輕。得此甚幸。未嘗戚戚。但知識數十人。緣我得罪。而定國爲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親愛隔闊。每念至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芒刺。今得來教。既不見棄絕。而能以道自遣。無絲髮蔕芥。然後知定國爲可人。而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顏白髮。厠賓客之末也。甚幸甚幸。恐從者不由此過。故專遣人致區區。惟願定國深自愛重。仍以戒我者自戒而已。臨書悒悒。不知此人到江。猶及見仙舟否。匆匆不宜。

蘇軾與王定國

某啟。久不奉狀。辱書感慰之至。比日起居何如。謗焰已息。端居委命。甚喜。然所云百念灰滅。萬事懶作。則亦過矣。丈夫功名在晚節。時者甚多。定國豈愧古人哉。某未嘗求事。但事入手。即不以大小爲之。在杭所施。亦何足道。但無所愧恨而已。過蒙示諭。慙汗。若使定國居此。所爲當便驚人。亦豈特止此而已。本州職官董華。密人也。能道公政事。歎服不已。但恨公命未通爾。但靜以待之。勿令中塗齟齬。自然獲濟。如國手碁。不煩大段用意。終局便須贏也。未由會見。千萬保重。不宣。

蘇軾與王定國

某啟。如聞晉卿已召還都。月給百千。其女泣訴。聖主爲惻然也。恐要知。來詩愈奇。欲和又不欲頻頻破戒。自到此。惟以書史爲樂。此從仕廢學。少免荒唐也。近於側左得荒地數十畝。買牛一具。躬耕其中。今歲旱。米貴甚。近日方得雨。日夜墾闢。欲種麥。雖勞苦。却亦有味。鄰曲相逢欣欣。欲自號鏖糟陂裏陶靖節。如何。君數書筆法漸逼晉人。吾筆法亦少進耶。晝不能皆好。醉後畫得一二十紙。中時有一紙可觀。然多爲人持去。於君豈復有愛。但卒急畫不成也。今後當有醉筆嘉者。聚之以須的信寄去也。

蘇軾與王定國

商務印書館印行

先生由黃州團練副使、神宗手詔移之汝州、故有汝陰無事云云、

某啟。平生欲著一書。少自表見於來世。因循未成。兩兒粗有文章材性。未暇督教之。從來頗識長年養生妙理。亦未下手。三者皆大事。今得汝陰無事。或可成。定國必賀我也。言此者。亦欲公從事於此爾。書至此。中心欣躍。如有所得。平生相知。不敢獨享。當領此意。不復念餘事也。

蘇軾與秦少游

別後數辱書。既冗懶。且無便。不一裁答。愧悚之至。參寥至。頗聞動止。爲慰。然見解榜。不見太虛名字。甚惋歎也。此不足爲太虛損益。但弔有司之不幸爾。即日起居何如。參寥眞可人。太虛所與知不妄矣。何時復見。臨紙悁悁。惟萬萬自愛而已。

蘇軾與秦少游

某啟。別後欲奉書。紛紛無暇。且謂即見無所事書。而日復一日。遂以至今。疊辱手教。具聞動止。甚慰。某宜興已得少田。至楊附遞乞居常。仍遣一姪孫子賫錢往宜興納官。蓋宜田也須其還乃行。而至今未來。計亦無他。特其子母難別爾。見艤舟竹西待之。不過更三兩日必至。必能於冬至前及見公也。小兒子不歷事。亦微憂。故不欲捨之前去。遲見之意。殆以日

爲歲也。傳神奇妙之贊。苦思得之。當奉呈也。餘非面不盡。不一一。

蘇軾與秦少游

某昨夜偶與客飲酒數盃。燈下作李端叔書。又作太虛書。便睡。今日取二書覆視。端叔書猶粗整齊。而太虛書乃爾雜亂。信昨夜之醉甚也。本欲別寫。又念欲使太虛於千里之外。一見我醉態而笑也。無事時寄一字。甚慰寂寥。不宣。

蘇軾與毛澤民

時先生在惠州、築室白鶴峯始成、先生長子邁、授韶州仁化令、挈家來就、

某寓居粗遣。本帶一幼子來。今者長子又授韶州仁化令、冬中當挈家來至此。某又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峯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間。今冬成。去七十無幾。矧未能必至耶。更欲何之。以此神氣粗定。無足爲故人念者。聖主方設科求宏詞。倘有意乎。

蘇軾與王周彥

某啟前後所寄高文。無不達者。每見增歎。但恨老拙。無以少答來貺。又流落海隅。不能少助聲名於當時。然格力自天。要自有公論。雖欲不顯揚。不可得也。程夫子尙困場屋。王賢

商務印書館印行

良屈爲州縣。皆造物有不可曉者。海隅風土不甚惡。亦有佳山林。而無佳寺院。無士人。無醫藥。杜門食淡不飲酒。亦粗有味也。日昏倦作書。又此信發書極多。不能詳盡。察之。察之。不宣。

蘇軾與張嘉父

某啟。君爲獄吏。人命至重。願深加意。大寒大暑。囚人求死不獲。及病者。多爲吏卒所不視。有非病而致死者。僕爲郡。未嘗不躬親按視。若能留意於此。遠到之福也。

蘇軾與王荆公

時荆公已罷相居金陵、先生謀卜居儀眞、不果、

某近者經由。屢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別來竊計台候萬福。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履。老於鍾山之下。既已不遂。今儀眞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爲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矣。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無以逃於左右。獨其行義修飭。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某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習醫藥。明練法律。若此類。未易以一二數也。才難之歎。古人共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佗無所望也。

秋氣自佳。微恙頗已失去否。伏冀自重。不宣。

蘇軾與李方叔

某啟。辱書累數百言。反復尋味。詞氣甚偉。雖不肖亦已粗識君子志義所在。然僕以愚不聞。過故至黜辱如此。若猶哀憐之。當痛加責讓。以感厲其意。庶幾改往修來。以盡餘年。今乃粉飾刻畫。是益其疾也。愧悚愧悚。承持制甚苦。哀慕良深。使欲走詣而自謫官以來。不復與往還慶弔。杜門省愆而已。謹遣小兒問左右。當以亮察。不一。

蘇軾與李方叔

比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輩。意謂天不愛寶。其獲益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已知此人決不徒出。不有益於今。必有覺於後。決不碌碌與草木同腐也。迨過皆不廢學。可令參侍几研。

蘇軾與歐陽知晦

某啟。近日屢獲教音。及林增城至。又得聞動止之詳。併深感慰。桃荔米醋。諸信皆達矣。荷佩厚眷。難以言諭。今歲荔子不熟。土產蚤者既酸且少。而出增城晚者絕不至。方有空寓嶺海之歎。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百枚。飽外又以歸遺。皆云其香如陳家紫。但差小爾。

二廣未嘗有此。異哉異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無一損者。此尤異也。林令奇士。幸此少留。公所與者。故自不凡也。蒸暑異常。萬萬以時珍嗇。不宣。

蘇軾與王敏仲

某啟。辱手教荷戴深矣。仍審此日台候康勝。至慰至慰。某凡百如昨。新屋旦夕畢工。即遷入。長子邁自浙中般挈由循州徑路來。閏月可至此。漸似無事。却可以掃室安居矣。新政愷悌。已穆然嶺海間矣。更蒙下訪。粗識仁人之用心也。欣慰之劇。未緣面盡。臨書惋結。漸煖萬萬爲人自重。

蘇軾與王敏仲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則葬海外。庶幾延陵季子嬴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宴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覼縷此紙以代面別爾。

蘇軾與王敏仲

紹聖四年、先生由惠州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此書在未聞命時作也、

某啟。自幼累到後。諸孫病患紛紛少暇。不若向時之閒然也。小兒授仁化。又礙新制不得赴。蓋惠韶亦鄰州也。食口猥多。不知所爲計。數日又見自五羊來者。錄得近報。舍弟復貶西容州。諸公皆有命。本州亦報近貶黜者。料皆是實也。聞之憂恐不已。必得其詳。敢乞盡以示下。不知某猶得久安已乎否。若知之。可密錄示。得作打疊擘劃也。憂患之來。想皆前定。猶欲早知少免狼狽。非公風義。豈敢控告。不罪不罪。回乞數字。

蘇軾與周文之

某啟。近蒙寄示書圖。及新堂面勢。仍求榜銘。嶺南無大寒甚暑。秋冬之交。勾萌溢發。春夏之際。樹葉潛改。四時之運。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樂者。若吏治不煩。卽其所安而與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乎。文之治循似用此道。故以默化名此堂。如可用。便請題榜也。

蘇軾與錢穆父

某啟。久以使客紛紛不奉書。愧仰不可言。辱手簡具審台候勝常。愛子襁負夭喪。想深痛割。惟深照浮幻。一洗無益之悲。至望至望。某近得家報。王郎子立暴卒於秦符。爲之數日悲慟。在告亦緣此也。此君受知於公。想亦爲之悽惋。子由遠使歸來。聞之煩惱可知。子立

只一女子竟無兒。可傷可傷。冗中來使告迴。不一不一。

蘇軾再與錢穆父

今日得憲檄。亦以閩盜恐軼至衢陸爲戒。度亦未遽爾也。惟浙西數郡水潦既甚。而七月二十一二三等日天雨暴風。幾至掃盡。災傷既不減去歲。而常平之備已空。此憂在僕與中玉事有當面議。不可以尺書盡者。屢以此意招之。絕不蒙留意。云冬初方過浙西。雖子功旦夕到。然此大事得聚議。乃濟數舍之勞。譬如來一看潮亦自佳事。試告公以此意勸之。勿云僕言也。如何如何。吾儕作事十分周備。僅可免過。小有不至。議者應不見置也。米方稍平。更一月必貴。日夜望中玉來。放脚手糴得十餘萬石。相次漕司爭糴軍糧及上供。必大翔湧。其他合行遣事。未易一一遽言。願公因會度可言即言之。幸甚幸甚。此事某已兩劄矣。諸公雖未必喜。然度無不行下之理。

蘇軾與章子厚

某啟。僕居東坡。作陂種稻。有田五十畝。身耕妻蠶。聊以卒歲。昨日一牛病幾死。牛醫不識其狀。而老妻識之。曰此牛發豆班瘡也。法當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效。勿謂僕謫居之後。一向便作村舍翁。老妻猶解接黑牡丹也。言此發公千里一笑。

蘇軾與曾子宣

某啟。流落江湖。晚獲叨遇。惟公照知如一日也。孤愚寡與。日親高誼。謂得永久。不謂倘煩藩翰之寄。違闊以來。思仰日深。特辱書教。伏承履茲初涼。台候獲福。欣慰之極。二聖思治求人如不及。公豈久外。惟千萬順時爲國自愛。不宣。

蘇軾答錢濟明

某啟。別後至今。遂不上問。想察其家私憂患也。遠辱專使惠書。具審侍奉起居康勝。感慰交集。老妻奄忽。遂已半年。衰病豈復以此汩纏。但晚景牢落。亦人情不免。重煩慰諭。銘佩何言。然公亦自有愛女之戚。而不知奉疏。後時。慚負不已。出守中山。謂有緩帶之樂。而邊政頹壞不堪。開眼煩費鋤治。近日逃軍衰止。盜賊皆出疆矣。幕客得李端叔。極有助。聞兩浙連熟。呻吟瘡痍。遂一洗矣。何時會合。臨書惘惘。惟倍加愛嗇。以副所願。

蘇軾答錢濟明

某啟。專人遠辱存問。加厚感悚無已。比日郡事餘暇。起居何如。某到貶所。闔門省愆之外。無一事也。瘴鄉風土。不問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惟絕嗜欲。節飲食。可以不死。此言已書之紳矣。餘則信命而已。近來親舊書問已絕。理勢應爾。濟明獨如舊。高義凜然。

固出天資。但愧不肖何以得此。會合無期。臨紙愴恨。惟祝倍萬保重。不宣。

蘇軾與陳季常

某啟。昨日人還。拜書想已達。今日見馬鋪報。公擇二十一日入光州界。計今已在光。輒於太守處借人持書約會於歧亭。某決用初一日早離州。初二晚必造門。此會殆爲希有。然第一請公勿殺物命。更與公擇一簡邀之。尤妙。人速不盡所懷。恕之。不宣。

蘇軾與程正輔

某啟。忽復殘臘。會合無緣。不能無天末流離之念也。急足回辱書。具審尊體康勝。仍示佳句五章。字字新奇。歎詠不已。老嫂奄隔。更此徂歲。想加悽斷。然知無益。惟日遠日忘爲得理。比某近苦痔。殊無聊。杜門謝客兀坐。爾新春爲國自愛。蚤膺北歸殊寵。不宣。

蘇軾與程秀才

先生居惠州三年、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所云結屋數椽、僅庇風雨、皆在昌化事也、

某啟。去歲僧舍屢會。當時不知爲樂。今者海外。豈復夢見。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尚健。得來訊。喜侍下淸安。知有愛子之戚。襁褓泡幻。不須留戀也。僕離惠州後。大兒房下亦失一男孫。亦悲愴久之。今則已矣。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屋。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

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爾。惟有一幸。無甚瘴也。近與小兒子結茅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亦不貲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尚有此身。付與造物。聽其流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乍熱。萬萬自愛。不宣。

蘇軾與杜道源

某啟。謫寄窮陋。首見故人。釋然無復有流落之歎。衰病。迂拙。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獨見。不以。進。退。爲。意者。誰肯。辱與。往還。每惟。此意。何時。可忘。別來又復初夏。思企不可言。遠想卽日尊體佳勝。兩辱手書。懶不卽答。計已獲罪左右。然惟故人能知其性氣。蓋懶作書者有素矣。中實無它也。更望寬之。知到官又復對換。想高懷處之無適而不可。江令竟不肯少留。健決非庸人所及也。無由面言。以時自重。謹奉啟。不宣。

蘇軾與參寥子

某啟。去歲倉卒離湖。亦以不一別太虛參寥爲恨。留語與僧官。不識能道否。到黃已半年。朋遊稀少。思念二公不去心。懶且無便。故不奉書。遠承差人致問。殷勤累幅。所以開諭奬勉者至矣。僕罪大責輕。謫居以來。杜門念咎而已。平生親識。亦斷往還。理故宜爾。而釋老數公。不遠千里致問。情義之厚。有加於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風。果在世外也。見寄數詩。及

近編詩集。詳味灑然。如接清顏。聽軟語也。比已焚筆硯。斷作詩。故無緣屬和。然時復一開以慰孤寂。幸甚幸甚。筆力愈老健清熟。過於向之所見。此於至道殊不相妨。何爲廢之耶。當更磨揉以追配彭澤。未間自愛不宣。

蘇軾與參寥子

某啟專人來辱手書。并示近詩。如獲一笑之樂。數日慰喜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細說。大畧只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住一個小村院子。折足鐺中罨糙米飯便喫。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凡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又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故人相知者。卽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也。未會合千萬爲道自愛。

蘇軾付過

詩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它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也。皮日休白蓮詩云。無情有恨無人見。月曉風淸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蓋村學中語。

曾布與質夫學士書

布頓首。還朝雖久。未獲一接緒論。傾企不忘。比蒙枉顧。不遺。豈勝感謝。秋意加爽。竊惟優游圖史之間。諸況甚適。拘文無緣造謁。但增嚮往。謹奉啟敍謝。不宣。布手啟。

蒲宗孟與鈐轄子中待制書

宗孟頓首。夏中蒲兵還。辱榮翰。遙懷德誼。無時暫忘。秋高氣清。想惟邇日視履均勝。南北遼邈。江河阻修。引領話言。實勞鑒寐。初寒惟冀倍萬珍衛。手劄草率。不宣。宗孟頓首

黃庭堅答徐甥師川

師川外甥奉議。辱書恩意千萬。審官守厭莞庫之煩。得宮觀之祿以奉親。杜門讀書有味。欣慰無量。即日想家姊郡君清健。新婦安勝。兒女今幾人。書中殊不及此何耶。所寄詩超然出塵垢之外。甚善甚善。恨君知刻意於學問時。不得從容朝夕耳。承以鄉中歲歉。寓居同安。同安美俗。里中有佳士。又四旁有禪老。皆可人。居必擇鄉。游必就士。今兩得之矣。士大夫書多報吾甥擇交不妄。出極副所望。詩政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經術未深。讀老杜李白韓退之詩不熟耳。江季共不幸可惜。此君不死。可髣髴孫莘老也。潘邠老居憂不至貧否。胡少汲往甚有志。欲慕古人。不知今何如。相望萬里。臨書增懷。千萬珍重。

商務印書館印行

黃庭堅與徐甥師川

別來無一日不奉思。春氣暄暖。想侍奉之餘。必能屏棄人事。盡心於學。前承示諭。自當用十年之功。養心探道。每詠歎此語。誠能如是。足以追配古人。刷前人之恥。然學有要道。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方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不虛用功。又欲進道。須謝去外慕。乃得全功。古人云。縱此欲者喪人善事。置之一處。無事不辦。讀書先淨室焚香。令心意不馳走。則言下理會。少年志氣方強時。能如此。半古之人。功必倍之。甥性識穎悟。必能解此。故詳悉及之。夏初或得相見。因五舅行草草。

黃庭堅與徐甥師川

得手記審秋來侍奉萬福。閒居不廢問學。甚慰懷想。老舅窮露病羸。比經先親練祥。追慕不逮。痛深剝割。又聞叔父給事之訃。號慟寒絕。門戶陵遲。一至於此。痛毒之情。殆不能堪。遠承慰恤。曷勝哀感。所寄吉州舊句。并得見諸賢和篇。皆清麗有句法。讀之屢歎。糠粃在前。老者增愧耳。甥人物之英也。然須治經以深其本。行止語默。一一規模古人。至於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乃可師心自行耳。君子之言行。不但為賢於流俗而已。比其大成。使古之特立獨行者。皆立於下風也。多病意常憒憒。書詞不次。

黃庭堅與周甥惟深

甥天資甚美。但恐讀書未得其要。觀古人書。每以忠信孝悌作眼而讀之。則得益多矣。亦不必專作舉子事業。一大經二小經。如吾甥明利之質。加意半年可了。當以少年心志治君子之事業耳。學問當以不及古人爲戒。勿以一日之長。緊主司得失爲意。則世間疾苦。不能入矣。

黃庭堅與東川提舉

哲宗初立、先生被命修神宗實錄、後爲章惇蔡卞所誣陷、謂實錄多誣、遂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此篇及下答楊明叔書、皆在謫所作、

再拜。某閒居杜門。蓬藋柱宇。魑魅同逕。寒灰槁木。不涉世事。故非至親至舊。可以通書。及以罪譴點汚爲嫌者。未嘗敢修賤詞。以是待罪部下。累月不能作狀一道。衰疾之迹。萬里投荒。一身弔影。其情可察。頭眩目昏。書札不如禮。伏惟高明仁慈。尙能寬之。某再拜上。

黃庭堅答楊明叔

待罪窮壑。與魑魅爲鄰。平生學問。亦以老病昏塞。既無書史可備檢尋。又無朋友相與磨琢。直一談一笑。流俗相看耳。忽蒙賜書存問。勤懇且承安貧樂義。不溷淵黨。賣屋以爲道

塗之資。載書以爲到官之業。想見風采定慰人心。國有君子。何陋之有。不肖早衰。五十而無聞。日月餘幾。得好學之士相從。尙或有所發明。望風欽歎。無以爲喩。謹奉啟道願見之意。心之精微。非筆墨所及。伏惟照察。

黃庭堅答閬州魚仲修使君

再拜。元祐中。在都下頗聞好學淸修之譽。恨未相識也。區區去國十年。塵垢滿胸。忽奉賜書。如逃空谷聞人足音也。側聞爲郡豈弟。幕府有佳士。時以文酒從容山水之間。何樂如之。某以言語得罪。竄逐六年。衰疾所攻。無復疇昔。所蒙推與。皆所不敢當。比蒙恩復在官次。三除皆不離南方。實於私計養疾藏愚爲便。未緣瞻承。臨書嚮往、謹附承動靜。伏惟照察。

黃庭堅答王定國

再拜。頃兩辱賜書。勤懇。幷損筆墨食味。知公雖在顚沛。未忘不肖也。亦聞涉重險到官。骨肉無恙。又繕完廨舍。寒暑具宜。以是可相忘於江湖。故循緣病懶不復作記。乃見所寄姚醫書。知公觖望不作書。猶不能忘不肖也。某到僰道猶黔中也。恨未得望顏色耳。謹勒手狀。承動靜。

黃庭堅答蘇大邁書

蘇大名邁、爲東坡先生長子、仕爲韶州仁化令、公家二父、謂東坡潁濱兄弟也、

頓首辱書勤懇千萬。觀所自道從學就仕。而知病之所在。切窺公學問之意甚美。顧既在官則難得師友。又少讀書之光陰。然人生竟何時得自在飽閑散耶。三人行。必有我師。此居一州一縣。求師法也。讀書光陰亦可取諸鞍乘間耳。凡讀書法。要以經爲主。經術深邃。則觀史易知人之賢不肖。遇事得失易以明矣。又讀書先務精而不務博。有餘力乃能縱橫。以公家二父學術跨天下。公當得之多。輒復貢此。此運水以遺河伯者耶。蓋切觀公所論極入理。人才難得。故相望於後凋雪霜之意耳。治行忽忽。奉書極不如禮。千萬珍重。

黃庭堅答王周彥書

徽宗即位、起監鄂州稅、先生始去蜀入楚、書作於此時、

奉別來無日不思念。四月到荆州。五月七月兩大病。皆幾死。幸復濟耳。而荆州親舊多。無日不來。百事廢闕。以是絕不能通書。太守所遣二卒來時。方大病。辱賜教勤懇。又賻恤之。荷不倦之意。承太夫人尊體康强。何慰如之。太守賢明。留意學校。公平時以所聞推之鄉里後進者。今有所申。此亦可樂。某大病之餘。瘦薾幾不堪事。乞得便郡。甚如所欲。一到鄉

里。以小兒未練事。寓家沙市。不能使人無耿耿。因循留滯至今。所欲學記。欲下筆者屢矣。輒爲賓客攪擾。又不成。病來精神未復。不能如昔時談笑中可成文字也。二卒遠客久煎迫欲行。亦人情也。故且遣回舟中。行無賓客事。度可成。成卽求便奉寄矣。撥忙作書。不能萬一。千萬爲親自重。

黃庭堅答王周彥

東坡先生遂捐館舍。豈獨賢士大夫悲痛不能已。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也。可惜可惜。立朝堂堂。危言讜論。切於事理。豈復有之。然有自常州來者云。見東坡病亟時。索沐浴改朝服。談笑而化。其胸中固無憾矣。所惜子由不得一見。又未得一還鄉社。使後生瞻望此堂堂爾。欲作詩文道此意。亦未能成。秦少游沒於藤州。傳得自作祭文挽詞。可爲霣涕。如此奇才。今世亦不復有矣。

黃庭堅答王觀復

頓首。某去國八年。重以得罪。來禦魑魅。抱疾杜門。屏絕人事。雖鄰州守官者。或不知姓字。如是者三年於茲矣。忽奉來教。乃承官守在閬中。雖寡友朋。藏修游泳。自放文字之間。此亦吏隱之嘉趣也。蒙不鄙昏耄。遠寄述作。璆琳琅玕。森然在列。如行山陰道中。風光物采。

來照映人顧接不暇。後生可畏。反視老拙重遲。甚羞媿也。承索鄙文。豈復有此。頃或作樂府長短句。遇勝日樽前使善音者試歌之。或可千里對面。故往手抄一卷。無緣會集。求琢磨之益於不肖。有所聞。不外教戒之。

黃庭堅與周達夫

頓首。欽仰清修舊矣。茲蒙不鄙。惠然見訪。切觀風度沉深清淨。自信自得。不加琱琢。所見過於所聞也。雖未能從容求益。極知是吾道中人。當今人物眇然。豈易得哉。特以盛暑。又苦癰瘍。不能少作薄主人以接清倫。於今爲恨也。卜參候之期。尙須逾月。伏冀爲道自重。以副敬愛之願。

黃庭堅答檀敦禮

辱手筆。喜承朝來起居不爽。調護。寵惠筆墨及紙。皆珍。感刻感刻。切觀才器英特。可以盡心於古人遠大之業。閉門讀書。求心於己。漬潤以古人義味。沈深重厚。謝去少年戲弄之習。以副父兄之願。豈不美哉。屢承羞饋。未有佳物奉答。輒以藥石之言爲報。伏幸裁察。

黃庭堅答宋子茂

頓首。頃辱書。審體力輕安爲慰。峨嵋僧去。繼奉書。皆徹几案。否。某寓舍已漸完。使令者但

商務印書館印行

擇三四人差謹廉者耳既不出謁所與遊者亦不多山花野草微風動搖以此終日衣食所資隨緣厚薄更不勞治也此方米麵皆勝黔中食飽飯摩腹婆娑以卒歲耳閒居亦強作文字有樂府長短句數篇後信寫寄未緣會集千萬勤官自壽偷餘日以近詩書爲望

黃庭堅與王立之

伏承手誨審霜寒侍奉萬福爲慰惠詩文皆有爲爲之甚善更權以古人之言求合於六藝當有日新之功書室可名曰求定齋古人有言我徂惟求定彼蓋以治國家我將推此以爲養心之術木之能茂其枝葉者以其根定也水之能鑒萬物者以其塵定也故曰能定然後能應不審以爲如何適爲親老今且苦痰眩故久稽來使又未能寫所示諭想痛察也

黃庭堅與俞淸老

辱書審宴居有以自樂開軒陳書想見柴桑道人甚慰懷仰寄惠荊公自錄詩極荷勤篤不忘景陶軒名未爲佳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爾魏晉間人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耳亦如所謂郡守爲一麾也輒爲題爲今是軒幷寫去某自去年三月已作詩徐爲公作數語幷淵明詩十數首可作㡧張之軒

中也。

黃庭堅答黎晦叔

頓首。自頃數辱惠書。大概三四拜賜乃辯一報。足下不倦益勤。惟好學求友之心。不愧古人。顧不肖捐棄漂沒。來禦魑魅。不得復齒於士大夫之列。足下何求而勤若是。自視歉然。愧不自勝也。人來復奉手誨。勤懇。喜承履春安勝。良慰懷仰。山川悠遠。瞻對無階。千萬強學珍重。

黃庭堅答李林

再拜。蚤聞被選考試。如公清愼好學。上司采擇不謬矣。以嫌不敢奉謁。方欲作啟問行李早晚。遽辱賜教。開諭勤懇。感愧感愧。不肖曩時以虛名屢當此責。嘗聞諸先生長者。以爲考試以至公愼密爲主。以禮待士爲次。所出題。雖自有意義。亦不必純取合己意者。或其人說長。或理不足。而文詞勝。皆可取也。旣而用之。人多以爲然。昨聞上司甚病士人以行賄成俗。極欲革此弊。恐舉子道中投謁。至於僧道術士。皆當避之耳。公冰清玉潔。更及此者。交游之情。不能已爾。尊夫人左右想侍奉不缺。或須藥餌。告令人示諭。

黃庭堅與黃州新守

再拜。某負罪未死。捐棄漂沒。不當行李。未嘗後望光彩。昨以親嫌。遷置貴部。遂得潛伏蓬華。爲樂國之民。切以自幸。區區嘗慮謫讁之塵垢。點汚大旆之光華。以是久之不敢通書於記室。伏惟君子盡人之情。知其操心危慮患深。終不以爲簡也。

黃庭堅答王太虛

頓首。某屏棄不毛之鄉。以禦魑魅。耳目昏塞。舊學廢忘。直是黔中一老農矣。足下何所取重而賜之書教。陳義甚高。猶河漢而無極。皆非不肖之所敢承。古之人不得躬行於高明之勢。則心亨於寂寞之宅。功名之塗。不能使萬夫舉首。則言行之實。必能與日月爭光。臥雲軒中主人。蓋以此傲倪一世耶。先達有言。老去自憐心。尚在者。若某則枯木寒灰。心亦不在矣。足下富於春秋。才有餘地。使有力者能挽而致之通津。恐不當但託之空言而已。無緣承教。以開固陋。因來有所述作。幸能寄惠灌園之餘。尚須呻吟以慰衰疾。謹勒手狀。

黃庭堅與胡少汲

某叩首頓首。得相見。甚愛風度高明。恨未款語耳。前年辱佳句并蘄簟。適遭大故。哀荒幾死。天幸扶護歸次鄉里。山川如昔。觸緒隕心。多病多故。不復能與人事。又賓客未嘗去門。以是去年復辱書。亦未能作答。然閒獨思念。公於不肖勤勤懇懇。非有佗求。特以草木臭味

同爾。相求於一世之所棄。故雖淡薄如此。想必不凝滯於胸次也。承以令兄之哀。疾苦復作。幸卽輕安。家事所寄。憂責未已。惟寬懷自重。

黃庭堅與人

前承論作木山記跋尾。以明允公之文章。如天地之有元氣。萬物資之而春者也。豈可復刻畫藻繪哉。往年歐陽文忠公作五代史。或作序記其前。王荆公見之。曰佛頭上豈可著糞。竊深歎惜以爲明言。凡作序引後記。爲無足信於世。待我而後取重爾。足下深諒之。

蘇過與貽孫仙尉書

過叩頭。稍疏奉言論。傾仰增劇。晚來起居何如。適有人惠廬山茶。輒分二器。不知可啜否。并建茗一二品。漫納去。不罪浼瀆。不一。過叩頭上。

李若水代人謝李憲舉狀啟

讀書無效。晚沐君恩。游宦何堪。復叨公舉。自知其愧。人指爲榮。竊以道義君子之本心。功名丈夫之餘事。求有道而得有命。用則行而舍則藏。此士大夫立己之方。亦明天子育才之意。苟惟山仰富貴。芥視廉隅。但知搖尾以乞憐。不顧轉喉而觸諱。雖兒童其必笑。曾市井之弗如。上負朝廷。下辜民吏。何以裨禮義之化。何以致職業之修。如某者潦倒儒生風

塵俗吏遊詞場者二十載。屢玷能書。登仕路者三四年。每處官謗。簿書堆積。獄訟紛拏。惟恤爲心。擬副成湯之網。持平有法。敢私于氏之門。不獲三釜以及親。尙賴一經而教子。星星白髮。强陪新進之遊。冉冉紅塵。時引故山之夢。豈期賢者。不廢朽人。輒令樗散之餘。亦被衮褒之賜。此蓋伏遇某官家傳相業。天賦英才。富貴功名。蚤遇風雲之會。文章翰墨。久騰珠玉之光。爰自攬轡以來。每以搜才爲念。雖如某者。亦寘門闌。敢不克愼猷爲。祇承教約。少惜桑榆之景。益堅冰蘖之誠。顧父子之庸才。並蒙收錄。仰邱山之重德。當誓靡捐。

宗澤與北道總管趙野約入援京城書

某惶恐再拜上覆北道總管資政閣下。春和。恭惟鈞候動止萬福。竊惟京城圍閉日久。君父注望四方勤王之師入援。想不啻飢渴。資政爲北道大總管。乃將大兵自衞。迂回曲折。走南京駐劄。蔽遮江淮之人。俾不能進前。冏護王室。則朝廷何賴於屛翰。伏望早賜指揮進發。去京二三程劄寨。示賊虜以天下人心歸嚮。軍民怨切。願瞻天表之意。庶幾虜人畏恐。下城引去。以示忠節。無爲身謀。不勝拳拳憤悱激切之至。

宗澤與河北河東宣撫范納約入援京城書

靖康二年、金兵再至、公自大名入援、以書約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納、合

兵入援、二人皆以爲狂、不答、

某惶恐再拜上覆河北河東宣撫太傅。春和。恭惟鈞候動止萬福。太傅是朝廷重望大臣。凡所舉措爲天下重輕。爲四方軌則。今以河北河東宣撫之名。乃擁兵自衞迂回退縮。劄駐南京。是耶非耶。不知太傅晝思夜度。謂臣子大義。果如此耶。若以周旋無非合於義理。伏乞指揮開放道路。濟以糧料。令江淮以南州軍皆得自進勤王。去京城二三程劄寨示賊虜以天下歸向激切之意。庶虜懲戒。無有後艱。毋爲全身之計。不勝幸甚。

岳飛遺札

此札似遺當國者、計是時趙鼎居相位、高宗方有意恢復、史所稱中興之事、一以委卿者也、

軍務倥傯。未遑修候。恭維台履康吉。伏冀爲國自珍。近得諜報。知逆豫既廢。虜酋卒未能鎮備河洛之民。紛紛擾攘。若乘此興弔伐之師。則克復中原。指日可期。眞千載一機也。乃廟議迄無定算。尚遲數月。事勢將不可知矣。竊維閣下素切不共之憤。熟籌恢復之才。乞於上前力贊俞旨。則他日廓清華夏。當推首庸矣。輕瀆淸嚴。不勝惶汗。飛再頓首

岳飛答某學士啟

通判學士。即日伏惟起居佳勝。承惠翰慰感。倘阻披晤。願言加嗇。以俟寵渥。凡百切幾勉力王事爲望。不宣。

岳飛與某學士啟

通判閣下學士。飛已至洪井累日。只俟營寨了。便如長沙矣。此有所需不及。

岳飛再復某學士

平敵亭記甚佳。可勒諸石。但過情之譽爲多。豈疎拙所宜當。悚仄悚仄。

張浚與友人書

浚再啟。遠辱手翰。良佩勤厚。治郡無補。丐祠蒙允。荷上厚恩。錫以異數。方具牢辭。未知所報。行李出城。謀爲湖湘寓居之計。筆脯爲況。至感至感。益遠會集。惟祈加衞。浚再啟。

陸游上友人書

朱熹字元晦、孝宗淳熙八年、浙東大饑、以王淮薦、提舉浙東茶鹽、募米商、蠲其征、及至、米已輳集、存活甚衆、陸公與朱公友善、知其必能辦事而憂權任之不屬也、

游頓首再拜上啟。仲躬侍郎老兄台座。拜違言侍。又復累月。馳仰無俄頃忘。顧以野處窮僻。距京國不三驛。邈如萬里。雖聞號召登用。皆不能以時修慶。惟有媿耳。東人流殍滿野。

今距麥秋尙百日。奈何。如僕輩既憂餓死。又畏剽刦。日夜凜凜。而霪雨復未止。所謂麥。又已墮可憂境中矣。朱元晦出衢婺未還。此公寢食在職事。但恐儒生素非所講。又錢粟有限。事柄不顓。亦未可責其必能活多人也。游去臺評歲滿尙多月。廟堂聞亦哀其窮。然賦予至薄。斗升之祿。亦未知竟何如。日望公共政如望歲也。無階候省。所冀以時崇護。卽慶延登。不宣。游頓首再拜上啟。

朱熹與友人書

熹頓首。彥脩少府足下。別來三易裘葛。時想光霽。倍我遐思。黔中名勝之地。若雲山紫苑。峰勢泉聲。猶爲耳目所聞覩。足稱高懷矣。然猨啼月落。應動故鄉之情乎。熹邇來隱迹杜門。釋塵棼。於講誦之餘。行簡易於禮法之外。長安日近。高臥維堅。政學荒蕪。無足爲門下道者。子潛被命涪城。知必由故人之地。敬馳數行上聞。并附新茶二盒。以貢左右。少見遠懷。不盡區區。熹再拜上聞。

文天祥與李復卿

某比者吉錮子墨。祗詢涓房。留連踰浹。甫拜荅灑。蒙不被外。感荷感荷。茲專布區區之心。璧弟不穎。竊第奉常。受官京兆。初欲鞭策向上工夫。故多求山林歲月。以自爲地。事不可

料。欲緩得速。東行且有日矣。此弟雅欲致一朋友。相此遠役。大冠峨如。大裙襜如。服斯服者。不少也。而流俗薰蒸。靈龜磨蝕。區區所爲。例指以爲迂。而他求所謂不迂者。抱膝長嘯。寡和。奈何。執事氣貌餘子。言根古人。嚋昔之日。幸接光塵。論議之末。共爲慨然。其誠有得於同然者。憑恃襟雅。僭欲屈致崇峻。以副前所期。此弟天資每與義理合。喪本心以求外物。則自保其決無也。惟是閎深博邃之學。汪洋演迤之文。日力方來。正將從事。執事與之處。公餘得商略上下。交闡互發。他日此弟其殆非吳下蒙乎。某敢不知自交際之道。莫重乎其初。輒拜此紙。以將盟言。聘資不腆。別牋幷致。不敏。萬萬控謝不遠。

文天祥回劉架閣會孟

某伏蒙專劄。垂示先夫人誌銘。伏讀驚愴。靡已。古心先生藻發清言。垂光罔極。慈靈有知。含笑地下。若此可以無媿人子矣。遠日倏至。柳翣載途。追送傾城。素車銜尾。某於夫人契家子弟。以故不能攀望引紼。負負幽明。不勝愧恨。謹成些一章。少紀哀懷。以授挽者。伏想隨車號痛。涕如綆縻。孝在顯揚。願寬毀瘠。臨紙下情凄切之至。

文天祥與黃主簿景登

某輒有所請。鄉州有俊傑士曰胡君。名天牖。端逸其字也。十年前學校定交。意其旦夕獵

獵乘青雲而上。尚遲決科。蓋其命然。心甚敬且念之。來山中聚首半月。且留度重陽。問其館穀則未有所嚮也。此君有能賦聲。於應用更高。好自脩飭。不爲流俗。足下若與處。日從三益。豈曰小補之哉。其家事自好。而嚴君主之。端逸歲得百千上下。則從人泰然矣。萬一賓廡無虛席。則明年君創員以料理之。多費以取友。美德也。端逸留山中。若蒙雅報見及。相其受幣而歸。是所至願。

謝枋得薦寫神黃鑑堂

某聞諸吳履齋。其父吳正肅公題門榜曰。寬著胸襟行好事。大開庭戶納春風。履齋強爲善。有大庇天下寒士心。固無愧家學。出正肅之門。如徐意一者。好賢樂善。慈惠恢廓之風。猶有傳也。恃此有禱。黃鑑堂丹青不減顧愷之。閻立本。達官貴人多收之。其人湻朴有古意。不善干謁。藝愈精而愈窮。十三年中。中國之衣冠盡變。鑑堂鬻技不售。是亦宋人資章甫而適越也。寒飢之不恤。時時袖先朝知名士詩卷示僕。蘄一辭湔濯尾蠶。或可增價於唐肆。嗟乎。東門種瓜。南山射虎。塗人皆得以轥轢。豈能爲鑑堂先容哉。士窮易爲德。斗升水亦可活涸轍。惟仁賢念之。

金

韓玉臨終遺子書

此去冥路。吾心浩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沈兒可無慮。世亂時艱。努力自護。幽明雖異。甯不見爾。

郝天挺貽范元直書

時金有蒙古之難、宣宗棄燕京不守、徙都於汴、河朔之民、相從渡河而南、此書所言、係指當日事也、

昔昭烈當陽之役。既窘甚。猶徐其行。以俟荊襄遺民。曰成大事者。必資於衆。人歸而棄之不祥。君子謂漢統四百年。此一言可以續之。今國家比之昭烈。不至於窘。河朔之民。罔非國家赤子乎。夫人心之去就。即天命之絕續也。乞詔沿河諸津。聚公私船。寬其限約。晝夜放渡。以渡人多寡第其功過。以救遺民。結人心。固天命。中興之期。庶幾可望。

元

郝經答高雄飛書

經拜手復書雄飛兄執鞭走前。辱書示。諄諄灌灌。諭以作文意。其開示闡奧。充斥原委。淵如淮。矯如嶽。昭以粹如日星。誠文人之大匠也。顧經何以當之。然以文自名。非素志也。生今二十有三年矣。方其髫齔白駿也。適天步之艱。遭萬死之阨。累係俘虜。梗踣南北。烏知有誦書作文之事哉。知有汲薪負擔耳。厥後時奉杖履於家君。且聞搢紳先生之論文談道。於是昧於一學。既而悔之。曰士生千古之下。而處斯世。遇斯時。豈宜區區於文字之間而已耶。於是求夫有用之學。天地之所以覆載。聖賢之所以用心。與吾身之所當爲者。而學之。亦庶至其萬一也。於世俗之不免者。故一言半字時時而出之。豈敢以文自名哉。又豈以所棄者而復爲所事哉。然吾兄不以樸樕之才。反覆勤厚。千里致誠。甚於面命。銘佩之意。永永不朽。然未知他日之趨拜下風。其許摳衣奉扃之一問乎。

吳澄答何友道書

朋友中能文辭。可與商畧古今者。舍足下其誰。茲蒙惠書。累數百言。言皆有用之實。而非

無益之談。雖古人相勉相成之道。何以逾此。三復之餘。什襲而藏之矣。昔時子道齊王之意。俾孟子爲諸大夫國人矜式。其意甚厚。而孟子亦豈不欲爲此者哉。又豈不能爲此者哉。而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孟子言其不可而不言其所以不可。何歟。事固有未易言者。而非可以言相授受也。抑韓子有云。知言之人。不言而其意已傳。庸詎知。夫。不言者之非。深。言之也耶。足下知言者也。豈待言而後知。故於答足下之意。不以言而以不言。惟高明亮之。不宣。

趙孟頫與友人書

孟頫頓首進之足下。連日不得書。乍涼。計惟雅候。淸勝。當時。遣舍姪去。本欲令其諸處投秣子。不謂其滯流不歸。並無分曉。回報。近聞塘門姪女。自平江來此。約在中旬必到。望進之遣舍姪速歸爲妙。恐路上相差。不作舍姪書也。官人身起安樂。聞將北去。不審果否。望與一初商量。不肯當在幾日到杭面謝。冀賜報右丞處。不知曾說得透否。望再託王成之轉浼趙公於右丞處說。如何。皁斜皮靴。若已辦。乞令萬八送至爲感。孟頫頓首。

余闕與中書參政成誼叔書

闕爲淮南行省左丞、固守安慶、陳友諒屢攻之不下、後以孤立無援、城陷死之、

別後凡三奉書而使者久皆不還伏計道梗不能上達閣下位望日隆負荷日難特切爲之懸心比聞賀公復相迺大可慶然聞尚在軍中不知置左右者何人相知曾見任否江淮賊勢本不難定特以考察不明刑罰失當諸將玩愒遂致難圖區區小邑雖曰上下一心幸爾完固紅爐片雪實爲可憂耳今長江萬里止存此城如大病之人命脈未絕猶有復生之理失今不救則首尾衡決江南大難定也玆遣奏差丁正等前赴左右白事諸所請求惟閣下是賴倘蒙朝廷俱賜準報不惟此邦之幸未破城邑孰不以安慶自勉國家亦有利也縷縷之言具別幅上陳不善爲斲使還賜教以匡不及不勝幸荷不具

余闕與曾舜功書

別後屢得書及紙墨之惠良紉契誼江西德星所聚年穀屢登深爲可喜徐鄒之寇僕久與之比鄰無長不足畏況於已衰而逃者耶下眡此間窘迫則公等皆天上人也徐朝升糴糧江右百望維持得滿載早歸爲好有便時時惠教雖相遠卽同見也餘惟自重不具叔良佳否煩道致意手病不能多書

余闕與危太朴內翰書

太朴危素字後降於明

史館兩得從游。豈勝榮幸。區區南行。又辱盛餞。尤其感刻也。鄉。暑伏想文苑優游。雅候動履多福。良慰良慰。友人趙子章北上觀光。謹此附謝。子章有學而能詩。佳士也。得公眄睞。當價增十倍矣。仲舉志道以聲景先中夫希先鳴謙諸先生處。不及別狀。望致下忱爲感。餘惟自重不具。

明

倪瓚與友人書

昨日承蔬筍不托之供。獲接淸言永日。別後與元舉叔陽。攜琴過普渡精舍。相與盤礴林影水光中。而令子來。始知從者散步韓墅橋。急遣一介往候。則從者興盡已返。旦來雷雨大作。想惟動靜輕安。昨見樽俎間韭芥萵菜之屬。秀色粲然。今日得雨。必是茁芽怒長。更佳也。況蒙許送。久伺不見至。戲作小詩促之。瓚頓首。

方孝孺與王先生

近者執事之歸。孝孺以故人子謁見座下。執事不鄙而辱之與坐。且與之言。所稱所望。皆非庸衆人之事。私竊慚怍不已。及返里舍。追惟情義之厚。怛然不甯。躍然恨不獲久侍言笑。率然不知形之於詩辭。欲以奉寄。則懼辭之不令。棄而不達。則恐意之不誠。既而思之。不令之過小。不誠之失大。因錄以進。妄意執事且笑而斥之矣。林嘉猷來。乃承寵以和章。辭氣深篤。稱且望之也加甚。展讀感歎。問之嘉猷。乃知行期已迫。欲趨走拜伏於道左。以盡所欲言。而疾病之軀。莫能自致。思所以報盛意。而環顧乎家無一可者。徐而自計。執事

此行。見賢王於藩邸。凡古聖賢之格言弘訓。可以裨補遺闕者。豈非忠臣所當采摭以備顧問之及哉。於書篋中檢得武王戒書一編。因略加整次納上。伏惟執事抱負仁義忠藎之心。溢於顏面。清閑之燕。或可以之陳說。以贊德聲之萬一。此固素所積蓄。而亦鄙陋者之私望也。他日功成身退。安車東歸。孝孺當率子弟迎於河梁之上。以道間闊。具謝不敏。蓋可待矣。冬寒倍加崇護。

方孝孺寄士修士德

過邑中為別。承顧語追送。令人不忘。至此以疾未能出。周宗傳家人從金陵還。頗聞士淵傾背。不知曾有實耗否。當今斯文寥寥。心之所屬。政在此君。而竟止於茲。其命也夫。每與廷璧左民輩言及。輒相對歎息。第事繫未得。往問其家。幸道此情也。鄙事未知如何。惟聽之於天耳。便中無惜示數字。揮汗奉狀。伏冀鑒亮。

方孝孺與劉養浩書

一自為別。不復以書相問者六年。患難憂患。何所不罹。形跡幾於相忘矣。然夢寐中未嘗不相會於蘿山之下。兩溪之間也。閒居獨處。追惟昔日賢豪之盛。想其儀狀言笑。宛在目前。徐而思之。如風霜葉存者無幾。吾兄於衆人競進之時。雖若少抑而卒以此全人之得。

喪禍福倚伏之際孰非天哉而彼顧置喜戚於其間非惑邪孝孺出處兒想已知近於此理閱之愈熟居之愈安每觀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怨悼若無所容者深病其無識退之柳侯文章雖高然於此道未有所得殊可厭薄耳吾兄居得美地義門士友可以往來考質爲學必進其視索居無徒者爲何如第孝孺近來漸不喜爲無用之文人有求者非甚不得已未嘗與之於勢要人尤不喜見杜門謝事欲成一二小書苦於疾疢未能有成年齒彌長大苟不求古人歸宿之地而效兒女子塗青抹紅以自誑衰老將至矣欲安所之邪患瘧患眼難於作字念相與之厚情不可遏聊一言之

方孝孺與王仲縉書

某白別後終日汩汩深泥中執轡兢兢每虞傾跌幸無所苦前途未知稍勝否敬謹之外一聽之自然無所用心也來書言相念之意甚增感歎方今斯文寥落所望於足下者豈有涯哉望勿以聖賢之言爲空談知之欲眞踐之欲篤自期者欲遠大顧諟明命以勿負天之所授庶幾其可耳如某之頑闇曾何足效邪當以千古爲師俟後世之知己無薄於自待而淺於求合況賢王以身率之宜無待於區區之言矣赴京不知在何時惟進道自愛見表兄及鄭庶子諸公亦望致此意某端肅奉白

方孝孺與邵眞齋

前者以賤疾故承過家撫視。宿留兼旬。不忍舍去。此意厚甚。不可忘也。別後調理。一如嚴戒。而病根至今未除。寒熱之作雖少減。而咳嗽還如曩時。尙義同遊之約。但恐羸弱之餘。難卽踐耳。不知從者果能見臨否。恐負前約。特令材僕詣前。或有善藥。更惠數服尤佳。然非所敢望也。匆猝不謹。惟冀恕察。不宣。

方孝孺復鄭好義

景常來。辱書見招爲山中之遊。適賤疾未可出。未獲承教。月初欲到邑。與醫商議服藥。當取道石室。到精舍聽高論也。朋友日少。鄙心豈敢一日忘諸公耶。願各勉旃。使斯道不至於落莫。拳拳之望也。伯禮齋丈昆季前幸爲致意。餘懷非面言莫究。不宣。

方孝孺與黃希范

教頹俗變以來。士君子不復知學術之大全。足己而自畫。安陋而習惰。謙益虛遜之道消。而驕慢荒怠之風熾。吾兄以敦篤之資。濟以英敏之識。學足以致其所當知。文足以暢其所欲言。而能忘己之長。而下於少。舍己之才。而問於愚。汲汲然如不及。此固於今之所罕見。而學道者過人之節也。顧僕豈足以承之。僕自視資甚陋。業甚淺。無趨走唯諾之才。有

朴訥譾鈍之累。希世應時之人。見而不嗤鄙之者鮮矣。而將何說以副吾兄之求乎。抑乘於時者。必有合乎古。異於俗者。必有同乎道。吾兄誠不爲俄頃斯須之計。而有志乎聖賢之用心。則僕竊嘗聞其一二矣。焉敢卒讓焉。第京府見辟。迫輒上道。雖欲抒吐蘊蓄而無繇。千里遣徒。贐以束帛。而缺然無以報。不勝愧怍。吾兄少加容察。則可以爲報者。尚有俟於他日也。

方孝孺奉俞大有先生

某奉書大有先生尊執事。自京師還。辱書存問。適以冗未及奉答。令子來。承體候甯佳。甚慰甚慰。昔人謂無財爲貧。愚謂無子乃可謂之貧耳。今執事得子嚴。便可百無所憂。千金不足多也。更望勿縶以家事。縱之使學。俾談者稱執事有良子。爲得不既多耶。待制公文章不可不傳。須與仲縉兄弟言之。勸之梓刻。亦美事也。區區仲冬候上金陵。明年回。必得往聽清論。盡所欲言。匆匆不宣。

姚廣孝與凱南清書

八月間承法旆偕鎮江知府過訪。忽忽弗及延款。別去惟惆悵耳。所委作修儒學記。僕因公冗久不能著筆。近稍得閑。遂撰就。令繼錄一紙。今新昭慶長老行便。附奉。望送與羅侯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一看。如中間或要改動。再發來寫不妨。想足下此時收成之際。無暇到京相見。徒爲懸懸。初寒冀善調不具。

姚廣孝與某書

經年不聞法音。經術荒澀。無與鋤治。忽致手教累幅。稍覺灑然。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行役二年。水陸萬里。近方弛擔。老病不復往日。而都下人士十倍於外。吁可畏也。復欲如去年相對溪上。聞八萬四千偈。豈可得哉。南望山門。臨書淒斷。苦寒爲衆珍重。

劉球與孫參政書

比詔大臣舉賢補春官亞卿。僉舉執事。僕竊自喜。承教有日。竟以事阻。莫遂所期。然執事之賢名。自是益著。朝廷之知執事。自是益深。安知所期終弗遂也。幸慎所履以俟之。僕固未能一日忘乎斯也。敝邑劉脩撰麟。應執事同年。其爲人。其問學。皆執事所知。今致仕家居。僕常惜其未老而休。無以展其所蘊。欲起而致諸有用之地。又無其力。來歲鄉試。得緣辟命。以司文衡。亦足爲斯文光。執事曩在儀曹。每舉會試考官。必汲汲欲引翰林諸前輩退休者爲之。況脩撰其知己乎。想必盡心。故敢以言。采納幸甚。

劉球貢鮑先生簡

久缺問安之敬。負愧良深。然尊況之佳。未嘗不察。以自忻慰。但未審先生鑒此忱否。賢郎再膺薦擢。出貳方岳。何其快哉。先生覩此榮慶於垂暮之年。於心不能不樂。雖然。以道自高。用享盛福於未涯。實維其時。城府之迹。意必稀闊。蓋得乎己者。復何所願於人哉。球業不加脩。徒役役以文字爲人。忙甚。非古人爲己之學也。先生將何以教之。使不謬於道。幸甚。

劉球與劉脩撰書

往年足下官內禁。多閒暇之日。僕方歷職禮部。欲常會晤以論學講道。不可得。今幸獲內遷。亦頗無事。使足下尚留京。得時相往還。則其爲樂何如也。足下乃先引去。顧當時同遊在京者。惟僕一人。其無聊賴殆甚於初。每退食燕處。遇美風日。未嘗不爲足下翹首而南望。不知足下置身田里。養有壽親。誨有能子。傳業有其徒。無適不安。亦復有心於輦轂之下。尚懷其未歸之人否。僕數言之當道。欲致足下來京。一相見而顧不可遂。然足下昔與共事。如曹員外邢侍御者。近復有命預內事而不輟外政。又各舉其一子在官習所業。意此事復舉。則足下當不得久逸林下。僕之所以懸懸於足下者。亦或有可卜之期也。賢郎才思妙不可當。約以規矩。古人之地不難到。幸加勉焉。餘不能悉。

商務印書館印行

劉球慰歐陽僉事書

僕竊謂足下居得肆於文學。出得美其政事。略無內顧之憂者。以壽母令兄綜理其家有餘裕也。向別未幾。聞於臨清道中哭壽母訃。又哭令兄訃。二尊長連相棄背。不憖遺。哀慟之情。能不切於中乎。僕亦不能不爲知己傷懷失色也。雖然。足下嘗爲朝廷所選。往督河南諸郡縣。子弟進業。德望在士大夫間。不爲不重。嚮用之期。殆不可涯。襄事之下。宜損憂思。頗事著作。庶他日復卽官政。得有所持以惠於人。昔朱文公家禮一書。多成於喪次。古之大賢。不忍過爲毀傷以廢其業。於此亦可驗矣。足下豈得以哀戚之故。久棄簡札耶。僕嘗以此爲周侍讀勸矣。今又以勸足下。二公郡中賢者。其志素期千古。故敢及此。在他人則非所預也。冀亮察之。

鄒智與潘孔脩

先生應試入京、道出三原、謁致仕尙書王恕、論進君子、退小人、恕奇其言、書中所稱王三原、卽恕也、

智頓首。孔脩老兄侍者。別後數日。偶聞尊翁病且危甚。懼。繼聞無事。甚喜。但未知健行否也。到任幾月矣。瘴雨蠻煙之鄉。寒煖失宜。饑飽過度。皆足以致疾。而寡欲以養元氣。尤其

最切要者。元氣既實。外邪自不能侵矣。朝廷事勢。日異而月不同。王三原力爭數事。風采稍還。肆爲羣兒所中。去國之期。不出旦夕。此公可謂老成人。惜其才不足以濟時耳。前時政一疏。處置空踈。且未宜進。當時爲謀不忠。今始覺其謬也。閣中書多有。如九大儒全集。宜悉致之。公暇仔細披閱。篤信而力行之。就中如明道行狀。宜大書一通。寘之左右。愚弟所欲忠於吾兄者。端不出此。若夫承接上官。宜以憲綱爲主。不可徑情直行也。智粗安如昨。惟學小書生記數讀書而已。風便毋惜教誨。不宣。

鄒智答友人

先生爲劉吉所陷、謫廣東石城所吏目、故有九死南荒語、

僕以不才自速其禍。荷明主寬仁大度。曲加保全。不勝幸甚。但願二三君子。進德修業。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則僕雖九死南荒。亦復何恨。嘉貺不敢留。謹隨使者奉上。伏惟照察。

周璽盡節前寄家書

後卒爲劉瑾所陷、逮下獄、榜掠死、

前見潘二舅書。說你母子要來京。不知何意。我在科多年。其淡薄爾輩所知。況此時劉瑾陰肆逆謀。主上信任不疑。諸臣懼勢不言。我雖屢疏未下。每念及此。食不下咽。爾輩但宜

在家平平過日。各事學業。倘有難處之事。請潘二舅裁酌。不必來京。以致多事。五月初一日父寄。

李夢陽奉林公書

愚生也晚。不幸不獲侍公。然又私幸漑公之餘波。凡聞公一言一行。眞如覩景星。瞻喬岳。寤寐嚮往。以標以趨。而愧莫之能也。所委序詩之文。力綿才孱。實莫敢承。而札教屢及。豐貺接至。夫學非子夏。孰引毛詩。識殊元凱。胡增左氏。將筆復輟。竟自遲疑。屬石峯藩使剋日北行。有僮南返。因自竊計大賢知遇。義難卒孤。卽文之弗佳。亦鄙人請益之端也。用是弗揣。輒作林公詩序一篇。言或過當。離經乖義。就便點竄。敢不拜公之明惠。

李夢陽奉邃菴先生

草莽中。伏聞謝柄歸里。卑懷無任喜慰。比遇張先生言。眠食安健。門客往來者如常也。則又慰又喜。某私計不謁杖屨。奉道顏今十年餘矣。雖耳聲欬。目和睟。神馳心注。無殊曩昔。然悲離隔。慕親接。於衷莫之寬也。壯歲性狂。膽麤高視。獨行四方。是負意之所拂。投冠便往。以爲軒冕之耀。不若邱壑爲安。於是一擬江左。再圖襄漢。心勇跡阻。竟還舊棲。才弱成寡。自鄙自嗤。去年室人喪亡。子蠢孫孺。家事埤躬。顛毛漸種種矣。夙志謂何。臨鏡竊歎。邇

卜域鈞州大陽山。其地泉石幽曠。想於茲焉老矣。南望門牆。豈勝瞻戀。

李夢陽奉遂菴先生書

愚無似。然陶範懷德。景行慕履。眞仰如日月。親如父母。無日忘之。無時忘之。顧經霜逾暑。左右訊缺。音墨載疎。斯窮居寡接。因循自阻之故。非敢忘大昧深。安下而恬汙也。年來自惟復駕焉求之義。杜門絕游。葺室廬。闢田園。爲終焉計。然猶多口是憎。身非蛾眉。羣妬奚來。死生有命。聽之而已。戊寅之歲。再舉一兒。去年一乳兩兒。皆幸生活。通家骨肉。敢附以聞。虞萬里行。草次布白。不勝惶懼。

李夢陽奉遂菴先生書

李公嘗上書詆張鶴齡、鶴齡摘疏中有陛下厚張氏語、謂訕母后爲張氏、坐下獄當斬、賴孝宗知其寃、得不坐、所謂疑似之迹也、

張陶二客。比數往來。以是得聞起居。爲詳爲慰。某疑似之跡。市虎成。眞而勘臣遂以殺人媚人爲心。鉤織窘辱。無所不至。幸素翁當道。疑剖似解。不費言說。大誣明釋。某嘗自鄙。亦嘗自幸。自鄙者。疎亢弗容於時。自幸者。元老碩公。取爲罷駕之馬。目爲磊砢之材也。某反觀私計。平生不敢爲汙下苟且之行。卽遘擠陷。不敢爲門牆玷也。

商務印書館印行

李夢陽奉邃菴先生書

伏念日者途館趨侍。河舟登別。踟躕春野。佇望風帆。感慨今昔。衷曲悽惋。憶在沖年。獲叨鎔範。萍蓬飄逐。忽焉衰暮。公逾七秩。愚過半百。會不信宿。復此違隔。人非木石。誰堪此懷也。大作十册。校定者九。遺者自訟橐耳。愚嘗靜繹潛究。推求旨緒。西巡諸作。矜持嚴整。大而未化。立朝諸作。廊廟冠冕。俊拔典則。邊塞諸作。忠誠奮揚。規畫概見。歸田諸作。幽眇流行。情渙意層。變化百出矣。揆厥原本。蓄厚決沛。蘊深光淵。故觸之則發。驅之則伏。寫之無逸。景用之無梗。事鋪之無留。情遂使工辭者畏其渾淪。負氣者讓其雄。高攻意者服其巧。妙。雖唐宋調雜。今古格混。瑜瑕靡掩。軌步罔一。然所謂千慮一失者也。一代名筆。後必有知子雲者。縷縷之談。未及面陳。敢附此以聞。

李夢陽答左使王公書

吏至。奉巍牘檢豐。睍詢所從來。感刻深切。歎惋并至。僕自險難以來。素號海內義氣友朋。知己親舊。不復通一書者多矣。而公獨以一日之雅。乃千里遣使。跋艱泛涸。出境致問。申詞布悰。此其介然之明。毅然孤往。同聲必赴。破衆而趨。詎足與隨場悲喜。逐波浮沉者道邪。傾蓋如故。白頭如新。豈不信哉。竊念僕人雖蕪鄙。志不安下。顧內愈精而外愈疑。心耿

耿而蹤靡白。嘗自負。丈。夫。在。世。必。不。以。富。貴。死。生。毀。譽。動。心。而。後。天。下。事。可。濟。也。於是義所當往。違羣不恤。豪勢苟加。去就以之。不意時體不然。哄然排笑。吠聲射影。釀成大獄。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凡此咸僕忠誠未孚於人。而婞直不慮其後所致。卽使時論優容。而如僕者。終豈用世之才。不敢更靦行列。塞賢路也。今諸謗幸頗洗雪白矣。卽日揚孤帆泝江漢。入鹿門。偃仰丹壑。顒觀諸大君子太平德業之盛。而霑其餘休。斯志望畢矣。然此隱懷也。不敢輒告人。而今吐露於公者。以有種子之知。蒙戮樂之顧者也。來吏謹敏。能悉公官履嘉大之詳。瞻佇景輝。不勝躑躅。不宣。

王守仁與許台仲書

先生倡爲良知之學、所釋格致二字、與宋儒異、一時多主其說、後人因稱之爲姚江學派、

榮擢諫垣。聞之喜而不寐。非爲台仲喜得此官。爲朝廷諫垣喜得台仲也。孟子云。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矣。碌碌之士。未論其言之若何。苟言焉。亦足尙矣。若夫君子之志於學者。必時。然後言。而後可。又不專以敢言爲貴也。去惡先其甚者。顚倒是非。固已得罪於名教。若搜羅瑣屑。亦君子之所恥矣。尊意以

爲何如。向時格致之說。近來用工有得力處否。若於此見得眞切。卽所謂一以貫之。如前所云。亦爲瑣瑣矣。

祝允明答友人書

賤體舊疾大作。昨一日不能興。勞枉顧竟不能起接。愧悚愧悚。承示來文。敘事明暢。無復加力。細玩其中。或有一二鄙見損益處。輒具此。復惟尊裁之。卽用以似本公爲記甚妙。非敢以勞辭避。誠已佳。無復加耳。并在照察。不罪萬萬。禮幣敬此同納。切惟鑒存。

沈周與人書

昨者擾德。歸途已侵暮色矣。及至家欲息勞。人事愈加蝟集。奈何奈何。絕非養老藏脩之事。衰年涉於自苦。眞不知保者。惟足下諒我知我。敢以爲告。茲有小浼。南京馬漢臣。斯文中佳士。博交賢大夫。今襲爵北行。遊於吳中。僕與有舊識。久慕華錢各宅好義。欲往而無媒。來求於僕。僕則惟足下能周旋可賴。餘莫知者。求足下其諒我也。幸勿深拒。諺云。人生何處不相逢也。不宣。

沈鍊寄張甌江司丞

僕辱左右骨肉之愛。未可以指數。而札記別來。懷抱匆匆不佳。又不能具尺書修布。似非

人情然衷曲亦未易爲左右告也。邑中事亦已粗辦。鄙性率易。不能結知當路。奉合之期。未知何日。想戀光儀。不任悽愴。伏審卽日動履清暢。爲慰。弟此來獨受東華使君之睠顧。乃公之諳鍊持操眞不可及。令人歎服。鹿門讀兄含情遍繫長途。栁爲政應開滿縣花之句。再三擊節傳誦。適呂給舍之使。謹修短楮奉訊。旦夕遣小吏將行不盡不盡。

沈鍊答陸宮保書

自包生還。被荷手書。幷以寵錫。感服至今。然不敢數奉啟狀者。因無可託。又不欲以空文冒瀆尊嚴也。頃承來諭。極切感激。但今日時事之急。燃眉不足爲喻矣。鍊雖竄伏草茅。而曠望風塵之末。但知邪正之趨。一欣一戚。展轉於懷。何時云釋。鍊惟天下之日壞者。只在尋常尺寸之間。而不在於顯融之際。尋常尺寸。是士大夫以爲當然而不察者。而不知天下之事。已日趨於壞矣。山崩川竭。龍蛇起陸。邊疆多故。事勢日危。薦撫臣用邊將。不聞超拔傑特謀猷之士。猶襲常躡格。以狥己私。然則必待天地反覆。而後爲變耶。國家之患。莫大於養兵。養兵則斂散之際。爲弊不勝。而不知所以愛民。故野荒民散。山川易位。豈一日之積乎。今邊塞討馬乞糧。名爲軍放。究其心。有一毫爲國家實用者哉。使歸。謹勒手狀奉謝。情悃縷縷。未盡展布。外連珠一帙。幸賜採擇之。不勝悚息。

沈鍊寄邵大參書

日者辱華劄遠存。兼以腆貺。感念高誼。如何可諠。伏審卽辰道履淸安爲慰。頃大同人過此。具言西路人喪將官并失堡落。不可勝計。世事可謂岌岌矣。聞之嗚咽。爲之短氣。記憶執事疇曩之論。時時奉服。不穀雖淪於草野。顧此心此義。未嘗羹牆忘於朝廷。憂時慨世之心。輾轉於懷。惟有焚香籲天而已。所冀高明賢哲。不忘祖宗百九十年涵濡之恩。共竭馳驅之力。天下事未必不可爲也。矯首雲中。有懷鬱結。然不知何時奉晤。以敘夙昔。備寫野人之懷耳。使者行急。率爾具狀。種種悃私。嗣當顓布。

沈鍊與長兒襄書

許論總督宣大、嘗殺良民冒功、先生時爲嚴嵩所陷、謫保安丞、目覩其事、嘗貽書誚讓之、書末所云、皆實事也、

聞南來倭寇消息不祥。吾每念祖父墳墓及宗族親友。往往傷心而泣下也。汝旣在家。誠能建立議論。倡導人心。竭忠致孝。以成匡救之策。則我願足矣。汝等讀書。幼學壯行。樹功立業。正此時也。范仲淹做秀才時。卽以天下事自任。況今南北告警。旱魃連年。天變人災。四方迭見。當此之時。不可爲無事矣。汝等不能出一言道一策。以爲朝廷國家。只知尋摘

章句雍容於禮度之間當謂責任不在於我因循歲月時至而不爲事失而胥溺則汝等平生之所學者更亦何益南方風氣秀拔豈無雄俊才傑之士邪吾願汝親之敬之其阿庸無識之徒願汝疎之遠之天降烈禍殿廷灰燼旬月之內宮殿繼燒此乃賊臣擅權肆惡以致陰陽失節而禍固起於朝廷土木大興而害則延於百姓矣宣大臣僚與敵通和私相納賄無復人理吾以中心耿鬱每事必直言於當道彼等亦稍畏縮但廟廊之中欺君之計通行而鬻官之聲大震不能不動汝父之憂耳外朱雲折檻詞一闋寄汝視之

唐順之與人論祀鄉賢書

鄉賢之祀關閭巷萬口公論關國家彰癉大典非勢位可得而干非子孫可得而私若可以勢位干則魯國之祭鄉先生於社者當太牢於三桓不當太牢於一栖栖伐樹削跡之人矣若子孫可得而私則三桓之有力皆當奉其祖父以從祭於社與祭於大烝矣孔子之作春秋以垂不朽當大書特書弗何叔紇之名於鄭僑吳季札之上矣故曰稱足以誄之稱足以謚之此臣子事其君親如事天之心而不敢以一毫之私與焉者也此之謂古道也僕不能自謀而能爲人謀乎草草亮之

唐順之答茅鹿門知縣書

來書論文一段甚善雖然秦中劍閣金陵吳會之論僕猶有疑於吾兄之尙以眉髮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也若以眉髮相則謂劍閣不如秦中而金陵吳會不如劍閣可也若以精神相則宇宙間靈秀淸淑瓌傑之氣固有秦中所不能盡而發之劍閣劍閣所不能盡而發之金陵吳會金陵吳會亦不能盡而發之遐陋僻絕之鄉至於舉天下之形勝亦不能盡而卒歸之於造化者有之矣故曰有肉眼有法眼有道眼語山川者於秦中劍閣金陵吳會苟未嘗探奇窮險一一歷過而得其逶迤曲折之詳則猶未有得於肉眼也而況於法眼道眼者乎願兄且試從金陵吳會一一而涉歷之當有無限好處雖然懼兄且以我吳人而吳語也

唐順之與安子介書

謹具布被一端奉爲令愛送嫁之需布被誠至質且陋矣然以之厠於刺繡結繪綾綺綃金綴翠支朱錯陳之間則如葦籥土鼓而與朱絃玉磬金鐘大鏞相答響乃更足以成文又如貴介公子張筵邀客珠履貂冠狐裘豹裒聯翩雜座旣美且都而有一山澤被褐老人逍遙曳杖其間乃更足以粧點風景而不失其爲質且陋也且夫桓少君之事兄之所以養成閨行而出乎習俗之外者豈足多讓古人哉素辱知愛敢以家之所常用者爲獻

而侑之以辭。不然。亦願兄受之。而以畀之媵僕之用可也。

唐順之答萬思節參政書

近得書。知吾友爲衰朽謀者甚厚。然書中所言。鄙意尙有未然者。蓋有見於委曲徇人者之爲非。而無見於自牖於巷者之爲是也。有見於鴻飛冥冥者之爲是。而無見於匏繫果哉者之爲非也。天下一舟也。天下之人。一同舟之人也。猝然而遇風浪大作。縱知其無可奈何。其攔頭把柁之人。焉得不盡其氣力。以呼號同舟之人之有氣力者。而爲之助。其同舟之人。亦焉得不聽攔頭把柁者之呼號。而盡其氣力。以冀其必濟乎。又況未至於必不可奈何者乎。此蹇之所以匪躬。而大過之所以過涉也。時行時止。我一付之無心。人用人舍。吾友亦何必爲我有意哉。苟爲我急急求解脫。其與爲我汲汲於求進。雖題目不同。其有意則一也。

唐順之答喩吳臯中丞書

海內相知。未有神交二十餘年。而未能一奉面教如公者。每於朋友間。得公淸臞道貌。寤寐如見。之公之於僕。其亦然乎。承示出處一節。深荷同心相知。但世間眼孔甚小。其卑者則旣戀戀以保惜富貴爲生涯。其高者則又以兢兢守護名節爲大事。而古人饑溺由己

溝中之推由己一段學問漫然不復知矣平生此心不敢求信於流俗而敢求信於豪傑縱不敢求信於人而天日烱然在也草衣木食已過一生果哉末難亦何哉公知我最深聊一發其狂愚耳不敢爲他人道也正欲遣人候門下并請教歲例調兵事辱書惠乃先之感謝感謝即專人趨候不盡欲言惟臺照

楊繼盛與人書

仰讀手教足見兄以天下爲己任敬羨敬羨宣大係天下安危弟豈不知使弟在部必爲兄之所爲者乃阻抑若此者何蓋以兄處最嫌疑之故耳況老賊報復害人之巧入於至神在乎此弟之所甚慮而知己之愛迫切之情如何能已此事在他人爲之如何不可而在兄爲之則甚不可兄才尙有大展時節此時且斂鋒蓄銳俟時可爲則轟烈一場勿徒惟盡其心而不計事之成否人皆知致身爲忠不知爲天下愛其身尤爲忠之大者請兄更思之

陳繼儒致去塵先生

承仁兄遠過山齋且贈墨寶不幾時爲吳門徐工部奪去悵悵然若有所失臨行時云白下歸更枉駕見訪今山筍欲成竹矣望之望之吳門陳白室先生詩畫雙絕品韻無一不

如古人弟兄事之師事之頃遊新安纂去塵先生甚卽去塵何可不交白室先生所謂有意趣意味人也貴宗多名公好賢幸爲致之得一二賢地主則賞鑒更勝於好事不愁寂寂矣千萬留意知仁兄決不待再三囑也

歸有光與徐子檢書

李習之嘗自謂作高愍女碑楊烈婦傳不在班孟堅蔡伯喈下先生集中陶節婦傳一篇爲一生得意之筆故引此語

昨爲節婦傳送陶氏李習之自謂不在孟堅伯喈之下也得求郡中善書者入石可摹百本送連城使海內知有此奇節亦知有此文也

歸有光與沈敬甫書

先生八上春官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以讀書自適

甫里阻風不得入城逕還安亭世事無可言者暫投永懷寺避歲燈前後可入城也曾見顧恭人壽文否敬甫試取評騭不知於曾子固何如一笑

歸有光與王子敬書

有光由長興令忤上官調通判順德大學士高拱趙貞吉素知先生引爲太僕寺丞

因成太僕寺志一書

鄭雲洲至。又得書。荷蒙見念。并及史事。本朝二百年無史矣。今諸公秉筆者如林。鄙人備員掌故而已。非所敢與聞也。太僕寺誌。僅一月而成。亦無爲之草創討論。雅俗猥并。及蟲疏處多。中間反覆致意。自以爲得龍門家法。可與知者道也。

歸有光與曹按察書

奉別匆匆。又經半歲。門下爲中朝士大夫推服。以爲當世名流。今暫屈作西湖主人。內召應不久也。鄙人向年爲吏吳興。雖跼蹐百里。而志在生民。與俗人好惡乖方。遷去後。極意傾陷。今幸公道昭明。諸老見察。第越中昔時和聲而讙者。猶似有一重障翳。僕隨緣來此。宦情甚薄。然大丈夫亦不肯默默受人汙衊。執事總領外臺。主張公議。若不明告。恐陷左右於隨俗附和之流。非鄙人所以事門下也。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三復所患詩解。良深歎息。同年沈秋官行。附起居狀。敢布情悃。不一。

歸有光與張虛岡書

十月中。遣人奏求解職。吏部抑不上。諸相知者。皆以書勸勉。謂有薄淮陽之嫌。以此復當暫行。要非心之所樂。終當解去耳。前在省見學道。亦素相知。頗加禮遇。言及諸生保留事。

忻然置之不問。後有讒說。復加害諸生。甚苦宋太學生。今議者多非之。然留李綱。救董槐。亦可罪耶。殺陳東。竄陳宜中。其果何如人耶。公於僚友間。一言可解。毋使僕負慚於彼中士民也。恃素知瀆聒。幸恕。

歸有光與吳刑部維京書

昨者得從諸鄉老獲侍清誨。不謂亟承超拜。攀留無計。徒切悵仰而已。鄙人爲縣無狀。故不敢鄙夷其民。童子婦人所知。雖謗讟煩興。而公論猶有十八九。田野之謠。當亦流傳於莕霅百里間也。去冬遣人北行。乞解官。第諸老相知者。多移書勸勉。蹔爲治行。可謂進退趦趄矣。

歸有光與徐子言書

先生爲令長、與不屑屑示威重、凡有訟者、悉召至前、與絮絮爲吳語、審其曲直、卽日決遣、書中所云、蓋實事也、既徙官順德、辭不就、王錫爵方居政府、抑其奏不上、且爲書勸之、始之官、事蹟俱見明史本傳、

向僻處山縣。不與世通。遂不覺違離數載。懷仰何可言。常怪吾吳中宰縣者。坐貴之甚。幾與民庶隔絕。頗不然之。故爲縣一切弛解。雖兒婦人悉至榻前與語。每日庭中嘗千人。必

盡決遣而後已。不爲門戶闌入之禁。至所排擊皆大奸。待士大夫必以禮。而未嘗不以情處。獨流俗所以爲訾者。不馭吏也。實亦無負於百里之民。不幸有所忤犯。致凶德參會。極其排陷。幸當世士大夫猶有憐之者。僅不竄謫。然於儕輩已不比數矣。昨歲因遣人領先人勅命。卽具疏乞解職。南岷王公故相知。抑不上。復貽書勸勉。然趑趄乃至五月到邢。意已悔恨此行矣。銅梁張公近按察天雄。云遇執事江陵。備道見憐之語。且云當時亦未意來此。張公以是頗相禮遇。隔越數千里。無尺素之文。而兩公獨相與語於江漢之間。卽謦欬無不聞。極令人感歎。特遣人託子完寄謝。會晤未卜。不勝瞻跂。

歸有光與王子敬

南還與旌旆差池。僅旬日。恨不一會。僕以二月十二之任。山鄉久不住令。告訐成風。犴獄常滿。治文書至夜不得息。殊違所性。所幸士民信其一念之誠。兒童婦女皆知敬慕。深愧無以使之不失望耳。每一聽斷。以誠心求之。此心自覺豁然清明。仕與學信非二事也。如是。行之無倦。知古人不難爲矣。

歸有光與王子敬

先生嘗詆王世貞、爲妄庸巨子、此書亦爲世貞發也、

僕文何能爲古人。但今世相尙。以琢句爲工。自謂欲追秦漢。然不過剽竊齊梁之餘。而海內宗之。翕然成風。可爲悼歎耳。區區里巷童子。强作解事者。此誠何足辨也。

張居正答少司馬楊二山書

明自嘉隆而後、政務積弛、及張公當國、一切以實事求是爲主、是書已見一生相業、

比來士習人情。漸落晚宋窠臼。中有識者。雖心憂之而不敢言。僕不揣淺陋。妄有所陳。猥辱高明。特垂鑒奬。感謝感謝。賈生有言。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豈不爲之寒心哉。今遇淸明之朝。當改絃之會。而不相與勵翼協力。共圖實事。猶欲守故轍。騖虛詞。則是天下之事。終無可爲之時矣。來教謂自今祗論事功。以爲黜陟。凡稱淸稱高談玄及議論無實者。一切斥之不顧。旨哉言乎。

張居正與戚總兵書

戚總兵名繼光、破倭有功、及移鎭薊門、軍政修明、隱然爲一方之重、然頗以恃功驕蹇、積忤大帥、故公以此書誡之、

汪司馬知足下素深。相待之禮。必從優厚。頃已面囑之。然渠亦自不俟囑也。但足下自處。又宜務崇謙抑。毋自啟侮。昔李愬屬櫜鞬謁裴度於道。唐史美之。蓋重命使。所以尊朝廷

也。司馬此行。於薊事甚有關係。幸留意焉。

張居正答葛總憲與川論友道書

今之隱退者。皆以通書政府爲嫌。僕竊所不取。夫古之君子。以道相與。出處語默。曾何間焉。況大臣雖在畎畝。猶懷廊廟之慮。所爲居政府者。非其僚友。則其素相知也。其人賢耶。固當告之。以四方。幽隱以贊其廊廟之慮。不賢耶。亦當匡救其闕。而教督其所不逮。俾無致疾。於國。於民。斯古之君子。所以篤交誼。而不忘國家也。自翁歸政府三奉教言。輒三歎之。夫翁亦猶行古之道也。但所奉書詞。徒聞溢美。未領切磨。將行古之道而未盡耶。得毋其人之不足以莊語耶。

張居正答賀藩伯濬菴書

別楮一一領悉。夫人才難知。知人固未易也。不穀平日無他長。惟不以毀譽爲用。舍其所拔識。或出於杯酒談笑。或望其丰神意態。或平日未識一面。徒察其行事而得之。皆虛心獨鑒。匪借人言。故有已躋通顯。而其人終身不知者。如公所言。咸冀援於衆力。借譽於先容。若而人者。焉足以得國士。而士亦孰肯爲之用哉。辱示略陳所以。自是誠宜忘言矣。

楊漣與鄒南皋老師

鄒元標字南皋、亦東林領袖、時方告假在家、

年來正人君子。爲彼驅除摧折殆盡。但有略爲朝廷盡力。略爲職掌營心者。亦必俱以非我族類。鋤而去之。至今二百年來。完全國家。弄得破壞。如板爛桅朽之舟。舟中人物俱盡。奄奄將就沈沒矣。今雖呼號三老長年於拍天風浪中。豈必有濟。而當時使銅牆鐵壁之舟、至此極者。又各已安坐旁觀。而又惟日幸舟之沒。此時幹濟傾危。以成中興大烈。又未必止以才情氣魄及骨幹品局勝也。須有大學問者。乃有大經濟。當今之世。舍老師其誰。蓋惟能於己所不及收檢者。力有葆舍。後能於人所不能措手者。妙有提挈。老師固已三十年來有餘瑩。有餘澄矣。天之生也。與天之留以儲今日也。固當有意。老師其亦忍無意乎。願言早出。以襟領衆正。同心協力。爲少主撐持。無使祖宗虛養士之報於今日耳。眞切眞切。

楊漣答顧端文書

端文顧先生憲成也、修楊龜山讀書故址、爲東林書院、與諸生講學其中、

恭諗履端。未獲登祝。乃辱遠貺。賜以教言。何以當此。仁人一字一言。皆後學銘箴。卽爲後學鎔鑄。一家春化萬家春。漣不肖。敢不勉圖爲台臺布此德潤也。勒此代謝。依雲何日再

鑄俗顏。不勝馳戀。未備。

楊漣答王軒籙太守

台下之弼理邵子也。吏凜凜履霜。民熙熙載春也。而淵停嶽峙。襟期冰淸月朗。風操此中顯收而默移者。又無慮上下倶拜明賜矣。大人正己物正。某於斯稍窺一斑。非敢爲佞也。士民多戾。罹此鞠凶。聞從者焦心爲民請改折。商平糴。手教面教。各屬緩征省訟多方惜此孑遺。仁人之心。仁人之力。仁人之言。百萬生靈。雖百凶之年。當有生之色。某毋共父老子弟。爲桑梓手額。富鄭公勳位名德爛然。而青邑活流民數萬。實首基之。則從者今日之謂矣。復承明問。益仰見如傷深衷。當述以示遠近諸民。無不欣欣相告曰。我民都當效死無去矣。皆眞切情景也。統惟照在何時面對。再終前請也。

楊漣獄中血書

楊漣字大洪、爲魏忠賢所陷、誣以受熊廷弼賄、逮下獄、

漣今死杖下矣。癡心報主。愚直仇人。久拚七尺。不復掛念。不爲張儉逃亡。亦不爲楊震仰藥。欲以性命歸之朝廷。不圖妻子一環泣耳。打問之時。枉坐贓私。殺人獻媚。五日一比。限限嚴旨。家貧路遠。交絕途窮。身非鐵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無非天恩。仁義一生。死於詔

獄。難言不得死所。何憾於天。何怨於人。惟我身任副憲。曾受顧命。曾子云。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持此一念。終可以見先帝於在天。對二祖十宗與皇天后土天下萬世矣。大笑大笑。還大笑。刀砍東風。於我何有哉。

熊廷弼答楊滄嶼經畧

楊鎬字滄嶼、為遼東經畧、出師大敗、朝廷以熊公繼其任、玩書意、鎬初解任、尚未逮勘時也、

自錦州一別九年。山中無便郵起居。徒切神往。昨年東事告急。朝廷特起明公經畧。聞報之日。為東人手額。以為必濟。不圖天發殺機。人值刼數。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也。然而一劍雪恥之盟。三年報賜之信。古英雄轉敗為功者。往往而是。以明公扶危濟傾之才。東西除邊。老於行間。謂宜寬文墨以觀其後。而乃遽論成敗。解兵權以授於素不更事之人。是尚為度德量才而知人善任者乎。今主憂臣辱。義雖切於救頸。而兵盡矢窮。勢更難於措手。況人情驚亂。議論紛淆。把舵無人。轉圜尚隔。難又有不獨於邊者。聽言及此。則明公之弛肩日見輕快。而弼之負擔日重。憂愁眞莫卜其稅駕矣。相見有日。統容晤宣。不一。

熊廷弼回王肖乾中丞

肖乾王化貞字爲遼東巡撫狂妄好大言謂遼陽不日可復熊公知其必敗故書詞如此

來教謂連日人心大奮。西兵亦然。若乘其銳。過河取海州。一戰而勝。遼陽可復。即不然。亦可保廣甯無事。誠不勝大願大幸。頃聞前甯兵將俱東。則進機決矣。空身一經畧。愛莫能助。惟洗耳於關頭。以聽捷音耳。顧又思之。我輩用兵。似當堂堂正正。以張軍威。得一城。便當守一城。以爲進取之地。今一鼓而復遼陽。未可知。而直奪海州。自是容易事。但我入而所以守之之法。人救而我所以禦之之法。不可不先爲講求也。若第掩取而歸。爲其所追襲。此後一段光景。知台下已深想及此。而無庸杞慮爲矣。諸將有戰不力而先走者。總帥有互應不如約者。僕即申儆。諸不一。

徐如珂復戴紫宸僉憲

不肖某之與台臺。正所謂患難交也。辛勤百戰。而後克此大憝。吁亦艱矣。自台駕以獻俘行。而不肖以善後守。兩情飛越。不問可知。後得覩新命。而既爲台臺喜。又爲不肖喜也。以爲今國家如此破格用人。吾輩何愁不遇哉。方翹首東望。以冀前旄之至。而不意有意外事也。聞之駭然。言之慘然。乃台臺有可自慰者。姑借弟爲喩。弟初入蜀。台臺所謂美丈夫

也。昨歲已有二毛。而今則皓然矣。昨歲形神稍減。而今則骨立矣。欲卸擔則義不可辭。欲直前則事不湊手。蓋欲得一題目以去。卽求爲京察之人而不可得。吁、抑又苦矣。若台臺以目前之遭際。不可謂順。以今日之時勢。未必非福。況敍功之疏。制臺已上。而酬功之格。樞部將題。則參藩轉臬。與開府建牙。所爭不過遲速耳。孰與不肖三十年之科第。而猶然官不過四品也哉。適承瑤札。具仞惓惓。故吐其肝膈如此。惟台臺察焉。

徐如珂覆羅副總

奢崇明與子寅作亂、爲朱燮元所敗、逃入水西、會巡撫王三善遇害、賊黨復熾、其後燮元復出視師、崇明父子始伏誅、

讀手教。謂奢寅父子逃入水西。令人且疑且駭。夫國家費百萬金錢。命將出師。以討之。正爲此酋。而乃聽其逸去。誰任其咎。以愚度之。酋未必逸也。人言謂其逸。以阻撓王師耳。麾下知會雲南之說。昨已明言其無濟緩急。而今復見教。是不信不佞之言也。幸自詳之兩院。若不佞。不敢冒此逗撓之迹矣。

徐如珂候川中温按臺

史稱奢寅以天啟六年二月、爲其下所殺、其父崇明、於崇禎二年八月始就誅、與書

中所云不合、

昨歲台臺入境之初。正職已離地方之日。惴惴焉不獲奉奔走爲罪。乃蒙台臺不加督過。反優禮之。自揣譾劣。何以得此異數哉。心非草木。甯不鏤銘。抵舍以來。忽踰半載。中間缺焉嗚謝。負罪可知。又念二酋在逃。藺局未結。是亦付託不效之所致也。可勝怏怏。適閱邸報。見擒元凶一疏。則奢崇明已就縛矣。老賊已擒。伊子焉往。計奏凱獻俘正此其時。斯眞不世之奇功也。昔裴晉公一視師而淮蔡底定。范文正一行邊而西夏敉甯。以台臺視之。甯有兩乎。遠聽之臣。殊切欣慰。舉手加額。焉能自已。某以叨轉既久。誼不得不赴京履任。已於新正下旬束裝就道矣。謹布一悃。上候台禧。不腆侑束。仰祈鑒入。曷勝幸甚。職無似云云。

顧章與顧端文書

章質性愚劣。然生平志慕。不在世味濃郁中。跂望老伯門牆。非始今日。天假之緣。得以病歸。又幸老伯新膺帝召。尙未趨朝。此亦求正者千載一時也。清和之約。敢不馳赴。伏讀劄記。慶道統正脈。可決依歸。矢旦夕服膺。以無負辱收盛心耳。肅此謝覆。諸不覼陳。賤名正肅。

朱國禎覆顧端文書

久不出門。台顏台訓。時時羹牆。近者議論紛然。枉費氣力。自南宋已有榜樣。不待今日創見。但大賢門下。尚未見有蔡元定之謗。或者長孺兄當繼其盛。前番不出。此番當獲一面。但盡日爲期。不能三日。自非甚病。決不敢自外也。先覆。屈指良期。殆徵夢寐。七月十一日國禎頓首。

盧象昇寄外舅王帶溪先生

比來署中人口。仗鼎庇粗安。只陽平十一城。旱魃爲祟。人情皇皇。頃步禱於紅塵赤日中。凡半月而霖雨始至。雖非大有之歲。懷中赤子。其或免於顛連矣。石萍老叔翁。不意忽遭嚴旨訊究。工曹發銀之弊。沿習已非一朝。巡視者不與收支。乃竟獨當其阨。爲之憮然。但聖怒難回。二三大臣之在事者。亦不敢深言。倘得究贓。從輕免於議罪。則幸矣。頃長疊入都。一問其眷屬安否。并詢慰石翁。得其報柬。亦知鬱鬱難堪也。

盧象昇再與王帶溪先生

愚甥三載部曹。兩年郡守。凡事只從天理王法公道良心做去。身家之計。夢中亦弗敢與聞。然須舉朝知之。僚友知之。十一城縉紳士庶知之。方能踏定脚根。明目張膽以自豎。近

商務印書館印行

亦久而相信矣。前後開釋寃獄凡十七起。計可百人。而檄所司減耗薄罰以蘇民。繕器練兵以禦盜。事事身先之。此一念血忱。可對君父。對地方官者。三輔守臣。例得二年報轉。乃今上偏重吏治。以郡牧爲州縣師帥。責久任者再三。君命不敢不遵也。只二舍弟心疾異常。兩親憂鬱不已。家庭可慮之事。日夕在心。擬於今秋乞歸。暫圖定省。不審院道肯從否耳。薄俸些須。佐以拙選拙詩。爲外舅博粲。下衷未罄。俟羽便再陳。

盧象昇再與王帶溪先生

日來流寇奔突。畿南一帶。處處應防。提孤軍而扼南北之衝。費盡心血。幸得地方無事。庶幾不負朝廷。但今日仕路。千難萬難。中邊交訌。大廈豈一木可支。正未知向後作何光景耳。家祖母體雖日弱。時時以風燭爲虞。然不意竟舍甥輩而長逝也。報劉無日。痛念何勝。承外舅慰存。感激欲涕。明春當決計圖歸。以完祖母喪事也。差人南行。適領兵親赴順德。不及多陳。

盧象昇與豫撫某書

時崇禎六年正月、豫撫樊尙爆失事、二月以元默代之、

戎馬倥偬之場。屢荷足下訓誨指提。五內不勝銜戢。駑駘下質。負乘多端。流寇一事。苦無

結局之期。而足下乃以實心任事。謬加獎借。某汗且淫淫下矣。畿南晉豫會剿之局雖同。而籌兵之局各異。晉不必論矣。豫不患兵少。患兵多。更患將兵之人多。尤患將將之人多。如足下所謂聚訟者是也。若畿南則不然。事權未始不一。兵力亦可支持。獨是上焉者威不能克愛。而下焉者力不能從心。今南北之賊。爲重兵所驅。俱聚於遼順樂平諸處。邢河一帶。到處可憂。某止率標下步騎千餘。身探虎穴。台輸到日。正在敵行。匆冗萬分。一切情形。不能縷悉。所拜雙幣。眞不啻解衣衣我。如此至愛。何敢不承。但鐵馬金戈中。弗遑莊泐。尤望知我之鑑耳。

盧象昇寄訓室人

余爲官一十三年。歷部郎郡守監司。以及治鄖撫楚。日惟國事蒼生爲念。不敢私其妻子。未嘗有負軍民。室鮮治容。家無長物。今任討賊。艱苦萬端。成敗利鈍。付之天。毀譽是非聽之人。項踵髮膚。歸之君父。惟願作吾匹者。體吾心。以媳代子。篤其婦規。以母代父。敦其家訓。務使兩親娛於堂。四穉習於學。吾願足矣。他何計焉。時大寇西遁。督旅入關。寄此相勉。

盧象昇寄訓子弟

古人仕學兼資。吾獨馳驅軍旅。君恩既重。臣誼安辭。委七尺於行間。違二親之定省。掃蕩

廓清未效。艱危困苦備嘗。此於忠孝何居也。願吾子弟思其父兄。勿事交游。勿圖温飽。勿干戈而俎豆。勿弧矢而鼎彝。名須立而戒浮。志欲高而無妄。殖貨矜愚。乃怨尤之咎府。酣歌恆舞。斯造物之僇民。庭以內悃愊無華。門以外卑謙自牧。非惟可久抑且省愆。凡吾子弟。其佩老生之常談。惟我一生。自聽彼蒼之禍福。

趙南星答于前渚

世之交情有厚者矣。眞爲難。有眞者矣。相與於道誼之中爲難。此無異故。已固。不眞也。已固。罔得于道誼也。而安能以與人。若門下者。其庶幾哉。古之所稱素交者乎。第愧星之不肖。不足以當惠顧耳。夏中之晤。得蒇夙好。輒復剖去。我心悠悠。可如之何。辱諭知同之矣。門下三年考最。名實粹然。奕然。足慰故人。匪敢爲佞也。別幾何時。再辱大況。殊非所宜。使至值曹務方劇。短裁附謝。不能羅縷。

趙南星答徐總戎

承翰教以推結之厚爲念。僕豈能爲門下重也。僕每見世之爲縉紳者。遇武將。不論賢愚。一概輕之。僕每以爲笑。由文字起家者。其上焉者。負卿相之器。功與爲將者等耳。次焉者。華言華服。以媚於世。坐而取富貴。下焉者。行能錄錄。徒爲公家百姓之害。此輩見一虜一。

倭便溺輒下禽鹿而冠者耳乃欲輕爲將者何不取漢史觀狄山事也如門下者夙有平倭之功近日在越中定兵民之變膽智聞於天下以門下之爲人令稍有知者見之自當識其奇士僕誠私心壯之今門下受當事知甚深卒伍聞高名久無不聽命此易爲勳業宜以赤心報國一洗近日邊臣欺罔之習摧破强胡取通侯斗大印僕平生所見人實門下能望此耳願門下努力王君允柏談兵甚精門下不思一推轂乎

趙南星答張還樸

星時從薦紳中聞門下治行關中寡二也而魏中子懋權使關中來亟稱入渭南治狀有異因言與門下月夜城上飲甚歡此君知人精眇於舉世罕所許可其談門下之誼溢於詞甘於色星信其言不以萬人易也因益知門下非他人比乃門下安所謬聽以星爲足數而滴祓屢及之哉來諭謂未脫燕趙氣習豈薄燕趙耶世之人側視媚行而誘富貴者衆矣求一慷慨節俠如燕趙之士豈可得哉此星之所願匍匐而拜者也願與門下共勉之

趙南星與申老師

日者奉書恃在門牆率爾妄語無所避忌辱老師不棄狂斐答以温言誘進之意懃懃甚

篤。長跪讀之。如親聆欬唾。悅然以喜。已復黯然以思也。待罪汝南。忽及考績。於名實毫無所效。殊切苟祿之愧。至乃矢志首公。砥礪名行。以求不爲門牆之玷。則或懍懍庶幾焉。匏堅椎魯。文質靡底。兼之簿領爲勞。夙有狗馬之病。今復轉甚。據津履要。策崇垂鴻。固非其任哉。抑亦無此心矣。以老師覆露。早得一省。曹時與二三子重趨講席。優游養德。暫息短翮。以俟再舉。此星之腹心。匪敢爲謾也。惟老師察。幸

趙南星答傅商盤

曩者次小兒生。辱足下雅念。缺然久不報。茲復遠沐損書。其見道義之情無已。每念足下英妙寡二。而德讓自將。此夫天奉之者也。翰林固公輔之區。而公輔之罕良。亦由之。白首章句。非仕非學。於世務不獲通涉。竟不能深。垂頭塞耳。作婦女之檢押。謂之相體。而德業壞。以文章爲職業。朝種夕穫。不暇研思極覽。屑湊粉飾。人人如一手。而文章壞。二者非豪傑鮮克自拔。惟足下努力。拜惠之侈。非足下所宜。敬謝不恭。恕恕。

趙南星與顧端文書

講學自有益。兄之決意不出。夫非講學之力耶。始者人多謂弟宜勸駕。且云弟實止之。今或稍知不出之爲是耳。此時士大夫之不肖者。大都交結中貴。必阻其所讐。與其所忌。有

怨於己者謂之所讐有妒於己者謂之所忌讐猶不多凡號爲賢者皆其所忌也彼運籌中貴之帷帳何肯容其所忌哉貴鄉一時同志甚多可謂義重聚樂弟雖不得親炙幸在交與中時聞緒論以不至墮落亦可謂戰勝而肥矣何必景公之千駟也新作一首請教

閏三月十八日弟星再頓首

鄒元標與顧端文書

弟迭遭大戚形神俱憊荷丈賜奠九原生色弟叨庇襄事後卽移家入深山不出楹語云居深山之中隨俗所便生聖明之世與有志遊意亦甚暢茂恨知己如丈不得一商究大事丈意況若何管東溟先生汲汲欲令三子爲學此亦大老婆心切恐讀其書者如入百川泛不知所從耳丈祈得寸以教長卿志行士教之有進否敝邑望丈教爲正鵠耳年來敝邑士子浮淫已極無方可醫此長卿歸來日望之弟元標再頓首

高攀龍與顧端文書

先生之學性學也卓然度越諸子矣宇宙何幸有斯文斯文何幸出吾邑也喜躍喜躍以尊命不敢違遂僭加丹黃妄甚亦據今日鄙見未知異時何如耳年來看大學之義稍覺心上妥貼略書於尊劄柬端而未明也後申其說於別紙乞先生細入思慮而駁正之讀

令弟遺稿一段。正氣凜凜。不可磨滅矣。教下攀龍頓首。

周宗建與柴雲倩書

周公與雲倩父鴻生、同年進士、故稱其祖爲年伯、所云地方罪戾、方承掩飾者、周公時方爲仁和令也、

春明相別。遂復經年。良友之懷。望雲增結。近聞尊公赴任。淮渭江頭。可一望見光顏。日令人候于旄。而竟以暗渡。無由面晤。悵惘無已。不佞雅辱知契。拭目淸華。轉瞬可待。矧復棲心玄理。一意經言。得之諸友所稱頌者甚悉。其欣見飛騰。眞可不煩卜矣。鄙況都無可道。地方罪戾。過承掩飾。得尊公父母暨令祖老年伯吹植尤深。心感之私。無可言旣。惟吾丈爲轉申此悃。外承佳貺。謹拜印色香墜杭扇三種。以刻高雅。外詩扇一執。以見所懷。容圖嗣布。有便至白門。乞致意尊翁。爲感。有小選。偶此刻乏。在几頭容索寄政也。

黃尊素上鄒南皋先生

菰蘆諸生。孰不知有鄒先生。而恰意其爲別朝人物。如薛文淸邱瓊山者。只可想像寤寐已耳。而不意得躬逢之。謬承臭味。進諸函丈之末。舊治風波。營壘不拔。下吏亦聽其操戈。非老先生立朝骨力。取人驪黃之外。則孑孑孤蹤。甯足供其七箸也。某暫歸里中。方希再

親函丈。沐浴微言。何意讒人高張。先生又偃息衡門乎。夫腐鼠不足嚇淸修之士。而況可羈道德之儒。進禮退義。老先生自有生平。獨恨宇宙最大。朝廷最廣。不能留三朝之遺老。使先生三出而不能三年淹也。直道事人。從古然矣。某以疎迂之質。僅留赤子之心。不顧世有周旋。眼有赤白。亦豈能浮沉善世。吾人之所以自立者。綽有餘地。豈區區出沒於功名富貴之中。便足了事也。

黃尊素與來馬湖

兄臺半生俠誼。固爲海內有心人共識。偶逢時事之會。得吐其奇。一日而鴻猷卓伐。隆崇朝野。非徒詩酒爲雄者也。丈夫有志氣。不迫不現。如遭逢順適。不過跼蹐長安。從風塵齷齪中作一瑣瑣京堂已耳。孰與身荷當世之重。而投足便係安危者乎。今東西合謀。消息甚緊。當事俱在醉夢。臺下厲兵秣馬。相機勤王。千載功勳。此其時也。不肖血性男子。睹長安醉夢之人。叫喊不應。令人咄咄短氣。於是乎深信外官之得展其手足。而實有裨於國家也。李懋老日晚望入春明。而且錦旋矣。當此急難。誰爲擔持者。世態。皇皇。恰似做個高官了。我身事。其餘非我計也。奈何。奈何。

周順昌與高景逸總憲書

時楊漣等六人、俱爲魏忠賢所陷、死詔獄中、世號六君子、

朝事至此。眞漢。唐。宋。未有之。黨禍也。吾輩一身。不足計。惟目覩六君子之慘毒。直使人肝腸摧裂。不復有處世之想。可奈何。可奈何。然畢竟成就一小人之愚耳。不肖杜戶息交。近爲先人營葬。山行居多。夢寐淸光。恨不能縮地一吐其憤鬱。忽得台札。更從仲通華兄備悉近況。甚慰鄙念。此兄骨膽氣誼。迥超時俗。佳士佳士。但其加意過厚。當之者不深愧耶。草勒布衷。百不一盡。

周順昌與孫鍾元孝廉書

周順昌、字蓼洲、以魏大中事、被逮入京、斃於獄、

數年闊別。時勞魂夢。弟忽罹此。所謂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在臣子只應歡喜順受。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古人之言。殆非欺我也。弱子同來。因其中途患病。反增一累。遂力遣之歸家。所仗止一密友朱完夫。乞兄進而教之。知不須弟囑也。

繆昌期寄顧涇陽

涇陽、顧憲成也、時講學東林書院、

公車之末。蒙先生拳拳注望。又得借寵靈於李中丞。修老爲惠侈矣。鎩羽而南。不得一報

先生國士之知。引鏡窺形。何施面目。竊聞修老之論天下氣節之士。莫弗以東林爲東山。恨不肖晚得大賢之門。而龍臥不起。密雲自如。若天意止以明道。淑人之權付之先生者。抑雲雨之施有所待也。東漢南宋之事。某不肖感歎於中者久矣。河清既不可俟。若互相標榜。亦豈士君子之幸哉。抵家忽忽無賴。尙未及親叩里第。率爾附陳。惟先生恕其狂瞽。幸甚。

繆昌期別同館諸兄弟書

弟自慙劣質。叨厠英游。三年之中。入則筆硯相從。出則軫蹄相次。道誼骨肉之好。怳如一日也。夫三年一日。則一日千秋矣。郊居匝月。頻煩過從。既好慰之。又飮餞之。臨別之際。握手依依。自有同籍。自有同館。恐未有如吾兄弟之篤摯者也。弟南矣。雄飛雌伏。接翼無期。勉事聖君。光我山澤。

李應昇候孫老師

孫爲高陽相國。時方統兵經略遼東。

去秋一函。附四哥肅候台覆。屬軍務倥傯。未審徹覽否。嗣後狂瞽觸忌。進退維谷。竊念老師方激昂義勇。獎率三軍。而某顧陳嫉邪傷世之言。進憂讒畏譏之說。祇有慚歎。何補高

深。所以數四飭牘。輒復閣筆。然默默居此者且三月矣。辣手險阱。有觸必焦。相知者勸之俟差以去。稍爲正著。於斯復有奇發。則掛冠有名矣。嗟乎。錮人於不進不退之間。以行其陰施陽設之計。昔人謂難進易退也。退亦豈易言乎。老師拮据危邊。三年不得見天子。而羣小揶揄。白日幾晦。以今日之物力。中外之人情。卽使孔明復生。犂庭埽穴。必有書生叩馬千古同然之慨。老師且奈之何哉。所恃聖明眷顧。息壤在彼。竟此偉伐。徐俟還朝。則亦可坐消反側之口。而瞻前慮後。日難一日。畢竟何道而可。至人微密之藏。非鈍見所能參也。家從兄奕茂還自榆關。備述父母天地之心。念之不覺隕涕。卑末于役。初不意吐握之及也。愧謝曷已。片芹恭候。伏冀鑒涵。

李應昇答盧九台

九台、盧象昇字、美丰儀、故書中有珠玉在側語、後爲七省經略、與 大兵戰沒、

都下長拂惠風。時披爽氣。使人有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之歎。翁兄風華高秀。天韻標令。退然如不勝衣。而卓乎壁立千仞之志。目中所覩。誰與爲儔。清源新政。歌頌四聞。以慧光白意。酌苦劑飢。公私交利焉。庚署卽銓途也。翁兄其懋勉之。且爲梓樹光矣。猥承雲中之札。爛然被錦。高情自不敢諼。而悚慵何以鳴報。區區附展願言。鑒存弟孤蹤觸忌。方擬乞休。

回車不遠矣。良晤何期。可勝軫結。

李應昇答瞿起田

起田式耜字、後殉難桂林、

弟狂愚觸忌。幾不得生。正在網中。幸得之子打破。放舟南下。兩袖風輕。始覺有生之樂。歸來身心無礙。菽水餘懽。此趣亦復不少。獨念六君子三木囊頭。悠悠長夜。月沉酒醒。友朋之痛。不能忘懷。而博觀漢唐宋往轍。殆亦天地氣運使然。與諸君子命中帶得。都復付之邯鄲夢界矣。念欲一鼓虞山之棹。靜對吾年兄道氣素心。消釋餘垢。爲炎暑所困。不得出門。倘秋風漸爽。吾年兄慨然生草園之色者。亦山居一大福緣也。弟懶不通問。而手教輒復先之。想能以野人見恕。拜領雅貺。誠不忍違。別鎏金筆架。雕檀筆筒。爲異時靑瑣珥筆之用。不盡依戀。

鹿善繼與范景龍書

得足下所以治環者。而躍躍喜也。讀書男子。南面親民。甫下車。卽舉地方相沿大蠹而去之若脫。轉盼之間。乾坤頓改。彼環人士。感深望外。且驚其從何處得來。而無愧爲環縣令也者。固無愧爲范先生子者也。是役也。不負天子。爲忠於君。不墜家聲。爲孝於親。而二三

商務印書館印行

知己。生平期許不成畫餅也。爲信於友。大約天下之大手段。從眞肺腸中得之。欲則不剛。千古明訓。吾輩一文不愛。何事不可爲者。足下旣透此關。批郤導窾。游刃有餘矣。惟是世變滔滔。黨同伐異。任重道遠。謹始慮終。往常書本生活。到此躬行實踐。別有光景。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愛莫爲助。則有先勞無倦之言在。足下以爲何如。

鹿善繼答楊明宇書

居今之世。孰有好善不倦如門下也者。客歲侍郗席。舉世俗張設惡套。一切革去。杯酒長檠。非忠孝節義不談。古色照鬚眉也。每與敵泰兄私論長安局面。漸不可言。何幸臭味有人。撐持是賴。且物色時髦。津津說項。卽門下之留意於人才。知門下之有心於世道也。生自揣無似。不足備藥籠。旣承湔拂。亦不敢自外。聊附於請自隗始之義。捧讀手札。兩腋習習。兒子化麟。亦承注念。風塵之外。別有一段古道交情。亦奇矣。入都有日。握手非遙。謹附短裁。神與俱往。

鹿善繼與耿樸公書

弟在都時。曾以癡自狀。而倂欲以此字加仁兄。仁兄坦然受之。不以爲忤。我輩但行己意。那管世眼。而譽望沸騰。推轂者爭先。此天理不盡銷沈之一線。蓋以問執讒慝之口。而堅

獨行者之心爾。日暮司銓。是廟社之福。不獨二三兄弟之光也。世道轉關。以進賢退不肖爲綱領。丈夫有志當世。安得避此。又何必守令而後行志。只要眞實心腸的確識見。而又善爲運用。於不可奪之中。行不必言之意。畢竟所補者大也。如以畏首畏尾之爲憂。又非我輩本色矣。大要有心於避。與有心於就。恬競若分。而皆從自身起見。過猶不及。願仁兄以無心處之。嘉惠稠疊。報之無可。俚謳扇頭。以佐清風。

鹿善繼上孫相公書

鹿公久在孫高陽幕中、高陽後爲朝臣所傾、未幾遂引疾歸、

太倉之荒。久假不歸。長山之辣。愈出愈奇。而其所以至此者。老師當事任而不自敘。遂使天下眞以爲無功。被誣謗而不自明。遂使天下眞以爲有罪。市虎三至。能不投杼乎。夫老師督師事業。總用金錢。而金錢百五十萬。有功則爲功。無功卽爲罪。原不能做無功無罪之人。老師從來只嫌於自敘。三年辛苦。不曾有幾種書冊傳布縉紳間。漸丟漸冷。久而若無。遂使有賴功者。人賴矣。猶不自言。則賴者非賴功。既被人賴。則罪卽自我當。其有今日。勢所必至。老師初豈見不及此。特以爲事實在邊疆。必不容溷賴。天理在人心。必不盡澌滅。而今乃有出於常理常情之外者。老師想亦悔其言之不早矣。馮異不伐。充國言功。各

有攸當也。彼己之子。既不遺餘力。老師今豈猶有所諱而不盡言耶。當是時。仇我者固多。好我者亦有。只爲老師不自言。從前拮据未著人耳目。遂使仇我者有所賴以肆其毒。好我者無所憑以執其口。此事之最易明者也。昨見王道長相說一疏。論閣臣分派票擬之非。謂軍國大事。宜專責首輔擔當。已奉兪旨。此物極必返之機。然老師亦必預有安排。不落齊東之手。更令臺省中同心者協應之。方得大邑指歸耳。衷情憤鬱。語無倫次。惟老師原亮。

鹿善繼與滿愫丹書

愫丹滿桂字、有將畧、後與　大兵戰沒、

吾人生天地間。第一等願要報國家。而報國家。又全在安危存亡之際。臺兄前守甯遠。憑城以戰。挫敵人累勝之威。後救錦州。身先士卒。矢石相薄。折敵人長驅之勢。臺兄之功在社稷。其自高皇帝而下。實式臨之。固不枉孫師相推轂一場。而不佞亦得從交遊之末。借光不淺。即賞未酬功。而此段功勞。自在天地。遏之而愈揚。善妒者喙長三尺。祗足爲大英雄。洗。發。精。神。耳。

孫傳庭答樞輔札

僕祗遵尺一。量率所部官兵。共一千六百餘員名。已於本月廿日啟行矣。繇秦赴都。取道山西較近。乃計程亦四十一站。士馬遠涉長征。勢難越站馳突。俟渡河而後。或可催令趲行。然亦須月餘乃能抵都。心徒急而足難前。想必能垂諒也。至此時敵勢若何。僕無能遙度。乃區區之愚謂惟一意固守。勿事張皇。則敵無如我何。而膚功可立奏也。第恐廟堂之上。議論紛呶。令當事者卽欲不張皇而不可得。且奈何。

文震孟與人書

自兄行後。二三知己相晤不數。杜門獨處。殊爲無聊。汪如石還。知兄中途濡滯景色。極爲相念。後得兄入都信。而後喜可知也。兄事今當已就緒。八股頭亦稍拈弄否。弟居平逐逐。精神未見稍減。一涉此道。使復疲頓。以此自揣。柏下烏紗。恐已無望。又不能隱居蜚遯。則且無已而爲吳子往之木天淸隱乎。又無已而爲蔣公鳴之九嶷仙吏乎。似俱無不可。而獨一種骯髒之骨。念及於此。便覺腹痛神傷。此眞天之戮民也。朝事鄉事。種種堪爲扼腕。兄與景文孟長抵掌一語。便可痞滿俱消。不知語至會心處。亦念及不佞否耶。適因便羽。附此寄聲。相晤之期。應在仲冬。得與兄寓相近。朝夕聚首。乃爲快事。餘情不一。

祝淵與弟書

日來痰血不止。加之背脇作痛。不能側左。不能仰臥。苦不可言。徐虞翁所以施於我者厚矣。禮云。君子不竭人之歡。況虞翁清介之守。求之或允。未必肯受所酬。此我之所以再三遲疑也。今勢已迫。不得已作一字與徐顯老商之。探虞翁有公牘甚妙。如顯老有難色耳。與于貞瑕兄走雲間一路亦佳。三弟南京之行。甚是可已。年甚少。當埋頭築基。卽使徼倖科舉。亦有何益。此意亦宜與四五弟說知之。近來病體雖進。自覺理義悅心。極世間榮華富貴。總不如我本地風光。弟同諸弟亦須理會得此一段光景。便是生不虛生。凡有待於外者。都不是我實身受用處。爲名爲利。其喪失本心一也。郭字附壁。徐字遺人投之亦可。如弟欲與貞瑕面商。則須親往。然僕僕道路。甚非臨考所宜。奈何奈何。月盡歸杭。到淨慈一晤也。

韓敬與友書

予蘭兄來。述兄念弟肫切。情見乎詞。兄是直心菩薩。此一念上帝必歆格之。乃比來妖魔跳梁。愈幻愈怪。老僧卽付之不見不聞。而蒲團不能穩坐矣。苕城一片地。已成鬼國。弟惟有入山深隱。庶幾苟延。而結茅之資。了無所措。若再活埋城隅。必爲唐君平之續矣。宿世何孽。受此果報。武林有一二潤屋。尚可稱貸。得貞父擔當。或能濟事。然弟豈能作乞憐態。

視人鼻息。藉兄一言可耳。葉寅老艱歸。弟親見邸報。豈目眯五色耶。亙古亙今未有之怪事。在從虎兄書中。兄覽之。便欲作虬髯客矣。

范景文簡鹿乾嶽

一寄書問。忽忽半載餘矣。爾時幽憂沈病。猶能强起見客。數月以來。彌致削損。漸成不起之症。雖復裹藥爲飯。日四五劑。而刀圭不靈。支離如故。總緣哀劇傷心。一遇感觸。輒嘔血不止。病在本原。非藥石所能奏效耳。前仁兄曾苦口勸我。切切引身經之痛。爲誠心知相愛之深。而悲從中來。不能自遏。每念古人滅性。比於不孝。亦心知之。而一時難已。今追悔無及也。然伏塊之餘。未忘憂天。當揆何人。國事能堪敗壞耶。憶己巳我輩在長安。議起高陽公爲旋乾轉坤作用。今舍此老。未克有濟。曾詢同人。漸漸得此機括。仁兄閒中幸一勸駕。可爲蒼生出乎。

范景文與張諱春公郎

不佞棲羈貧病。况味無聊。日惟息心禪定。不敢一問戶外。久缺聞問。非以疎節自甘也。漳浦來南。啟關往晤。每與抵掌時事。不禁欷歔。聖主當陽。而中外多故。疆域日削。揆厥所由。惟是功罪未明。以致衆人抑憤。如尊大人文武壯猷。力捍危邊。所轄未失一城。徒以僉壬

下石。遂致覆盆。營門殞星。人心痛悼。使當日奸人不撓其成。乘勢直搗。而左牽右制。豈至深入無忌。乃所謀不就。至令長驅千里。如入無人。今更蠶食。數城連陷。明是議撫。爲崇覆轍相尋。追維前後。徒有涕泗拊膺而已。邇者離照當空。陰霾迅埽。堯舜初心。昭然布於天下。連茅彙征。弓旌四出。如老世翁忠孝天植。當速荷環。以領袖諸賢。天步多艱。正需有心人共圖戡定。霖雨舟楫。豈異人任者。而容命世奇材。久伏林泉乎。緇衣有懷。推轂恐後。如羽之言無足爲大賢重。然不敢愛綿薄也。令弟英姿粹抱。聯飛指日。晤接間。喬梓花萼。英采儼然。特告當事。以效揄揚矣。感承惠問。附以一芹申意。臨椷不勝馳越。

范景文寄黃石齋

翁兄去後。時事不可言矣。今日既非前日。恐明年又非復今年。此堂非燕雀可處。急欲圖歸。奈滿朝皆互鄉人。主上孤立無依。不忍恝然去國。明知伴食無補。然恐一旦有事。求一伴食者亦不可得耳。言之潸然。

吳麟徵寄祁世培彪佳

弟不肖。誤投時網。且擔重負。老年翁忽從天降。爲引掖匡救。計事始竣。便當抽身接翅而歸。乃無端留滯至今。敵事兩上。音耗茫然。生平視名位如糞土。豈願出此。亦欲借以爲乞

差地耳。竟不可得。始信老年翁有仙骨也。目今秦督潰師。寇思北渡。關外四城失守。甯遠聲援斷絕。天下事岌岌不知所終。老年翁尚欲俟我於湖山間乎。吏弊之疏。不過曲終奏雅。明旨必欲窮其所指。聞後三疏。復駁。今日立言之難如此。念台先生起居如何。開美事得無驚詫。且所謂主使者何指也。弟爲此事。心欲碎矣。施四老南還。倉卒附布。不盡萬一。

吳麟徵寄從叔名區

姪在家時。赤貧如洗。勉構數椽。積逋益多。痛定思痛。抵甯後。心事如焚。日漸消瘦。此苦卽妻子未嘗語及。況他人耶。骨肉至愛。莫如吾叔。當亦聞而憐之。此中凡百艱苦。署中多指冗食。俸薪所入。十未給五。長男無姻。長女未聘。年俱十六七。五喪未入土。耕無田。居無屋。仕路茫茫。前途亦未卜。究竟中夜念此。髮安得不變白也。此情不宜向吾叔道。然家報中不述此段衷懷。終是陌路寒温語耳。里中去年荒歉。粒食維艱。吾叔應無好懷。但遣遙閭里。與姪輩馳逐名場不同。只合自排自遣。古語云。憂能傷人。晚年人愼勿太憔悴也。季鴻妹丈。須令早圖生理。少年心力。置之閒散。日後何賴。念之念之。二伯處時時過話否。晚年兄弟。莫更疎闊。餘未盡言。

吳麟徵寄稟伯兄秋圃

商務印書館印行

吳公奉命守西直門、城陷、入道旁祠作書訣家人、自縊死、

弟負大兄之訓。於時無所建明。而橫罹百六之禍。十八日晚叩閽告急。時宰靡之。次早風塵塞巷矣。主上蒙塵。衣冠塗炭。弟即自裁。爲奴輩所持。至刻下始決。自此永辭尊所。即欲追隨詩酒。以盡友于之歡。豈可得哉。子姪輩教以敦厚。毋事浮文。江南不日有事。墳壠鄉閭若何爲計。餘盡之兒輩囑中。三月二十日卯刻。

劉理順答孫白谷督師書

白谷孫公傳庭也、自柿園敗歸、力主固守潼關、朝廷屢詔促之、遂敗沒、而明事不可爲矣、

治愚不知兵事。茲數日內。連讀台臺籌畫。知賊可計日而平。如武穆之殪楊么也。雖然。杞人私憂。亦有願聞於左右者。大凡兵未集患無兵。餉未充患無餉。兵集矣。餉充矣。患律不明而氣不肅。律明矣。氣肅矣。患權不一而衆不協。權一矣。衆協矣。又患發之猛而謀不密。前此之倏進倏退。倏合倏散。倏勝倏敗。而迄無成功者。坐是失也。今邊兵續至。驕將懾心。三晉輸運。畿南撥留。部署各營。燦若三辰。申嚴參糾。勢成指臂。數者俱可無患矣。乃此舉係天下安危。非直豫楚兩省。如藥之刲劑。博之孤注。斷不可。不可不動。出萬全而徼倖於不可。

知之兩陣間也。闖新併羅。其部曲疑矣。能必其眞爲我用與。僞官徧布。其黨與分矣。能必其不互相應援乎。李申狡猾。竄伏山中。能必其不爲後患乎。荆襄水鄉。西北士馬。能必其耐波沮洳乎。左帥桀驁。狂逞無忌。能必其懷猜懼乎。之數者。皆長安縉紳苦心焦思而食不下咽者也。諺云。叩囊底智。不令留異日。此其時矣。天下事非威不強。非智不獲。非虛不益。非愼不藏。故不敢避冒昧之嫌。而率臆附聞。仰希台鑒。嘻眞過計矣。

黃端伯答蕭爾重

向者南闈之役。未獲與足下盤桓。乃屈指流年。倏已兩更寒暑矣。存亡之感。彼此同之。不孝獲罪上天。禍延先母。逃居山院。聊爲省躬銷罪之圖。乃遠辱使者過存。悲喜交集。三公子之高誼直與古人齊矣。每憶明州受事時。特荷先海憲公垂愛。思海憲公而不見。庶幾得似海憲公者而見之。乃今讀季子文章。博厚淵深。獨踞古今之勝。一以爲左馬。一以爲韓蘇。然後信海憲公之未死也。噫。海憲公行化海邦。閩越之食其功德者甚厚。天之生季子也。其以衍海憲公未盡之施乎。不孝所以讀而悲。悲而喜也。荒山涼瘠。甚爲從者苦之。安敢更枉長公之駕。以取戾左右也。秋光遼落。西望悵然。

劉宗周與錢牧齋少宗伯

商務印書館印行

牧齋名謙益、崇禎元年、會推閣臣、溫體仁不與、乃上疏訐謙益典試浙江、關節受賄、謙益遂削職去、

落落人寰。屈指聲氣中。時有門下一人。通之夢寐。而自揣寡昧之識。無當大方。終未遑一通姓氏於左右。能無不識荊州之恨。茲者驟驚奇變。凡在同人。曷勝眦裂。嗟乎。門下亦何以得此於今日。計其事一一可以自理會。須明目張膽。披露悃誠。仰徼明主之鑒。毋至如前日科場一事。竟囁嚅不言。而受小人之檻阱也。夫小人之欲借門下以殺君子久矣。而門下每不知所以自全。一旦禍發。而不可解。切世道之慮者。孰不有望於門下。而門下、灑泪行矣。勉之矣。生死之際。寵辱之交。前人處此已多榜樣。幸門下自愛。

劉宗周與黃石齋少詹

學術不明。人心不正。而世道隨之。遂有今日喪亂之禍。一絲九鼎。獨賴吾黨清議猶有存者。陰以褫奸回之魄。而扶國命於無疆。則亦所謂功不在禹下者也。弟周以衰病伏枕彌歲月不接朝事。友人時時傳門下昌言累牘。輒爲擊節。無何又得去國狀。復爲之太息不已。嗟乎。君臣相遇。自古難之矣。今日者門下方幾幾得之於聖明。而終成釜鬵也。豈非天乎。語云。漢文不能用賈誼。誼與有故焉。當此之時。君負臣乎。臣負君乎。以徵近事。千古同

慨。僕不意門下學古之道。而僅以長沙擬也。雖然。天而果欲平治斯世。將必有操大人之學。如孟夫子者。起而一遇齊梁間。雖齊梁之君。猶足用之。而況進而聖明乎。世無其人。惟門下終勉之。

史可法與某書

高興平傑、南京四鎭之一、爲許定國所害、

河上人有鏤冰者。費精神。忍寒凍。究竟無益於事。而意外之虞。發栗冽沓至。旁觀者徒歎恤其苦惱耳。法今日何異於是。荷諸老先生之恤念深至矣。高興平遇害。已出意想。靖南復稱兵維揚。尤匪夷所思。內變如斯。外禍益不可支矣。老先生何以策我也。趙丞彭令。爲時無幾。徵解多金。愛惠鼓舞。定有妙用。當爲具疏表章。知諸老先生翊佑斯民。亦復無量也。何職方眞才眞品。耐苦耐勞。今日弘濟艱難。正是同心之助。不知主爵者何見。罷出遐方。已爲特疏題留矣。倉卒勒復。無任主臣。

史可括復傅鶴汀

老父母居鄉居官。無間可議。樞曹一席。滿擬首推。不意僅得比部。方令人悵歎不已。乃未幾罣衞議。以如此遷轉。而誣爲賄得。眞可異也。承示大揭。剖辨極明。卒無奈當事瞻顧。莫

爲平反。惟付之舉世公論而已。治生辦寇入援。日在勞擾。未遑遣候。疎節爲慚。聊代薄程。以將遠念。俟台駕卜居金陵。再圖晤語。不盡瞻馳。

史可括致副總馬元度

不佞閱人頗多。求將甚切。而忠義性生。膽智俱足。如大將軍者。無一焉。平日企慕之殷。有如饑渴。無奈徐障江淮。較皖尤重。又虞當事夙倚。以此開嫌。幾欲別有借重。而躊躇未果。聞揆樞夾袋。久已首推。不佞惟順風一呼。以快帥壇之早建而已。衝邊戰將。出於麾下者甚多。此時有置之散閑。未展大用者。不問官職崇卑。乞大將軍撥冗指示。求以共濟時艱。所甚快也。今日究報何如。附求賜教。

左懋第自燕京寄弟書

順治元年七月、明遣左懋第來求成、館之鴻臚寺、

左岳到。知大娘喪事。吾弟在家。一一成禮。使乃兄得一意報國。此情此義。當與金石同不朽。生死不敢忘也。彼之留乃兄。不過暫留以俟和議之成。似無惡意。大約正月南行矣。幸而南旋。則報君命。幸而自東而南。則先哭大娘及五哥之墓。而後報君命。不幸。而有意外之。加。則惟。有。一。死。以。報。君。命。效。宋。之。文。天。祥。作。地。下。遊。留。正。氣。於。千。古。耳。賢弟書中守制

一語。誠乃兄痛哭之所求也。但乃兄宜守制於江南。不宜守制於吾里。人亦豈肯聽我奉大明之正朔而守制於里門哉。賢弟可以意會矣。

左懋第與趙別駕書

弟與兄丈相隔止一衣帶水。而未獲一晤。兩從芝川張茂才得吾兄手書。一贈弟以扇頭句。一贈弟以兩玉紐。兩象章。弟皆拜而受之。屢問其有使往來否。而皆未偶。後遣使往候。而兄丈儼然讀禮矣。秦遭兵荒之苦。不可口盡。詳前楮中。遷延至今。始得遺一介致區區之奠。伏冀鑒宥。勿罪羈遲。則幸甚矣。

祁彪佳致陳臥子司李書

紹興府治。山環水繞。據一境形勝。元微之夸樂天曰。謫居猶得住蓬萊。樂天答曰。大夸州宅似仙居。東坡詩曰。臥龍盤屈半東州。少游詩曰。共躡丹梯上臥龍。歷朝守土。莫不加意保護。禁民埋葬。止樵蘇。以防郡龍之傷損。培越州之秀靈。近膺民社者。漫不留意。卽如山之西麓。爲古西園地。本郡圃也。亭臺寺院。具載宋志中。春秋文大夫墓。確在山園山上。而爲居民亂塚所埋沒。前太守白公居官清惠。萬民留葬永福寺山。新志炳載。弟曾訪其地。而山已童。而墓亦在纍纍荒塚之內。先生莅任後。興廢舉墜。明作有爲。請首嚴府縣治後

一帶官民山除已葬免遷外。概不許開掘葬厝。并樵採樹木。文大夫墓地。白太守荒塚。崇碑豎表。此等事爲之甚易。亦何憚而不爲。竊所不解。

祁彪佳寄汪然明書

每念盈盈衣帶。而暌違晤言。動經隔歲。豈山水妬人。亦病冗相尋。自爲間闊耳。年來小築如拳之山。略效菟裘。而洗石濬泉。栽荷種柳。便覺僕僕多事。然雖小致。亦不可使山靈夢夢。且辱游覽諸賢。輒有篇什。遂於一沼一楹之間。少加題品。謬輯爲寓山志。成則當持以求名筆作元安。敢預定之。

侯峒曾與姚文初書

周子潔歸。屬致懷想。適因病困。不及寄尺素。亦爲待鄭元翁報言久不至。未得藉手以復。中心怦怦焉。子潔纔去。連接元翁手札。皆惓惓爲先公致語。而大事竟不出所料。虎豹九關。叩閽未易。益使人撫膺長歎耳。元翁陛見天子。大屬耳目。有相得恨晚之意。是以司寇之命。朝上夕下。或遂謂造膝而語。他人皆不得聞。而元翁書中固一字不及也。僕羸骨懶性。看世味愈如嚼蠟。而不相知者。尚以熱官爲見愛。銓席既辭。又談改授。豈知忌者已設鼎俎而待乎。弟始直付之飄風。今遂當裂眦爭免。初意小草既出。勉終一考。今若見迫不

休便當早作荷衣稻弁生計雖老母半通之綸亦不望得矣非知我者之前不爲此言異度先生久不聞問欲寄八行病腕未及也

陳子龍答萬年少

自甲之春迄丁之冬中間千有餘日雖山川間之干戈繼作然渺河梁以抒懷望雲龍而不見每當遙夕未嘗不明月欲隳也流人作孽淮西榛梗屬聞足下遭太夫人之戚欲將一介而羣傔欷歔如使絕域遂使古義墜廢至今罪戾極深便應斥絕而足下尚推夙昔遠使陳辭告哀繐帳何小人之薄而君子之厚也春夏僕僕京輦趨走朝貴之門俯仰輿臺之廁生平意氣不勝搖落奉諱以來愁疾交侵昔時風流何可再問弟年已及立足下又稍過之嗟竹素之難期望丹砂之可學能不愴然耶足下資制朗逸才情雄麗孔嘉之樂其事多端至於朝吟繁欽之詩夕誦相如之賦鳴琴在堂風人所慕矣又聞遠宗伯鸞卜居吳市使後世繼士衡吳趨之篇者增此勝流何其盛歟

陳子龍寄柴虎臣

君家才名輩起如王謝烏衣子弟而更得足下爲之後勁何其盛也所擬諸樂府逸而不縛工而不襲昔人摹擬刻畫形神不屬者足下纏綿惋惻而古趣彌多其爲千古絕唱無

疑。但才如足下。不卽令起草明光。給上方筆札。尙爾抱膝苦吟。不爲英雄短氣耶。

金聲與丞相原無易上人書

護國保民。仗佛菩薩威力。今又兩月矣。念天下未得大定。無知小人。尙未厭亂。而有心君子日夜以靖亂爲事者。尙少其人。不孝謹發大願。願師等爲不孝力任此道場。自九月十五。仍接續將去。必期天下大定。方圓滿。凡此道場內資糧。不孝亦不敢用一分公餉。倘微佛菩薩威力。使人心反正。不孝盡所有薄資。及田舍各項。皆以供佛菩薩。實所甘心。惟願師。告大衆。爲諸衆生虔禱懺悔。不論已死未死。皆爲佛菩薩至誠懺悔。至誠祈求。衆罪消滅。善因增長。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萬姓並育。無相殘害。不孝在軍中。不能得頃刻之暇。望將此意爲文告佛菩薩。仍錄一稿見示。九月十四日卯刻聲稽首。

金聲與劉念臺

南京既覆、先生糾集義勇、保績溪黃山、念臺、劉宗周字也、山陰人、

去夏幸覲道範。未獲罄彼此懷來。卽黯然言別。山中傳聞時事。知有今日。不孝自惟碌碌庸材。兼以病廢。然不敢自度其身之不能爲。不敢料天下事之不可爲。爲一郡倡明大義。力疾支持。方畫嶺而守。願效死勿去。顧不能不日夜喁喁。惟貴鄉是望。以貴鄉有藩王在

焉而老先生係海內蒼生之望。乃曰復一日。何其久也。今荷戈而待命者。皆悵悵莫知所適。從王衞弁有心人。專馳叩臺階。甯貴鄉諸當事。皆無吡無爲。而老先生亦忍遂漠然置天下事於不問乎。惟老先生明教之。

金聲上延津王

聲自去夏聞國變。見諸宗藩南來。即不覺淚下。痛念高皇帝。見高皇帝子孫。如見高皇。而義有必不可者。聲何敢不直告。前者殿下至止。欲主討賊復仇之事。誠是也。今國有君矣。春秋之義。國既有君。而敢於私立名號。謂之僭。建武之名既正。凡盆子輩。皆名曰盜。遭光武大度。待以不死。使於其時。揣分度力。附從大軍。豈不光受爵土。與漢終始。而陷於囚虜哉。新皇撫有七省之物力。兵强天下。吳士大夫相與戮力。蠻夷貢助兵車。此不爲不强。乃欲以新安數村落羣不逞之徒。欲分地而處。此輩不過借名刦富人財耳。一日財厭皆散去。誰復爲殿下左右者。聲實不忍高皇帝子孫。爲二三市井所誤也。盍束裝赴行在。請旨出師。維屏維翰。求無媿於皇祖。是殿下之願遂矣。惟高明裁之。臨書不盡。

黎遂球與陳士業

昨得快談。且多擾。爲謝。還舟夜讀尊刻。歎服不已。又復生感。世局正如時手下棋。滿盤俱

塡實。能救活一二幅。便非高著不能。若仁兄晉州全城蓋不啻鴛鴦妙刼矣。然天下紛紛。又何可無東山安石賭墅折屐時。仁兄今且第著述善俟之而已。弟行矣。羅浮梅花下定不可無吾兩人杖履。何時來。當於五仙人城相待。弟亦已倦遊。歸奉母讀書。數年後。成易史。乃或一出耳。書寫成。以草稿幷附覽。庶不相左。不及再晤。容另候不一。

黎遂球上直指劉公

竊見寇警駭傳。神人共忿。中原未靖。普天同仇。遂球世受歷朝歌鹿之恩。身際先帝飛龍之運。雖草莽屢爲放士。而薪槱叨列嘉賓。思知己感恩。尙能急友生之難於平日。況綱常名教。肯或忘君父之痛於茲時。爲侍八旬之母在堂。執干戈以捍社稷。未忍絕裾。更乏二頃之田附郭。罄衣食以還國家。不遑恤緯。今體得東粵長伎。則惟火器。又仰見南都差官見在檄徵。遂球願竭變家產。製斑鳩銃五百門。炤市舶提舉司姚所造式樣。工附官工解附官解。敢希怒蛙之可式。聊助方叔如霆如雷之倡。恥同寵鶴之乘軒。永服衛文大布大帛之訓。惟期孽氛之盡滅。甯奉菽水以長貧。

江天一寄傅公書

湖上別公後。遂一年所矣。瞻溯門牆。未可言喻。今歲館金先生令弟宅。差可讀書。而春夏

爲流寇逼境。旦夕枕戈。不遑筆硯。賣書買劍。未足任其防禦。近且亢旱太甚。塡壑爲憂。輯甯如貴地。眞仙都也。裹糧託蔭。日夜念之。敝鄉人散於四方。受寇毒者。所在皆是。區區土著。又復遭此。當路者不念賊殺百姓。反冒賊爲兵。而欲有圖於徽。夫做官人讀書明道理之人。當此岌岌之日。不從百姓起見。猶欲以利自圖。有心者豈忍聞之。所恃我公一出而慰蒼生之望。快覩昇平。天一不肖。從畊鑿中讀一卷書。歌帝力何有足矣。羽便附忱。臨書悚惕。

陳子壯與吳長吉院長

春明門外。望高軒之發。眞若登仙。弟猶僕僕塵𡏖。而年兄此時振衣千仞之崗。濯纓百尺之潭矣。光陰繇我。舉止隨時。蘭芽桂叢。相滋並茂。則固不必草十賚之文。作絕交之書。而山中宰相。與子公帝城相去。豈直倍蓰耳。日者鳳陽之變。疾聲籲天。比於精衞之愚。茫茫溟渤。何所止塞。猶記年兄貽我二言。曰眞曰淡。誠若茲時事。恐非眞淡不能。則將收拾此一片本來。問蠡湖之津。偕隨陽之翼。又所謂聲音笑貌之外。相視而笑者耳。馮元衷欣近台光。地方百務。惟面詔之。

陳子壯與會稽陸公子

商務印書館印行

隆德之報。知老師激義殉忠。天地爲震。而子壯不能匍匐往救。自顧七尺。安用苟存。一腔熱血更揮灑於何所也。然是役也。老師靈歸河嶽。氣耀日星。逝之日。卽其生之年。徒執恆象之私情。蒼茫籲號。神之聽之。又安知其不啞然而笑乎。引望遙奠。復爾遲遲。所冀不見吐於祝人者。亦恃以昔日之事師。爲今日之哭師耳。諸郵典機會有湊有不湊。貴紀綱可得其詳矣。師母起居無恙。還望兄輩多方善慰之。篋中遺書不少。幸善讀而無令散佚乎。甥家之事。宜就貴戚中老成深謀者與處分。但得妥則已。無事深求。百凡關切。

黃道周與戴伯闇書

次公遠至。得讀惠書。父母之懷。友朋之誼。備悉情縷。弟以區區冒難遠出。上爲高士所誚。下爲宵人所忌。壯罔互用。不知其可。深夜調思。眞自誤耳。仰面看鳥。回頭應人。不肖前途可至臨德之間。又不知過臨德數步。可竟抵關下不耳。藝松課花。正足自樂。而碌碌衝寒爲可已之役。破數金之產。求叩頭而歸。是可爲也。孰不可爲也。父母政績被於梁山戢甯綏柔。雖非吾黨。誰敢異言者。況在一脈。可自無間也。膠漆之懷。決非螃蟹所敗。遲覔一信相聞耳。單車襆被。不致洪喬。弟行矣。明春事平。便可堅請還山。不然。遊觀泰山之上。棲息天目之側。諸非所謀。

黃道周在徽州寄家書

先生出師至婺源、與　大兵遇戰敗被執、送江甯獄、亨九洪承疇字、時以經畧駐江甯、

三朝顚覆矣。事宏光而宏光蒙塵。奉潞藩而潞藩銜璧。棲遲此身。即老死牖下。有何顏面。生平恥爲一節之士。從此遂志。亦無所恨。但恐爲曾閔所笑耳。爲子當孝。爲臣當忠。無所愧而已。廿五日至初三日發婺源。初六日至新安。欲往金陵。當在五六日間。此行洪亨九決不可與相見。即見亦無全理。夷齊巢許之間。吾知所處矣。

夏完淳遺夫人書

夏完淳字存古、允彝子、允彝殉難、存古謀起兵、捕下江甯獄、此書在獄中作也、

三月結縭。便遭大變。而累淑女相依外家。未嘗以家門盛衰。微見顏色。雖德曜齊眉。未可相喩。賢淑和孝。千古所難。不幸至今。吾又不得不死。吾死之後。夫人又不得不生。上有雙慈。下有一女。則上養下育。託之誰乎。然相勸以生。復何聊賴。蕪田廢地。已委之蔓草荒煙。同氣連枝。原等於隔膚行路。青年喪偶。纔及二九之期。滄海橫流。又丁百六之會。煢煢一人。生理盡矣。嗚呼。言至此。肝腸寸寸斷。執筆心酸。對紙淚滴。欲書則一字俱無。欲言則萬

般難吐。吾死矣。吾死矣。方寸已亂。半生爲他人指畫了了。今日爲夫人一思究竟。便如亂絲積麻。身後之事。一聽裁斷。我不能道一語也。停筆欲絕。去年江東儲貳誕生。各官封典俱有。我不曾得。夫人夫人。汝亦先朝命婦也。吾累汝。吾誤汝。復何言哉。嗚呼。見此紙如見吾也。外書奉秦篆細君。

瞿式耜手札

此公在諫垣時、欲爲楊大洪魏廓園周蓼洲三公、請特賜殊旌、先將疏草呈劉鴻訓李標兩相、故有是札、

病中具一小疏。欲爲詔獄中異等三人乞殊旌也。字字可質鬼神。須老相公主持批允。不肖耜乃敢上茲。先以稿呈覽。此固匹夫匹婦之公心。亦忠臣義士之榜樣也。惟老相公圖之。昨所請者。爲館選在卽。欲圖破其鑽營。以光大典。非有別意。尙容具疏請教。不一。賤名正肅。

瞿式耜與柴大參鴻生書

柴鴻生先爲嘉定令、後備兵淮揚、故書中有江淮何幸、邀庇福星云云、

憶戊辰之歲。不肖待罪都門。承老父母惠顧殷勤。每晤對談心。輒移數晷。惟時天淸日朗。

凡百有位。俱得慷慨發攄。絕無顧慮。自不肖蒙譴歸田以後。而世界從此一變矣。冠紳遭厄。兩年中如更一大刼運焉。然以皇上勵精圖治。羣臣懍懍。救過不遑。而積弱積虛之世宙。終不能卽挽爲富强。豈亦時與數爲之咎。不專在人也。老父母胸中具數萬甲兵。當此需才之日。正宜建牙開府。大暢厥施。而猶淹滯藩臬間。當事者之衡鑒。大略可知矣。顧江淮何幸而徼庇福星。九里之潤。一江不隔。不肖實喜被洪波矣。以子民之分。兼聲氣之好。久應趨謁階前。伏承塵誨。坐以林邱臥病。只合與蘿薜作緣。遙望棨戟。如在雲端天表。老父母契誼眞逾古人。得無以秋風紈扇。而轉益之矜重耶。倘垂念宿昔。不以塵土面目而擯之。不肖雖屏廢。當卽整荷裳蕙帶。一望清光。然草野陳人。未免發足趦趄。羞澀不前耳。荒椷展候。聊敍三年契闊之私。不腆微芹。恃愛輶瀆。惟鑒其非套。概賜莞存。臨楮無任翹企。

張煌言答趙廷臣書

台翰儼頒。殊深內訟。豈僕一切愚忠。尚未足取信於天下耶。台下清朝佐命。僕則明室孤臣。時地不同。志趣亦異。功名富貴。早等之浮雲。成敗利鈍。且聽之天命。甯爲文文山。不爲許仲平。若爲劉處士。何不爲陸丞相乎。倘云桑梓塗炭。實爲僕未解兵。僕亦何難斂師而

去。但未知台下終能保障否乎。區區之誠。言盡於此。間使說詞。請從此絕。

張煌言答毛參謀書

毛奇齡字大可、嘗參保定伯毛有倫西陵軍事、書中所稱督主、卽指有倫也、

蓋聞赤驥騁衢。跅弛故難御。青蠅玷璧。磨濯則重晶。日者貴督主樓舡襄義。知雨謀雲。不佞縞紵交懽。昆金友玉。豈惟左提右挈。方將北伐南征。睠此先鞭。自愧同舟碌碌。瞻彼後乘、每懷記室翩翩。爰聞留後之司。遂違師中之吉。老謀壯事。詎意星隕前營。重地孤軍。亦幾珠沈滄海。迨蘇武生還之日。正鄱陽見收之期。禍及池魚。知欲甘心於往事。疑成市虎。恨莫緩頰於當塗。幸而照起覆盆。愈覺悲深掛劍。乃琅玕遠賁。綺縠遙抒。吟華屋之篇。益信羊曇於今日。拜景升之墓。難忘伊籍於當年。但叢薄蘼蕪。豈託摶風之翼。而行潦涓滴。何煩興雨之鱗。若僅油幕從容。仍恐鹽車困阨。伏希台照。曷任神馳。

吳易與葉仲韶書

武林諸義士來顧行幕。稱說德義。頌歎無極。高風大節。固宜遐邇景慕。垂譽千秋矣。但山林嘉尚。獨不念荷戈枕甲之瘁耶。弟血戰經年。大仇未報。軍孤餉乏。救援路絕。憂心如惔。未知所出。若得越中三千君子軍。成犄角之勢。亟圖進取。所大快也。聞諸君入山問策。奮

連先生。幸廣引教之。無虛彼望。

呂留良甲寅鄉居偶書

某迂戾無狀。屢獲罪於賢豪。循省愆尤。兩儀充塞。而硜硜之性。頑不可改。必將蹈國武之禍。用是屛跡邱樊。不復溷厠里黨。所冀知交。待以移之遠方。終身不齒之例。愛我者譬某浪遊未返。唔言雖渺。筆札可通。見惡者譬某以爲異物。不見其人。亦將置之。不校。則恩怨可以胥忘。是非可以不論。江湖浩浩。放此餘生。皆長者之賜也。城市義旣不入。村中亦無禮數見賓。倘猶以往返驅使相責。有斷不能奉命矣。

歸莊與葛瑞五

別時梧桐始華。忽又見芙蕖零落矣。兩鄉明月。八表停雲。每一想思。神魂飛越。比惟道履無恙。詩選將竣。未端居多暇。推激風雅。月旦時賢。誠文人樂事。羨之羨之。弟至淮未幾。萬年少卽長逝。千里羈客。失賢主人。可勝悵惘。幸此地風俗甚尊其師。而弟之爲師。又能自尊。坐擁皐比。儼然如馬鄭大儒。一時遂有經師之名。殊不似在鄉曲之中爲庸夫豎子所笑侮譏訕也。明年仍當棲遲於此。弟固樂於遠遊。而境內無歸。生則文社騷壇。易爲雄霸。亦未始非公等之利也。一笑。知江南亢旱。陶元亮秫田。可不至荒蕪。有妨麴蘖事否。歲暮

商務印書館印行

歸來。定強半醉臥高齋。不容不問及也。新詩頗不少。偶刻一紙。寄呈覽教。得賜和爲幸。有便鴻毋靳德音。

歸莊與侯研德

早間一字來。隨奉報。然頗怪兄何其早也。及同舍姪相候。知尚未起。令郎云尊札乃隔晚所書。不敢驚寢。囑大年致意。比出西門看芍藥。竟有五六分。不止昨金氏之花矣。婁東之行。斷不可復遲。兄與翼兄未知曾訂定否。倘猶豫遷延。弟不能待。當先發舟矣。特此再訊。幸即示行止。以無誤尋花之期。

歸莊與侯大年

梅花時得同遊。甚快。但痛病發。不能坐待。致累妙手減興。亦遂擱筆。不審別後還能補成一二否。僕歸僅停屐三數日。尋祓禊九峰。看花洞庭。湖山花酒朋友之樂。所患不覺頓除。遂復吟咏成帙。惜不得大年及愷似同之。詩無副本。故不即寄。然以荒於遊。尊公集序。尚未屬筆。蓋詩則花前酒半。山巖水涯。可觸興而成篇。若文章。此柳柳州所謂輕心怠心昏氣矜氣。皆所不可。必須積日澄懷靜適。然後爲之。毋論序尊公集。是大文字。不可草率。即舜工所託齋記。此番亦未及也。當俟後次報命。俞使旣誠實又妥帖。兼能解人意。眞可謂

使乎使乎。不知主人何以久置之閒散也。未審遂可久假不歸否。此番告歸省視。僕亦附一二札。囑其事畢卽來日下又欲出門耳。

商務印書館印行

歷代名人小簡卷下終

歷代名人小簡

勘誤表

卷數	頁數	行數	字數	誤	正
卷上	目錄二	三		王埼與諸兒論家世集書	梁元帝與劉孝綽書
	又	四		梁元帝與劉孝綽書	王埼與諸兒論家世集書
	七	二六	九	合	舍
	八	六	九	言其事	言其事、
	一一	二七		王埼與諸兒論家世集書宜移後	梁元帝與劉孝綽書宜移此
	一三	六		梁元帝與劉孝綽書宜移前。	王埼與諸兒論家世集書宜移此。
	二六	二二	一七	固拒。雅志	固拒雅志。
	二九	二七	一五	以爲其工。	以爲其工
	三四	八	三一	不敢苦訴。	不敢苦訴
卷下	三	八	三	脩頓首。白	脩頓首白。
	九	四	二九	䰾	鮑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一二	一七	二五	安	守
二五	一八	一一	歧	岐
二七	八	一七	莞	筦
又	二四	一六	動	慟
三一	三	一六	辨	辦
三二	二三	二九	目	自
四一	二七	一三	量	諒
四七	一九	四	亦不能盡	亦不能盡。
五四	五	一三	切	紉
六三	九	一一	使	便
六四	二	一〇	覽之	覽之。
六六	三	一七	必其懷	必其不懷
又	二六	二三	無何	無何。
又	二七	三〇	靄	藹
六八	二一	六	宴	晏
六九	二	一三	睕	腕
七〇	二三	三一	据	裾

地方自治淺說

陽湖孟森編 ※ 定價三角

地方自治為今日急務惟東西譯本每苦與吾國各地方現行習慣不合是書舉外國現行之制合之吾國省廳州縣坊廂鄉圖現在所行之事參考比附斟酌損益語語可見實行讀之可知地方自治為吾今日人才財力所優為特在轉移得其道耳

商務印書館 ※ 戊申出版

第二十一號

宣統元年正月初版
宣統元年三月再版

（歷代名人小簡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編輯者　侯官吳曾祺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京師 奉天 天津 開封 漢口 濟南 重慶 成都 廣州 福州 長沙 太原　商務印書分館

※翻印必究※

立憲國民所必讀

書名	著譯者	定價	說明
政治學及比較憲法論	高田早苗原著	定價二元五角	是書論政治學之原理及英美德法憲法得失之比較末附各國憲法正文
萬國憲法比較	戢翼翬譯	定價三角五分	是書於各國政體之得失憲法之異同讀之可知各國憲法之體裁及憲法之沿革
憲政論	林棨譯	定價四角五分	此書言立憲精神在以民庶之心志爲施政之大本并詳述議會源流選擧方法
憲法研究書	富岡康郎原著	定價一元	此編羅擧各家學說足爲治憲法學者之先導譯筆亦詞理暢達可稱善本
憲政初綱	東方雜誌社編	定價二角五分	此編專輯有關吾國之立憲事實綱羅宏富記載詳明可作本國之立憲史讀
日本預備立憲過去事實	林志鈞譯	定價二角五分	是編述日本開國會以前預備之歷史專取其可爲效法可爲鑒戒者輯譯成書
立憲國民讀本	張元濟校	定價二冊三角	此書備言國家與人民之關係及其權利義務其立法司法行政制度亦言之綦詳

商務印書館發行